

增 訂

# 世界史綱

日本上田茂樹著

柳 島 生 譯

歷史研究會出版

# 世界史綱

日本上田茂樹著

柳島生譯



3 1763 3066 4

1930 2 出版

1—2000 册

~~~~~  
版權所有  
~~~~~

實價九角五分

經售處滬濱書局

## 譯 者 序

這本書是專門譯給中國的革命青年看的。

生活在這個社會轉換期前夜的中國青年，他們之負有何種重大的使命，已是用不着明說的事。

這本書却是供給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從古以來的真面目，理解目下這個世界所以形成的過程，更預定這個世界未來進路的方向；換言之即幫助他們獲得在實行革命——社會的變革上的一種武器，一種把握，一種心得。



舊的歷史書並不算少。但據譯者自己從前在學校讀書的經驗，深切地感覺到那些書是不足供我們應用，未能解答我們的問題的：譬如我們需要知道爲人類歷史的根柢的究竟是什麼？自古以來的支配階級爲什麼又是怎樣的壓迫民衆？自古以來的被支配階級是如何的爲本身利益向支配階級鬥爭？又帝國主義是什麼，如何產生？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又將來的世界會變成怎樣？資本主義何以會必然的趨於崩潰？凡這種種問題，那些書都沒有明白清楚地告訴我們，那些書只可說是一種巧妙的說辭，一種迴避真理的記述，一種含有醉意味的藥劑。爲什麼它們要這樣？不爲別的，只爲著作那些書的“學者”，都是所謂“御用學者”，都是以支配階級的利害爲利害的，他們之必然地要把歷史事實曲解或迴避，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所以我們飢寒臨頭的被壓迫階級的青年，便也沒有去把玩那些書的必要，何況我們本來也沒有去玩味的餘裕。

本書呢，却是站在我們的立場——被剝削被榨取階級的立場來敘述，足以當作革命的武器去把握的。

本書原作寫至一九二四年爲止。顧自一九二五年以後的三四年間，世界已發生不少的變動，至少在我們中國，便有天大的變動出現，因此譯者自己又搜集材料，把近數年來國際各方面的偉大事件的變動，寫作本書的補編，使讀者並能瞭然於現代國際政局之真相。讀者讀過本書的正編補編之後，倘若能夠正確地意識着自己應立的立場，在這偉大的歷史轉換期的程途中，不至於徘徊歧途，而興茫茫何之之歎，則譯者編譯本書的微忱就算達到了。

譯者 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改寫

# 總目

## 正編

緒言

第一章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第二章 原始人之社會與勞動

第三章 財產之起源與初期文明

第四章 希臘與羅馬之國家

第五章 封建制度與基爾特之組織

第六章 自由思想與資產階級的革命

第七章 科學的發達與產業革命

[ V ]

- 第八章 資本主義與勞動階級  
第九章 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  
第十章 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主義

## 補 編

### 導論

- 第一章 國際政局  
第二章 國際普羅列塔利亞運動  
第三章 蘇維埃聯邦  
第四章 殖民地解放運動  
第五章 帝國主義諸國的勞動運動

# 正 編



## 緒 言

### (階級社會之歷史研究法)

歷史爲人類進化的記錄。但這種記錄，不止是文書的紀錄而已。在地下數千尺深的地層裏，也刻着歷史最初的記錄。生物學者所謂“岩石之過去帳”即是爲人類遠祖之希奇動物的形態，化爲鮮明的化石而殘留着的。舉凡他們的朋友，他們的仇敵，乃至作爲維持他們生命的食料的各種生物以及爲他們所生息的這個世界的變異，無不留爲這種地底的記錄。這種紀錄已有了十萬萬年以上的

長時間。而誦讀這種歷史，且翻譯之爲文字，全是地質學者與生物學者的任務。歷史的前半，即人類創生的歷史，就都包含在這中間。

歷史的後半乃是人類成長的歷史。距今約五萬年前，地面上開始有“真的人類”出現；他們的漸次進化，漸次成長，漸次征服自然環境的過程，就構成了這個全時代的歷史。這個歷史猶未終了，猶在繼續着未來。

然雖到了這個時代，歷史的紀錄尙不是直接用文字寫的。最初是由考古學者從埋沒地中的石器，土器，銅器等種種遺物或在洞窟內的壁畫，而讀着歷史的紀錄。還有人類學者從現在的蠻人生活裏，而見着活活的歷史的紀錄。再有歷史家從古代荒唐的傳說與神話中，窺破了赤裸裸的歷史的事實。這樣，漸漸到了有文字歷史的時代，但所記錄的全部仍然不能算爲完全正確的歷史。爲什麼呢？因爲這種紀錄，是由當時代當地方的支配者，爲他們本身的利益而有所加減曲解以成的。所以

這種歷史是支配階級的歷史。原來支配階級爲要維持他們的支配權，爲要麻木或轉移被支配階級的反抗心，就得向民衆的頭腦，注入一種虛偽的歷史。馬克思 (Karl Marx) 雖然說過“宗教是鴉片”的話，實則更可說“歷史乃是酒精”。被這種歷史的酒精所沉醉的民衆，在支配階級看來，當是如何容易統馭的民衆呵！然而這個決不是真的歷史。

以前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是整軍經武的歷史，是窮兵黷武的英雄，陰謀篡竊的奸臣，龐然自大引起民族反感從事侵略剝削的歷史；我們從那裏，是看不出潛在底面的真的歷史——人類爲生存與繁榮而從事勞動以及勞動方法逐漸變遷與發達的歷史的。要看出這種真的歷史，是非有歷史家那種解剖美妙離奇的神話的冷靜頭腦，與人類學者那種從未開化土人的習俗中攷出太古時代紀錄的聰明，以及考古學者那種從一枚石器上察知古代人生活的慧眼是不會成功的。而且還可以說這是頂難的事業。因爲自然界所殘存的紀錄，一看



似極不完全，却是正直而樸樸；反之支配階級所傳下的紀錄，初見似極完全詳細，實則多為粉飾之辭，或者故意遺漏，或者存心曲解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又為世界被壓迫階級導師的卡爾馬克思，實在更是個這種頂難的真的歷史研究大事業的創造者。因為他定出有名的唯物史觀之公式，可以作為開始這種研究又完成這種研究的一貫的指針，而且自己還留給後人以應用的範型。

歷史如上所述，是人類漸次征服其環境的一種過程的紀錄。換言之，即是人類為支配其環境所使用的手段發達的歷史。這種發達是這樣的：由勞動手段的發達——即生產機關的變遷，成為運用這種機關者之利害關係——即經濟制度的變遷，又成為在這關係中所形成的諸階級間之支配關係——即政治組織的變遷，更成為在這種社會生活土壤上所萌芽的宗教，科學，藝術，道德等等一切文化的變遷。

因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主張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是政治的上部構造變遷的先導。換句話，人類在其生活資料的共同生產中，各應其不同的生產手段——即物質的生產力各異的發展階段，入於必然的超意志的社會關係；這個生產力的發展，才是社會進化的基點：他是這樣說的。

然而這個生產手段是不絕地變化，生產力是不絕地發展的，社會制度雖也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以存立，但在某一定期間，却有繼續的固定的性質；故當初生產力與社會制度保持圓滿的調和，後來因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調和便破壞了；這彷彿當初保護卵黃的卵殼，以後又變為禁閉雛雞的牢獄一樣，社會制度如今不助生產力發展，反而成為妨礙生產力的桎梏了。如此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社會制度發生衝突，從而運轉這個新生產力的革命的新興階級與保持舊社會制度的保守的支配階級中間就有了鬥爭。這個階級鬥爭，才正是社會進化的直接的推進力，其結果就要實現世界革命。

“從來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世界革命便是歷史發展過程上必然的一個階梯；革命的新興階級，是生而具有必然勝利的運命的。

然唯物史觀雖是這樣的說社會的物質的條件，可以預定歷史進化之必然的過程；但若把這個認為單純的機械的宿命論便錯了。這就因為造人類的歷史者也即為人類自身之故。人的意志和行動，固然由於社會的環境——究其極即是經濟的條件——所決定；這就是說，某種一定的經濟組織，固然要生出用某種一定意志發生一定行動的一定階級；然而這個階級的意志和行動，又必然的在歷史進化的過程上發起作用，促進這個進化；所以倘若沒有階級的意志和行動，歷史的進化決不是必然的，不，且反足以引起全社會的衰退和滅亡。

以上我們對於唯物史觀的理論雖然簡單的涉獵過了，然離實際的理論在我們是無用的。同時，忽視理論祇知羅列事實，於我們也無什麼益處。這

種沒有一貫的理論做骨幹的歷史，不過是無意味的敘述的連續；即使不變為麻痺我們階級意識的毒酒，終也不能成為培養我們思想的肥料。故我們以為今當根據這種理論的光，來燭照古今歷史的事實，更要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從實際上善為理解，同時也當從混和着鴉片，酒精及其他諸種毒素的支配階級的歷史中，盡力地選出世界人類真的歷史來。

倘若我們這樣研究的結果，能夠明白在從前時代的被支配階級是處於如何的地位與境遇，為我們先輩的他們是如何的發見向自由之道路，又我們自身應該如何解放本階級與支配階級戰爭以獲得決定的勝利；且益能深深地覺悟到在社會進化必然的過程上，我們被壓迫階級之歷史的使命何在。那麼便是卡爾馬克思唯物史觀說之恩物了。



# 第一章

##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舊約聖經爲人類最古的歷史文書之一，凡讀過這書的人，都會知道在這上面曾寫着下面的幾種話：如唯一萬能的上帝創造了全宇宙；又在爲宇宙中心的地球上，造出了人類最初的祖先亞當與夏娃。更說，上帝做成這件大事業，僅僅黑暗了六晝夜的工夫，到第七日便見光明。那時候的世界，已和今日我們所見的一樣：有山川草木，有鳥獸蟲魚。上帝工作完畢以後，看看他所創造的這個宇宙

的光景，覺得很好。於是就定第七日為安息日。五千年來——這是聖經的著者所算定的宇宙的年齡——宇宙依然保持其原形而不變，即將來也當不會變更：這些都是聖經所告訴我們的。在現在，就是小學校的學生，固然也不肯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但在以前，這些教訓却當作不可動搖的真理，為多數人所信仰。而且當這些教訓為一般人所信仰時，上帝的僕役（僧侶）與上帝的代表（王）等就得自由自在地驅使并榨取上帝所造的民衆。

然我們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成長變化的，並不是天生固定的。後來我們由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產生了地動說與進化論的知識，所以就把舊約的教訓推翻無餘了。地質學者掘入地球之內部，竟發見了與今日完全不同的各種植物的遺迹。再往下掘時，他們就發見地球原由各種地層所組成，而各地層都是曾在某時期做過地球的表面；故在各地層中所藏種種動植物的化石，也即為曾在某時期生長於地球表面動植物的遺迹；地質學者又從研

究這些地層之形狀與構成的結果，得將自形成地球以迄於現在狀態的進化過程與其年數，作約略的推定。

這樣，我們今日所得知的，地球年齡大約已有十六萬萬年之久。據天文學者所說，地球在最初的時候，是一團火焰，用非常的速度自轉，也用非常的速度繞太陽的周圍而轉。後來這塊火焰有一部分分裂出來，就成爲月；所殘留的部分，經過了許多年代之後——雖說如此，但這個年代距有史時代還是很遠很遠——也逐漸冷却硬化，其運動的速度也變爲和緩；最後，晝夜的時間和週年的長度始成爲和今日相彷彿。又當地球逐漸冷却時，在它的轉動不息的半液體的表面上，生起了一層薄膜似的地殼。這地殼經過幾度的龜裂，融解，凝固以後，就一點點地加厚，形成了爲今日地質學者所知道的最古的地層。在這個地層上，尙未見有何等生命的遺跡，故名之爲無生代岩層。又在這時候，包圍地球四周的沸騰着的水蒸氣，凝結而爲液體，便



由地面的高處流集凹處，這就成爲今日的河流與海洋的起原。

後來地球的構成愈變爲複雜了。有新的原子及原子的合成物產生出來，最後更發生了具有生命特徵之不可思議的複雜的化合物卽所謂細胞者是。生物這一種物體，最初以外界吸收營養而成長，繼爲保存種族而蕃殖，終而至於枯死的，它的最初究竟如何發生，我們是不十分明白；但初期的生命，一定是在水中以阿米巴與綠渣之形態而開始，這是有很多可信的根據的。地質學者稱呼有這種生物遺跡的地層爲古生代岩層，這時代就稱爲古生代。

學者順次研究各種地層的結果，又知道了地球的到達現今的形態，不知經過了幾度的天災地變，或是急激的大變動，或是迂緩的小變動。其原因是：一爲了地球自身迄今就未眞眞堅固，二爲了地軸的移動，氣象發生變化，所以噴火與地震相繼而起，或則長期的降雨；把地面的大部分化爲沼

澤，或則在某時期，又爲廣大的冰山所閉塞。因此平原會得漸漸地隆起而變爲山脈；山嶽也會忽然陷落而成爲海底。氣候與地質既有如此的變化，地上的生物自然也不得不有非常的更動了。

生命的生活力看似薄弱，實則強大。地球上的大變化，好像會把一切生命全部覆滅；但因進化的原則，那些最能適應於自然變化的生物，還是殘留，而且它的生命之根益發廣大。到了中生代的地層，我們可以見到從來在水底爲生物逐漸向水邊濕地發展的痕迹。水藻離水而成爲有根與幹的植物，水棲動物則成爲有強韌的皮膚與肺的水陸兩棲的爬蟲類了。這個中生代岩層的特徵，是有巨大的翼手龍等的化石與沼澤林的遺跡之石炭層。等到入於新生代，地球益發變冷，益發接近今日的形態。植物蔓延於乾燥的平原，包圍山麓；和今日同樣的鳥類及有毛皮與溫血的哺乳類也發現了。

後期新生代之初——距今約六十萬年以前——人類的祖先方纔出現，但“人類”既決不是猿

的子孫，也決不是以那時代的地層中可以看出遺跡的前人的後代。雖然從他們的骨骼上，得以想像有和我們的祖先相共通之點，然也只如此而已，可決不能算爲我們真真的祖先。那些前人約在五十萬年前生存于地球上。其中最主要的，爲所謂 Neanderthal，在南部歐洲與北部亞洲的各地可以發見他們的遺迹。他們大概常在洞窟中與家族共同棲息，削石爲武器，又埋屍體于地下。然以顎骨的形狀判斷起來，他們是否具有有音節的言語，還是疑問。他們一直到“真人”起而代之之時爲止，大約生存了十萬乃至二十萬年的長時期。

自從到了後期新生代以至距今約四萬年以前，全地球的氣候與地勢來了幾次大變動。在某一時期，向來很溫暖的地方也爲冰河所封鎖，生長在那裏的動植物幾乎全部滅亡，否則也不免衰萎。又在某一時期，因冰山融解。洪水泛濫，大部分的平地沉於海底，多數的生物也爲之溺死。直到最後第四冰河期告終，地球纔復歸於隱靜的狀態；那時

Neanderthal 人已經絕滅，後期古石器代人即認為最初的“真人”便代之而起，開始在地球上繁榮起來了。

以上，已把從地球的創始起至真的人類出現為止，這一段長亙十五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五萬年間——算地球之生命為十六萬萬年——的歷史，就這樣地僅用幾頁的短篇幅寫完了。本書其餘的全部頁數，乃祇供從原始人的社會起到最近第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上這最後五萬年間的歷史描寫用的。這個可驚的不公平，却有二個理由：一是我們對於接近自己時代的事情知道較多，而且更感到興味；故歷史的敘述，不能不以遠近畫法的原則，略古而詳今。二是更重要的，即人類進化之過程以可驚的速度前進。例如人類在最近一萬年間所表現的進步，比以前一百萬年間所表現的還要多。又就某一點上說，在最近的二百年間，已經成就了比過去一萬年間更大的進步。故本書對於這殘存的五萬年間歷史的敘述，從有史前期起順着

古代，中世，近世以至現代止，也將依各時代的長度，而成反比例地加增其頁數。我們能把這個時間關係明顯地記住，來研究世界歷史，便可想像今後人類到達最合理的更高等的社會制度時，人類的進步將如何的表示可驚的飛躍，人類的文化將如何的成就高度的發達了。

## 第二章

### 原始人之社會與勞動

生物進化之法則，能使動物的生理構造適應自然的變化；它所給與人類的體格，是用兩足直立步行，用兩手使用武器（用木骨或石所成），這固已使人類優於其他動物了；然而尚有最重要的，就是人類頭腦之發達。這個頭腦之發達，使人類具有一種智慧，得製造種種形式的工具以達到種種方面的目的。祇有這個工具的製作，才是人類與一般動物可以區別之所在；老實說一句：“人類乃是製造

工具的動物。”

能製造工具的人類，早已不祇能適應環境而已；他更知道運用種種工具，以利用自然，并漸次征服其環境。故他們能利用可畏的火，以防敵，燒肉。他們能乘在浮於急流上的大木料，比步行更迅速的到達川下的平原。他們又能造比從來更銳的武器，獵取比以前更大的野獸。這樣，他們的生活就較為容易，人口也較為繁殖。人口一經繁殖，他們的勢力更強大，他們的智慧也更發達。而人類的社會生活也漸漸開始了。

聽到過在山中被狼襲擊者的談話的人，可以知道狼是成羣以獵取獲物的動物。現在我們也該知道太古時代的獵人，正與狼羣一樣，是成羣行獵的。他們的這種集團，自二十人至一百人不等，跟着狩獵，流浪過去。而這種“羣”，就是人類最原始的社會形態。

原始人的生活是常常包圍在危險的環境裏的。一面有嗜食人肉的猛獸，要不斷地迫近他們；

他面又有卒不及防的風雨，雷電，烈日，凍寒等等，要不絕地威嚇他們。在此種境遇之下，第一為獲得食物，第二為防禦外敵，所以不知不覺地開始了人類的集團生活；同時，從此等集團之中，慢慢地形成了社會意識，又發生了言語，風俗，習慣，傳統等等，於是人類的知識急速增大，社會的生活也顯然發達。

一到了羣的社會更加發達，就有以血族關係為骨子的較密接的團體組織起來。這個就是氏族制度，氏族的團員共奉一個女性為共同的祖先，為團體的中心。在這個社會裏，男女是同權的，一切人皆得從事生產勞動，而將勞動的結果，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氏族既是這樣一個密接的全體，所以氏族的成員並沒有所謂離氏族而獨立的個人之概念。原來他們的團體與個人性是這樣完全一致合體的。從而為氏族所驅逐這件事，在他們看來，無異是宣告死刑。要是氏族的成員過於多了，那就和蜂的社會之分裂一樣，可以分為幾個氏族。此等氏



族各奉一種“圖騰”(Totem)——例如或爲火食鳥，或爲蠍蟻，或爲松等動植物——當作氏族的氏神。在同一圖騰的氏族內，是禁止結婚的。

當時的結婚制度是羣婚制度，行氏族與氏族之集體的結婚。例如火食鳥的全體男子，卽爲狼的氏族全體女子之共同的夫；反之，狼的全體男子，卽爲火食鳥全體女子之共同的夫。在這種的結婚制度下，要明確認知兒童的父親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兒童，就屬於母親所屬的氏族；他如土地，房屋及食糧等等，皆爲全氏族所共有。而這個當作血族團體的氏族，也就必然的是個母系中心的社會。又原始人的結婚制度，實於不知不覺之中，按照優生學的法則而變遷。卽從一個什麼時候知道了亂婚的弊害，先就把親子兄妹間的最近親族的結婚禁止了，然後經過了長期的種種階段，漸漸到了這個羣婚制度；再後更至於一種極自由的一夫一婦制——是夫婦雙方可以隨時離婚的一種配偶婚；這便是嚴重地實行了優生學的法則。這種

樣的結婚習俗及諸種的“答布”(Taboo)——例如禁止同族結婚的種種禁律——皆與“圖騰”的制度一樣，同為這一時代的法律，社會道德，又是宗教。

氏族社會的研究，從現存蠻人部落之原始的集團，可以補足所不完全的歷史資料；摩爾根(Morgan)及昂格思(Engels)等在這方面，固早有了唯物史觀的研究。我們在下面要攷察原始社會的經濟制度，也得從此看出向未來的——道光明。

漁與獵是原始社會中的二大生產勞動。此外從野生植物採取果實及皮根，自然從古已知；但農業與牧畜都是後來才發見的。詳細研究原始共產制習俗的摩爾根曾在著書中說：

“差不多單以獸肉做食料的平野的種族，在其狩獵的習俗上，表示與共產制同樣的傾向。即如布拉克費特人，是由包括男女及小孩們的全部族所成的大羣，騎着馬在獵取水牛的羣。

“當開始追逐水牛羣時，臘人把沿路打死的獸棄置不顧，而讓後來者拾去。他們的分配方法，須

使各個人都能得到獲物才止。又在哥倫比亞河的漁獵期中，部族的全體皆在河邊營居，共同貯藏所捕得的魚類。每日按照男女的人數，把魚類平等地分配給各人。他們又將魚類破腹，晒在太陽中，等到乾了再放在籠內，搬運至村落。”

原始社會的生產勞動，一切皆是這樣共同從事，而其結果又是共同分配的。在當時可說個個人是勞動者；他們中間，沒有誰偷懶，也沒有誰獨占獲物。如非洲的布雪曼人，竟還有將獲物的大部分分配給同伴，而自己祇取僅少的一點兒的。又如福其安人，在海濱一看見鯨，就趕快召集同伴去捕捉，然後由同伴中的最年長者在場行公平的分配。更有哀斯基摩人的美談，可以聽到：

“所有隣人皆受招待，遊戲合唱，饗宴，舞蹈，互數日不斷。在最後一晚，村中人皆疲極了。於是盛裝的主人夫婦，取出他們所喜歡的禮物送給所有友朋。這樣把鎗十支，衣服十件，珠數二百顆，還有獾十只，牝鹿五十只，海豹一百只，海狸二百只，

羚羊五百只，的毛皮與許多毛布，都分配完了。最後他們更把自己所着的衣服也脫下來，送給朋友。這樣赤着身的主人夫妻，就作如下的演說以終止宴會。”

“諸位，我們的心地從此當舒適了。現在我們比諸位中任何一位都要窮乏。但我們決不後悔。我們如今已一無所有。可是我們因此得受到諸位的友情。”

在哀斯基摩人中間，即在現在，尚有一種習俗很通行的，就是具有某程度以上財產的人，要開宴會，將財產通統分配給全部族人。

在地球上人類歷史的大部分，就在這種共產制之下發展過來。真的人類的生命如有五萬年的話，那麼其中的四萬五千年實可說是共產制度的時代。當這時代，人類由最低等的野蠻狀態，發達到初期文明的時代，那想像人類如果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將沒有人勞動，將沒有發明，沒有進步的人，乃是不懂得這種歷史故實的人；就是如火，如

弓矢，如舟車，如建築，農業，牧畜，鑄鐵，紡織等，爲近世文明基礎的一切大發明，都是在這個共產制的時代中成就的。這樣在共產制之下發生文明，而文明却滅亡了共產制；然我們讀了如下所述的在五千年間私有財產制度的文明史，將知道這個制度，如今也快告結束，而更高級的新的社會主義文明，正在發軔。

### 第三章

## 財產之起源與初期文明

在一切物爲氏族全體所共有而不屬於個人所有時，所謂財產之概念，是不存在的。工具武器及身上的裝飾品等雖似私有，但這是根據物件“使用”的概念而生，與今日所謂私有財產是迥異的。

私有財產的開始，是在共同家屋分裂的時候。即從來共同住在長大的屋中的氏族，因配偶婚的結果，家族的人口增多，遂分裂爲許多小的住宅，同時每一家族各占有一間小屋及在四周的小的庭

圖。在母系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這一家族的財產，當然是爲這一家族之母所有。所以女子的權力與財產的概念一同擴大，男子常爲其母乃至妻的家族之食客。母死後，這一家的長女繼承家族的財產；她的兄弟們到了可以結婚時，便離開姊妹的家，而帶着他們唯一的私有品（即弓與矢）到自己妻的家裏去。男子如果怠惰或無能，不能用漁獵獲得充分的食物以養活家族，那麼他就要受女子的嚴重的責罰：不給他吃食物，甚至追逐出家。

後來人類發見有一種動物，是溫良而容易馴服的；倘若活捉此等動物而馴養之，要比貯藏爲食糧及節約狩獵的勞力上，都來得有利。例如把野生的牝水牛飼養起來，它可以每年生一只小牛，更可以每日供給牛乳。于是此等家畜，也就與弓矢之類的武器一樣，同爲行獵男子的私有物了。

牧畜愈發達，家畜之數及種類愈繁殖，于是有飼養它們的廣大牧場之必要。又爲可以不斷地供給家畜以牧草，于是刈取野草而貯藏之的事情也

漸漸發生。當初人類的農業，便只有刈取野生的牧草；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忽然見了在此等牧草之中，竟有可供人類糧食的植物，于是更有栽培這種植物的作業發現。這種農業自然也與牧畜一樣，同為男子所做的事業。但極原始的一種園藝，在各家屋附屬的小庭園中所行的，或者在較早的時候已經有了，也未可知。

一等到家畜之數愈加增多，牧場及農場愈加擴大；以前算作最主要財產的家屋與庭園，便不足輕重了。于是具有前者的男子之勢力漸漸壓倒了具有後者的女子之勢力。終于在一個什麼時候，男子把當作妻的財產的家屋也併吞為自己的財產了。而為得到確為自己所生可以讓後財產的“男兒”起見，就開始對於妻要求絕對的貞操。于是從來支配着男子的女子，如今就變為完全從屬於男子的身分了。跟新的財產關係而起的父權制度，因此就代了跟舊的財產關係而滅的母權制度。以前在母系中心時代，到處可見一妻多夫的現象；如今



在父系中心時代，便變爲一夫多妻。在父權制度下的女子，連在母權制度下男子所享的那種權利，也被剝奪。女子們現在的地位，降落到與家屋土地等一樣，成爲做家長的男子之一部分財產。女子們什麼自由都沒有。所謂結婚，在她們看來，也只是由對於父的隸屬轉換爲對於夫的隸屬而已。妻常被掠奪，被賣買。男子雖占有一切，但女子是一無所有——甚至從她們腹中生出的兒女也沒有份。故私有財產的發達，早已在人類社會中創造了奴隸制度。在男子奴隸存在之前，女子早陷于奴隸狀態了。

一切社會的隸屬與壓制，是基于被壓制者對於壓制者之經濟的隸屬的。故父權制度的確立，其意味即爲占有者對於不占有者的支配權之推移；而母權制度的顛覆，實是人類史上最initial的社會革命。此後——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限度內——人類社會一切的歷史，便爲屬於同一模型的種種階級支配與社會革命之歷史。

實在，私有財產一經實現，社會階級分化一經發生，人類的平等與協同便即消失，所謂原始社會的同胞愛，祇在神話中殘存而已。女子不能脫離男子的支配，即到如今，還是徒然苦悶而未得解放。有產者為爭奪同伴們的富而爭鬥，遂驅使無產者陷于戰爭的漩渦中。一部歷史，就是種種的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在爭支配權而演革命戰，或者興起，而或者不免滅亡。

然而人類的文明，確也和這個階級的隸屬同其起原。奴隸正是文明之母。我們現在要講一講為文明之經濟基礎的奴隸制度之發達，却不可不先知道一點從當時就開始在如今還是惟一重要的社會現象——戰爭。

狩獵種族一旦成為牧畜及農業種族，就起異種族間家畜及土地的爭奪。有時為氣象上及地理上的變化，離了原住的土地，而襲擊他種族的牧地農場，掠奪他種族的家畜的事情是常有的。由此遞擯下來，就發現一種專以戰爭及劫掠為事的遊牧

民族。他們爲指揮種族的軍事行動，特選出酋長；又發明用銅鐵之類金屬製的武器，于是戰爭的技術也得急速地進步。這種發明更精銳更新巧的武器之種族，到處可以劫掠他種族，放逐他種族，殺戮他種族，但是這個戰勝民族對付戰敗民族的方法，不單是掠奪，放逐，殺戮而已，更進而征服他們，使他們做奴隸以從事諸種的勞動。這種不殺戰敗民族而飼養之以供牧畜及農業的勞動，遂使他們產生比供給自己食料還有多餘的生產物。故奴隸制度實爲生產手段的一大進步。在戰爭得勝的民族，能得更多的奴隸；這更多的奴隸，遂更能發達生產。這時候，一方面精製武器，同時他方面即改良鐵製的農具及諸種器具。奴隸中的伶俐者，就變爲專做此等工業之用。這樣工業與農業的分化實現，勞動的分業即開始。占有奴隸的自由民，如今就成爲全靠榨取他人的勞動以營生活的支配階級。這種支配階級由于所謂奴隸之新的生產手段，着着地征服其自然的環境，以可驚的速度增大社

會的富力。因富力的增大，剩餘生產物的交換逐漸開始發達。至于這種富力之最大部分爲酋長所獨占，自是顯然的事。酋長漸漸成爲小‘王’。王率領許多自由民及奴隸，移住交通更便利的河畔之沃野，住定以後即建設起最初的都市來。這樣，人類的文明遂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開始發展。

古代文明史是以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中國的平原爲舞台而發展的。其中埃及及處于世界有名的大河尼羅河流域，由於紅海及地中海得與阿拉伯及中央亞細亞之侵略的遊牧種族完全隔離，故得有最早的農業文明之發達。又因溫暖的氣候與尼羅河定期的泛濫，使沿岸一帶都成爲豐沃的農地；所以那裏從古就是多數民族的密住地。在距今數千年前，已有有力的王國存在。今日在埃及沙漠中所看見的巍峨的大金字塔，怪奇的斯芬克司巨像，摩天的阿培里斯克石塔，都是那時代的遺物；而我們也得由此驚嘆當時文明的發達，并追想無數奴隸勞動者慘苦的形迹。

農業所受于天候及季節的支配為最多。故古代文明一方使天文學的知識發達，同時他方即喚起了對於天體畏懼的感情。宗教的觀念即由此發生；王自稱為太陽之子，祭天求雨，以博得人民的尊敬與服從。當時的政治即是祭祀，僧侶同時是執政。王廷與寺院占有莫大的土地和奴隸。僧侶儘有餘裕，埋首于高級的學術研究之生活。天文學數學皆有顯著的發達。當五千年前，已經算出了和今日太陽曆並無大差的一年的日數。還有彫刻繪畫之術也頗擅長；今日在金字塔及寺院所發見的壁畫，實為文字發明以前的歷史研究上最貴重的資料。

在埃及社會中，在掌握一切權力的僧侶階級與毫無權利的奴隸階級之間，另有戰士與商人這二個中間階級。自異氏族間互以使用為目的之單純物品的交換開始以來，對於一切生產物又加上一種新的効用。那就是貨物不單如從前般為了使用而生產，也為了與不生產的他一氏族的貨物相交換而生產。由此，交換更發達而為商業——以獲

利益而交換(賣)的目的去交換貨物(商品),且發生了專以此種交換為職業的一羣社會層。這就是商人階級;在埃及社會中,這個商人階級之富已漸成爲一種社會的勢力。其後如金銀之類的貴金屬被發見,就有了當作交換媒介物之天然的貨幣,大有助於商業的發達;等鑄貨實現以後,商業資本遂在希臘掌握了社會的霸權。

正猶尼羅河畔發生埃及的文明;在底格里斯,阿付臘底斯兩河中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發生了巴比倫的文明。在約四千年前的古代,巴比倫王漢米拉比(Hammurab)制定那個爲後世歷史家稱作最初典型的法律之漢米拉比法典,更用楔形文字寫在泥塊之上,寫好後在火上一烘,就成爲可以保留的硬磚。紀元前一千二百年光景,亞敘利亞國建立起來,滅亡了巴比倫。又幾乎統一了西亞細亞的全部,成爲一個大帝國。其他尚有爲摩西(Moses)所率領,反抗埃及王的壓制而逃至耶路撒冷的一羣罷工奴隸所建立的希伯來國家;長於航

海，以世界最古的貿易國知名的地中海的腓尼基人，皆曾極一時的興隆。及紀元前六世紀時，波斯突起，把這些地方通統征服，成爲占有印度以西的全部亞細亞與埃及的一個大統一國。

中國本爲住於他利益地的農業種族之集團；以後漸向黃河及揚子江流域發展，而發生東洋文化的淵源。在紀元前二千數百年時，有堯舜禹等的明君，治平了黃河的水害，農業頓然發達；以後經過夏，商，周三代，設制度與教育，故當紀元前六世紀，已有所謂中國文明之精髓的孔子及其教義出來。

印度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爲後起。紀元前十六世紀時，從西部亞細亞流域至南方的諸種族，住定在北印度的平原（印度河恆河之河畔），建立許多小國家，卽爲印度文明的開始。約在二千五百年前出現的釋迦的佛教，是與孔子的儒教及後起的耶穌的基督教，都是代表古代世界之三大文明的。

## 第 四 章

### 希臘及羅馬之國家

我們在前章雖已知有國家之存在，但於此尙覺有對於國家制度及其發達稍加攷察之必要。

氏族制度，本來是建於血緣與共產制的基礎上的；但後來因他種族的俘虜，當作奴隸而加入氏族生活，其後又發生了財產私有制度，由是氏族制度遂不得不趨於崩潰的運命，即與氏族相連結的血緣之帶，因階級的對立而斷絕；爲氏族基礎的共產制，因私有財產的溝渠而分裂。至此，適應於新



的經濟組織之新的政治形態，就有必要。這種新的政治形態是由地緣與財產所連繫的階級支配之國家制度。從前的氏族制度，凡是團員皆一律平等，誼屬同胞，以協同與連帶來統一社會；今之國家制度，則把國民分爲有產與無產之階級，用強制與權力來統一社會。我們從埃及國家，已見有僧侶，戰士，商人，奴隸各階級之分裂；又從波斯王國，知道那麼龐大的區域和許多種的民族，皆爲一個王和他的兵力所統治，於以構成爲一個大的統一國。現在講到雅典更可明白一段國家制度之進化，就是以商業發達，貨幣增大爲根基，適於更新的經濟狀態之政治組織的變遷。

在紀元前約十二世紀的時候，有一原住在希臘北部的民族 Helene 移住到南端來，散布於山間及沿海一帶的平地，創造了希臘的各都市國家。雅典就是其中之一國。希臘人因爲陸上無發展之餘地，自然向海上發展，故與腓尼基及埃及等古代文明諸國之通商，從早就有；從愛琴，伊奧尼阿海岸

達至黑海沿岸，皆有他們的殖民市；等到了紀元前五世紀之初，這個日趨隆盛的希臘國家，遂與東方大王國波斯的殖民政策，發生衝突。波斯王大運斯 (Darius) 一世想一舉而併吞小亞細亞，立派大軍進攻；但希臘諸國，却很能聯合一致共同防禦；嗣後在半世紀間，兩國便常有戰爭。

在波希戰爭中，指揮希臘方面之軍事行動者，有斯巴達與雅典兩國；但是這兩國在政治上却立於剛剛相反的地位，足以代表國家制度發達過程中的二個階級。即斯巴達是有強大的陸軍的軍國，實行以國王為中心的貴族寡頭政治，富有質樸剛健的士風；反之，雅典為有優良的海軍的貿易國，實行市民平等的共和政治，發達華麗優美的希臘文明。

然波希戰爭結果，小的希臘之所以竟能使大的波斯屈服求和，實靠雅典海軍之力。由此，在愛琴海，伊奧尼阿海，黑海全沿岸的海上貿易權，完全歸於雅典掌中。雅典的勢力頓然增大，富莫與

比，希臘文明的光輝遂由雅典商人之貨幣面上放映出來。

雅典商人的貨幣，實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它把貴族的權力奪取過來，平等地分給全部市民。凡在雅典民主國內的一切市民，對於國家經濟上及智識上所有各種繁榮的恩澤，皆得自由享受。既規定公民會，裁判，民衆大會等的制度；并由國家經營殿堂，道路，劇場等公共事業。故雅典成爲當時世界文明之中心地，哲學，工藝，文學，美術等皆在那裏發達，許多天才的哲學者及藝術家先後產生。爲近世歐羅巴文明根源之自由豐滿的希臘文化的精髓，即孕育於這個時代的雅典。

然而我們對於另一方面，爲這希臘文明所由建立的基礎，同時即爲雅典自由市民所享有的民主共和國之反面的暗影，却不可忽視。原來當雅典全盛時代，在全部五十萬人口之中，得能享受這個文明幸福的自由市民，爲數不過九萬人；所剩餘的三十六萬五千人倒都是奴隸，此外少數人則爲外

國人及已被釋放的奴隸。替那些一味以觀劇競技過日的主人供給一切生活資料者，就是這般奴隸；在大海洪濤上的軍艦及商船中，把世界各國的富力搬運到雅典者，也就是這般奴隸。他們老實是隔離了一切權利及自由，而在不容寬恕的榨取及虐待之下，鞏固雅典文明之經濟的基礎的。

但是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雅典國家，到了紀元前五世紀之末，也竟為多年的勁敵斯巴達所敗。此後半世紀中，為希臘之內亂時代，直到馬其頓的菲力布 (Philip) 起來再告統一。菲力布之子亞歷山大 (Alexander) 大王更是血氣風光的勇將，征服了小亞細亞，波斯，埃及及印度，而建立一大統一帝國；惟不久即被殺死，死後被諸將分割土地，數小國互相爭戰，到底為羅馬所滅。

羅馬在紀元前七世紀時，為中部意大利的巴爾 (Tiber) 河畔之一國家，最初也是王國，以後漸變為金力的共和政體。當政治變革進行之際，即有貴族平民二階級間之激烈的鬥爭，相續不絕。羅馬

之富力更超過希臘，惟自始即為少數貴族所獨占，平民祇有些少土地，在平時經營小規模的農業，一到戰時，就被強制為兵。

平民從軍在外，雖是可得些微的戰利品凱旋，但他們的土地，早已為維持家族生活之故，而抵押於借錢的貴族之手。願僅僅為借錢者奪去土地，弄得身無長物，還算是較好的。至於更不幸的，就非把妻子和他們自己的身體，當作奴隸而獻給貴族不可。在此種狀態之下，他們也屢用罷工手段以對抗貴族的專橫；有時并想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都市以威脅貴族。此種威脅倒有效力。所以到了紀元前六世紀之末，貴族遂不得不向民權表示一點點的尊重。至前五世紀開始時，即有護民官之推選，更有主張民權的民會制度以與元老院相抗。前四世紀之中葉，護民官李克紐斯 (Licinius) 且制定新法律以抑壓貴族，擴大民權。惟以後貴族黨與平民黨仍繼續猛烈的鬭爭，互有勝負。

到後來羅馬平定了全部意大利半島，蔚然成

爲地中海上一大勢力，遂與地中海南岸非洲北岸之加太基（Carthage）發生衝突。加太基原爲腓尼基的殖民地，掌握當時地中海上的霸權，在西班牙及其他各地多營殖民地，壟斷貿易的利潤。這個羅加戰爭，曾被稱爲布匿戰爭（The Punic Wars）共計大戰三次，其間延長至一百二十年之久。戰爭結果，羅馬滅了加太基，將其全部領土收爲己有。又在此前後羅馬更向東方侵略，屢與馬其頓戰，敗之，遂併吞希臘全土，且進攻敘利亞，奪取小亞細亞。至紀元前約五十年時，英傑凱撒（Caesar）出世，北自不列顛，南至阿非利加埃及，把當時所知的全世界征服了，統一於他的專制治下，爲後年建設羅馬大帝國的基礎。

羅馬之如此可驚的侵略主義，當然有一定的經濟的理由，決不是僅僅英雄之空想的冒險。

原來古代羅馬的社會，是沒有許多生產物，更沒有輸出品，只靠從別個國度輸入一切生活必需品。常命令一切被征服的國家要進貢，每年必須有

一定量的穀物及毛皮家畜等輸入羅馬。不特此也，羅馬更需要多量的勞動力，故被征服地所有強壯的男女，有能的職工，以及學者藝術家等等都被逮捕，送到羅馬去當奴隸。假使羅馬沒有從屬國來的奴隸與物質之供給，便一日也不能自立生活。故這樣為奴隸所有者階級之國家的羅馬自然不得不成為侵略主義國。

羅馬的文明實為比希臘文明更其直接的奴隸文明。羅馬市民的長處，大抵僅在政治法律的範圍內，其他如在文學，美術，音樂，演劇等方面所表現的華麗的羅馬文化，乃全賴奴隸中的學者與藝術家的貢獻。但試問羅馬市民怎樣報答此種恩惠？却只有對於奴隸的難堪的侮辱，使他們絕對的隔離一切的自由與權利。他們是牛馬，是“能言的家畜”，受盡極非人道的虐待。

奴隸的叛逆，在紀元前二世紀的中葉，到處發生。像這種孤注一擲的奴隸暴動，因為勇敢善戰，也常擊敗羅馬的官軍；然結局陷於孤立，全軍失

敗，暴屍戰場的事也所在多有。紀元前一四〇年，西利島奴隸盪起之時就有二萬奴隸，被羅馬官吏處以最殘忍的死刑。但他們並不對此等慘劇而有所屈服，當紀元前七十四年，復有從圓形劇場的監獄逃出一隊戰士，奉斯巴達卡斯爲首領，在南意大利的威士維斯活火山中，召集大批奴隸軍，發動一次大叛亂。斯巴達卡斯在四年間，與羅馬官軍作戰，卒得勝利，一時威聲遍於意大利全境，然到最後，仍被征服，當時因受恐怖而爲殘忍性所刺激的支配階級，竟將六千俘虜在一大街上處以殘酷也沒有的凌遲之刑。

此後，政府採取嚴酷的高壓政策，祇要奴隸們有一點組織團體的形迹，即被政府嚴密搜查，次第撲滅，因此奴隸運動祇好匿迹於地下的秘密結社運動了。

紀元前四年，猶太地方有耶穌基督者，爲改革猶太教，以博愛平等爲標語，唱出一種主張社會改造的新宗教。耶穌是工人約瑟夫的妻的私生子。他



的思想，在當時社會最受不平的下層人中多有共鳴的，而且深入到渴望正義的奴隸階級間，於是羅馬政府恐有後難，遂捕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然由此反激起了信徒的熱情，竟把基督教大為傳布。

正在這個時候，羅馬開始實行帝政。原來羅馬因版圖擴大的結果，道路雖加修整，但在當時終覺交通不便，因此要施行綜合全國民意的共和政治，全不可能，一旦有了戰勝內外聲望煊赫的英雄出世，自易於發生專權的帝政，以圖大帝國的統一。在凱撒之後，有奧古斯都 (August) 帝布行善政，故能把羅馬帝國維持了三百餘年。然其間為歷代皇帝最所處心積慮的，莫過於講究統一這樣一個龐大的全國領土，如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帝竟至於承認一向被抑壓加害的基督教為國教，想利用了它以統一全國的民心。

然而這種巧妙的政策，終於不得良效，羅馬帝國是必然的要滅亡的，其根本的原因有二：(一) 因帝國的隆盛與長期的平和，貴族階級集中了全國

之富力，驕奢淫佚，獎勵奢侈品的製造，而一般民衆的生活反陷於極度的困難；(二) 富力既集中於少數貴族之手，多數平民遂淪落爲奴隸階級，公民人數大爲減少，政府爲壓制奴隸計，遂雇用北方蠻人以使用兵。要想轉變這個局面以恢復往日盛大的羅馬，只有一個手段可用，這就是爲當時勞動階級的奴隸起而革命，奪取貴族之富與政權，建立爲多數生產勞動者利益的奴隸共和國。只是當時的奴隸階級尙未充分成熟，加以受了多年的壓迫危害，不免萎縮退避，更受制於御用宗教之神祕的宿命論，要希望實現這個革命，到底不能。

這樣大羅馬帝國的末路，一方面被雇兵的故鄉即北方日耳曼民族所侵入，他方面有東方波斯屬國的叛亂，結果遂於紀元三九五年分裂爲東西兩帝國。



## 第五章

### 封建制度與基爾特組織

在羅馬帝國分裂以後之約五百年間，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所謂“黑暗時代”。除北方蠻族以外，更有東方蠻族（芬族 Fins）來侵，羅馬文化到處被其蹂躪，歐羅巴有重現希臘以前時代的狀態。

這種侵入是有地理上的原因的。中央亞細亞從幾百年來漸漸變成一塊乾燥之土。原來當初時候，貝加爾湖阿拉耳海及裏海是一個連接的大內海，後來水量漸漸減少，湖面也較縮小，果然分裂

爲三，其間且有沙漠出現。因此，腹地的遊牧種族，爲求水草起見漸次伸入到南方的平野，甚至於奪取文明地方的農場，并劫掠其都市。

日耳曼人本是勇敢粗率的蠻族，早已擾及羅馬帝國，且占去了不少邊境的地方；其中另一派的哥德族(Goths)則更南下侵入意大利，因得同族傭兵的內應，遂於五世紀之始，滅了西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東羅馬帝國尚在東歐存在，嚴防芬族的入寇，一時國勢甚強；到六世紀之始，與波斯戰又得大勝；然以後漸入衰運，卒至僅僅維持古代文明的遺迹。

當是時，從紀元七世紀至九世紀之間不演活劇者，爲阿剌伯的回教徒。回教的始祖爲薩拉森人(Saracens) 摩漢末德，(Mohammed) 他採用武斷的布教政策，先把阿剌伯半島統一起來，所謂右手執刀，左手執可蘭經；又把東自印度至中央及西部亞細亞，更經北非洲以達於西班牙，占有着這一大塊領土，其威勢竟凌駕基督教國之上。到了八世紀

之中葉，這個薩拉森國也分爲東西兩國，然能藉隊商與航海之力，溝通東西兩方的物質；其建築技術的發達，更呈異彩。

與康斯坦丁帝野合了，由被壓迫階級之革命的宗教一變而爲羅馬帝國之御用宗教的基督教，因獲政權的援助，竟得在歐洲廣爲傳布，又向新來的日耳曼人予以教化，故西羅馬帝國雖然滅亡，而神聖羅馬教會，還隱然保持了帝王般的支配勢力。

日耳曼蠻族漸次到了固定的實業文化的階級，同時基督教會正和埃及的寺院一般，也負有農村組織者的功用。原來當時的教會實爲過去文明的惟一貯藏所。僧侶能讀能寫，更知道播種及收穫的時期，又有能醫治農民疾病的醫師。因此教會的勢力愈深入於民衆生活的內部，馴至於成爲政治的組織者，當時之所以能防止東羅馬帝國及西班牙回教徒的侵入，實全賴這種教會之組織的勢力。

羅馬教會最尊的長老稱爲法王，他與頂有勢力的王侯的兵力相結納，圖謀羅馬帝國之復興；因

此他得於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上造成更穩固的自己的地位。

所謂封建主義者，乃是一種新的政治形態的概念，是由軍事的漂泊種族的大酋長的支配權，和農業本位的新的土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而發展的。我們在上面，已知埃及古代遊牧種族的酋長，占有極大的土地與奴隸漸漸地成爲小“王”，以建設農業王國的過程。又知道王的漸次發展以至成爲希臘的都市共和國，成爲羅馬的大帝國的這個國家制度進化的形迹；然到了此刻，爲全歐洲新主人公的日耳曼蠻族，顛覆了古代文明，又於尙包藏着不少氏族遺跡的社會組織中，採用了固定的農業與奴隸生產，遂創造了獨特的封建主義國家制度。

然日耳曼人一經定住了經營農業，新的漂泊種族即從四面侵襲過來。這些種族，北爲諾曼人，東爲芬族與斯拉夫人，南爲薩拉森民族。在這種形勢之下，日耳曼人爲保護其領土起見，不能不謀對

村。惟以耕作事業決不能與戰鬥事業到處一致，故有分業的必要：一部分人專從事戰鬥，其他一部分專從事耕作；而對於指揮防衛領土任務的酋長，則供給收穫的一部，以保證戰士們的生活。領土與武士的兩種階級即由是發生；而後來由領土的防衛進而至於引起領主與領主間的領土戰爭，也即由此開端。這個領主間的戰爭，與現代資本家間商業的競爭相同，其結果必至土地集中，由最強大的領主獨占了廣大的土地。這個大領主即是國王，將領土分配給有功勞的武士們，而使之治理；此等諸侯也領其封土，各養許多武士，一朝爲事，就爲國王效勞盡忠。

領主與武士的關係，是由頂密結的相互的義務關係結成的。領主對臣下，有扶持與保護的責任；武士對君主，即負忠義與尊敬的義務。而維持這種義務精神的經濟關係，不僅結合在君主與武士的二階級間，即在國王與諸侯，領主與農奴的各階級間的關係上，也多少存在；這個正和氏族制度



的社會精神建於共產制之上面有協作，資本制的社會精神建於個人私有財產制之上面有利慾。實爲構成封建制度之重要的社會的約束。

封建主義的社會組織，用個比方，彷彿是一層用義務的水門汀所築成的人類的金字塔。塔之尖端爲法王，以下依次爲國王，領主武士，越到下層越增階級之量，最下爲構成塔基的農奴，則人數最多，踞在土地之上。至於法王如何能在塔頂發見其椅子，姑留後面再講；現在先就爲封建社會根本基礎的土地與農奴的狀態，稍加考察。

土地爲封建制度中最主要的生產機關，農奴卽爲養活寄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上層階級的唯一生產階級。農奴爲當地的土著，決不能和土地分離。土地所有者，却不是農奴，而是耕這些土地的農奴的領主。因此，當時有“無無領主的土地”的諺語，其意義卽爲不許有領主以外的自由農民存在

講到農奴的生活狀態，絕對不會優於古代社會奴隸的境遇，他們離開了土地，單有肉體是不能

出賣的；故土地出賣時，必然連同身體一併出賣。農奴受不住領主的壓制與橫暴，常有起而暴動者；但當時的武士道對付他們的態度，更比羅馬貴族對付奴隸還兇。絕可怖的虐殺，公然在白晝到處發生；故在英吉利，法蘭西及德意志等地續發的農民暴動，無不一敗塗地，連從前斯巴達卡斯所得一時的勝利也不可能。

八世紀之終繼法蘭克王國而興的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屢討東北的撒克遜 (Saxony) 人，擴大領土，勢力極盛，後入意大利，自稱意大利王，又與羅馬法王結合，利用基督教的勢力，遂由法王授以帝冠，復活了西羅馬帝國。在他本身，布施善政，宣傳基督教，國內頗稱統一；但他死後，三子互起爭鬪，遂把國土分裂為三，紛亂不堪。後世的德意志及法蘭西即建基於此。

當時又有在北方斯干狄那維亞半島的北人 (Northmen) 以海賊為業，常劫掠西歐諸國的海岸。後來此慍悍勇武的民族，有一部分於十世紀之

初，在法蘭克王國之諾曼底 (Normandy) 地方登陸，建立一國；更進而侵略不列顛的盎格魯，撒克遜諸國，至十一世紀之中，諾曼底的威廉 (Duke William) 遂就英格蘭王之位。其他一部分入俄羅斯，與斯拉夫族結合，開始建設俄羅斯國。更有一部南下而據西西里島，建拿巴里王國，雄視地中海。

東法蘭克王國的鄂多一世 (Otto I) 極有雄才，抱統一世界的大志，迎諸侯而張王權；至十世紀中葉，併吞意大利王國，由法王授以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冠，稱之為德意志帝國，以後德意志歷代的君主，皆由羅馬皇帝任命。

然皇帝雖說是由神委託，有地上支配權的威勢，但代表神之意志的法王的權威更高於皇帝。十一世紀法王格雷哥七世 (Gregory VII) 與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 (Henry IV) 發生衝突，法王處以破門罪，終於引起了法王黨與皇帝黨的內亂，最後至亨利向格雷哥謝罪了事，由是法王的權力益足以

號令全歐諸國之王。

自古即以農業國發達的中國，在周時已行封建制度，但至春秋時代羣雄割據之後，即被諸侯中最強大的秦所統一，嗣後有漢晉隋唐宋等的霸者相繼而興，皆稱皇帝以統治民衆。至十三世紀之初，成吉思汗起自蒙古，代宋朝以興，乘勝，更由中央亞細亞侵入南俄羅斯。成吉思汗之孫拔都(Batu)更從事西征，征服土耳其，臣屬俄羅斯，其先鋒直遠至中央歐羅巴。

東羅馬帝國雖然久已呈不振的狀態，然在此種形勢之下，竟尙能保持國家，防止亞細亞人的侵入，易爲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及至十五世紀中葉，小亞細亞有新興的一個國家出現，是爲土耳其，自戰勝中央亞細亞的強敵鐵穆爾後，國勢益強，終至陷入君士坦丁的要都，把東羅馬帝國完全滅亡。

自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當東方歐羅巴諸國屢爲亞洲民族大規模的西征所威脅時，西方的英

吉利與法蘭西兩國，爲爭奪領土而戰爭不息，這次戰役延長至百餘年，法蘭西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到這時候，兩國已經不堪兵火之亂，武士與諸侯的勢力爲之減小，於是王權大爲擴張，而集中的統一國家之形態以漸形成。

早從十世紀的時候，熱心的基督教徒，有瞻仰耶路撒冷地方的耶穌墓地者，他們帶了東方諸國珍奇的土產以歸，故聖地巡禮，竟成爲當時重要貿易的一法，此風至十一世紀爲最盛。忽然當時支配耶路撒冷地方的薩拉森國，爲土耳其人所滅亡，這些回教的信徒重新占領了巴勒斯登，遂禁止歐羅巴人的聖地巡禮，斷絕了基督教國民貿易的路。於是被奪去唯一財源的歐羅巴商人，與志在侵略地盤的封建武士以及威信被傷害的耶教教會，成立了一個強固的三角同盟。經過了法王歐賁(Urban)二世的大說教，使全歐人爲恢復聖地的大義事奮然思起。此後約二世紀間，組織了幾次的十字軍從事遠征。但每一次遠征，終於暴露了潛伏在宗教的

假面之下的經濟侵略的野心。凡宗教戰士足跡所到之處，無不發現可驚的劫掠行爲，有一次曾經侵略到聖地以外的非洲，而如第四次十字軍且在中途攻破君士坦丁而占領之，建設起拉丁王國來。迨漸到目的地，也要爭奪戰鬪品，沒有一致的軍心，卒至不能維持強國的根據地，被驅逐以去。

惟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民衆的冒險風氣增進不少，航海業遂大爲擴充。同時因十字軍失敗，法王的權威失墜，宗教心也漸次減衰；又因封建諸侯的衰頹，武士階級的勢力減縮，在零落的王侯中，竟有據地以從事大規模的強盜業者。而當時與東方的貿易交通既經恢復，種種新知識又得輸入西歐，結果人心大爲開發，以後都市的勃興與產業的發達等等一切，皆起因於是。

交通貿易既盛，歐洲內地也到處有市與行商，結果使手工業有顯著的發達。當初手工業者不過是屬於村落，寺院或莊園的一種公僕而已。他們建築宏偉的大寺院，製造武器及農具，或者織布造綢

木工，以獲得每年的生活資料，當初他們僅應主顧的要求，從事工作，由客供給原料，即往客家做工。後來交易開始，隊商與市也續續出現，於是手工業者，除出特定之客以外，更發見出賣生產品的辦法。至此，他們已離客而獨立，不必等客來供給材料，即由自己購求原料，在自己家裏，製造擅長的物品。他們把製品藏着，拿到市上出售。如此，手工業者同時又成爲商人。他們督勵家族，更雇用徒弟及幫手，大大地擴張生產。多數的徒弟住在師傅家裏，與師傅共同起居飲食，在師傅的指揮之下，一起工作。由是手工業製品急激的增加，商工階級也漸次興起而成爲中世紀社會的新興階級。

最初位在道路交叉點及在河口或海邊等交通便利地方的村落，常有定期的市集，手工業者以及附近的農民，隊商等皆來集合實行交易；後來在大村落及城郭附近，漸次有職工密住，手工業從而發達，其地就變爲常設的市場，終於發達爲一地方中心的都市。都市實即當地經濟的中心，如太陽然，

周圍繞着許多的遊星，在都市的周圍也有農業地方圍繞起來，由農村供給食糧，由都市供給工業品及他種文化。農村又向都市供給富與勞動力。因有許多企慕自由的青年，以及農奴常為避免領主的壓制，逃至都市，而成爲手工業者的徒弟。

以後職工人數增加，手工業愈趨發達，他們為脫離貴族的壓制以擁護手工業的利益，又為防止職工相互間的競爭起見，遂有同業組合的組織。起初這種基爾特 (Guild) 是對一地方所有職工完全開放，不設限制，後來因在市場上的製造品太多了，基爾特為保護其利益計，覺得有制限同業人數及生產品數量的必要。於是基爾特受嚴重的封鎖，要入基爾特者非付極大的會費不可。在基爾特相互之間，又各守其門戶，不許彼此侵犯，譬如製鞋工基爾特的會員絕對不得侵犯補鞋工基爾特會員的利益，而替人修理鞋子。基爾特對於會員相互救濟的設施也有規定。會員身故時，由基爾特給與葬費，寡婦孤兒的生活也由基爾特維持。



這種基爾特的團體，雖然包含着後世工會的胚胎，但兩者之間實有重大的差別。即前者占有生產機關，規定生產，並且自行出賣勞動的結果；而後者並不占有生產機關，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且與生產管理完全絕緣的。這種差異，後來在基爾特的內部自行發現，師傅方面的人數限於非常少數，營業上的特權須用高價賣買；這樣一來，大多數的職工早已沒有獨立而成爲師傅的機會，於是此等徒弟與雇工的聯合團體——祇有這才是真正的工會的胚胎——與師傅中間，遂有劇烈的鬭爭，基爾特也漸趨於衰微。

封建主義是建於以土地爲最主要生產機關的經濟制度之基礎上的。農奴即爲這時代唯一的生產階級，一切上層階級都寄生在上面，靠他們來支持。但至現在，農業以外，另有商工業；僅恃土地與農奴的生產，不足以養活全社會；故新的生產方法與新的生產階級遂在社會之經濟生活上占更重要的地位。商業資本與新的商工階級不斷地發達，

土地資本及舊的封建領主的政治組織不復能保持調和，遂至於要求新的社會制度。封建主義至此已經完了任務，入於凋敝之末路了。

我們已經知道屢次的外征與內亂之結果，武士的勢力衰頹，封建諸侯漸趨末路，集中的王權之威勢增大，國民的統一國家之傾向大為促進。還有，反抗貴族專制的農奴暴動也到處皆有。到了現在，被都市手工業勞動者勃興所刺激的農民，愈加不甘屈服，叛亂愈多。再加以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配斯脫（鼠疫）流行於全世界，因當時醫術不發達，幾乎給全人類以致命的打擊。特別是陷於絕端貧困的農民階級，受害獨多，其結果遂使田園的生產勞動力發生極端的不足。需要供給的法則，在此也竟發生效用，那些未死的約半數的農業勞動者，突然升高地位，要是領主不容納農奴的要求，則全地面祇好讓雜草生長。昨日卑順的農奴今日居然高唱着“亞當耕，夏娃織，到了這時候，那還有什麼主人！”的歌。基石既已開始崩潰，金字塔當然不能再

保原形。義務的精神忘了，封建主義的階級制度再也不能修補其百孔千瘡了。

在這樣行見崩壞的封建社會之胎內，今已孕育着新的生產力，革命的新興階級徐徐抬頭。這個就是在基爾特所代表曾經建設繁華的中世自由城市的商工階級。這個就是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成爲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第三階級。這個又就是產生今尚爲我們所生存着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資產階級。我們在下一章要來研究它形成的過程，想必大有參攷的價值。

## 第六章

### 自由思想與資產階級革命

自十字軍以後至十六世紀的歷史，是都市及第三階級勃興的歷史。這兩者相伴而發達，分離了這個就不能明瞭那個。

都市如前所說，是由為商業中心的市或村落發達所成，故中世最大的都市位於最大的通商路上。又因陸地交通發達甚遲的結果，故商業多向海上發展，當時的大都市也遂集合於地中海岸（特別是意大利）及巴爾的海岸。

都市本身爲基爾特的聯合團體，初受領主支配。領主一方面許可市民有集市及祭日的權利，他方面即用“通行稅”“渡橋稅”“重量稅”“露天稅”等名目，向他們徵稅。到後來商業日趨發達，市民等爲免除此種煩瑣的義務，有成爲納貢金而領主“買得捐稅”的情形。由此，他們的自由與權跟着他們財富的發達而同趨於擴大，商人之力益形增多之後，都市的新興勢力遂與舊有的封建貴族勢力相對抗，脫離了他們的干涉而自行獨立。

在商人與貴族的鬥爭中，都市方面認爲最勢力的同盟者倒是國王。因在封建主義的社會秩序漸趨紊亂的當時，國王對於爲他屬下的大領主的勢力，不能不認爲有取自己地位而代興的可怕的敵人。故他爲對抗諸侯起見，與都市的商工階級深相結合，給他們以獨立的“勅令”，而自己則受他們的財政上的援助。此卽自由都市的起源。我們由此，既見掌握全世界的新興第三階級的朝氣，又

看出久受封建階級道德所蹂躪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再生的機緣。

由都市與國王的結合，開始產生了“國民”的概念。每年由王召集各都市的代表，協議稅額，又為後世所謂“社會”的濫觴。

都市與都市的商業戰，至此進展為國民的龐大團體間的貿易戰。支配各國民之王各謀本國的發達與興盛，又開始海外貿易的戰爭。

在此以先，十五世紀末有哥崙布 (Columbus) 的發見美洲，達加馬 (Vasco da Gama) 的發見印度 航路，由是開始新的通商航路，為外洋貿易急漸發展的先導；至十六世紀初，麥及倫 (Magellan) 的世界周航成功，更引起各國有遠征殖民的企圖。

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為此種活動的先驅者。葡萄牙的眼光注於印度東洋方面，西班牙的眼光注於美洲方面，他們用力經營，占領要地，將財富輸入本國，其富強遂陵駕他國之上。這時在東洋方面，中國正當明代最盛之時，日本則在豐臣秀吉之

下把多年禍亂漸告平定統一之時；十六世紀之葡萄牙人已來中國，占領澳門，即作為根據地。一五四三年，又以鐵砲與基督教駕臨日本。惟這國的支配者，專賴略取殖民地的金礦以增益歲，本國的工商業反置之不理，因此至十六世紀末，趨衰運，被一向為其領土的荷蘭奪其地位，遂墮為二等國。

荷蘭獨立之後，鑑於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失墜，極力獎勵切實的通商貿易，設立東印度會社，開爪哇巴達維亞等殖民地，自此掌握了世界的商利，至十七世紀而達於全盛。

當時英吉利也正在海外活動；它本是個島國，海軍最稱發達，於此漸與荷蘭爭奪商權，於美洲極尼亞設殖民地，於印度設東印度公司，已立了年為海上王到處獲得領土的基礎。

法蘭西在十七世紀中葉路易十四世即位來，用名臣，興產業，獎勵殖民貿易，國勢振於外。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厲行專制政治，

立近代的集權國家；但一方王的生活與王權共趨擴大，奢侈異常，建築極壯麗的宮殿如凡爾賽，宮中的華美甲於天下。其結果，國內財政疲弊，王爲彌補起見，求之於國外的侵略擄取，因此或與荷蘭戰，或與西班牙戰，但不惟不收成效，反使國勢衰弱。當時英法兩國在美洲及印度的殖民地，皆相隣近，互爭經營；及法國威勢漸衰，到十八世紀中葉，東西殖民地遂皆爲英吉利的殖民地所略取。

俄國因地理上位置的不便，德奧意諸國因教會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障礙，在經濟上政治上皆發達落後，其由軍事的封建國家以成爲近代的集權國家，乃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事。

近代的集權國家之形成，是十五世紀以降急激發達的貨幣經濟制度之政治的表現。封建主義的經濟組織，以各領地內之自給自足爲原則，生產與消費皆限於地方的。這原爲維持地方分權的政治制度之經濟的基礎，但手工業與商業既勃興，貨幣資本代土地資本而爲經濟組織之支柱，封建之



人爲的障礙漸被破壞，生產及交換的關係遂擴爲全國的。因這經濟關係的變遷，爲社會上層構的政治形態，也漸進化而成爲集權的統一國家。

新的經濟關係產生了新的政治思想，且由的經濟階級支配政治機關。故我們要知道資產革命的歷史，非先對於商業資本的性質有適當的理解不可。

自羅馬帝國崩壞以來，商業霸權的中心，由地中海移於東方諸國；故中世紀的歐羅巴，曾幾百年處於商業的睡眠期。後經七八世紀薩拉森人的侵入，以及十二・三世紀十字軍的遠征，受這兩度的刺激，始把這個睡眠醒了。商業與貨幣經濟跟着基特與都市的發達，普及到歐洲各地。迨貨幣集中都市，以金錢購得“勅許”的自由市民，遂排斥封建貴族的壓迫，擴大商業資本的自由與勢力。貨幣流通之地，無分鄉村與城市，對於領主的納稅，也用物品而用貨幣。這種改革，雖使領主與農奴的附屬關係，得從以前封建的形式漸獲解放，但今後：

另爲一種更惡的新的束縛所羈絆了。因爲領主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是忠義而是貨幣，故爲多得珍奇的東方文明國的奢侈品，不能不從農民身上盡力剝削這種貴重的媒介物——卽貨幣。加以貨幣與奢侈品的侵入，使農村的物價異常昂貴，農民的生活遂愈加困難，因之逼迫他們向領主反叛起來。

封建貴族之經濟地位，是這樣的被顛覆了；而另一方面厚積巨大資本的商工階級，把都市的國民組織起來，與國王權力相結合，遂趨於規模愈大的資本蓄積競爭，開始了列國間的貿易戰——卽重商主義時代。

代表重商主義——商業資本發展時間的經濟思想，於十六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的歐羅巴各國貿易政策中表現出來。但所謂重商主義是怎樣的思想呢？

在共產的或自然的生產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這件事，容易明白了解；但在商品生產的時代，這件明白的事實全被商業所遮蔽了。在實行“賤買

貴賣！”的標語而得利益的商人，祇知設想何時可由交換而生價值。他們并以爲一國的富與繁榮，可由爲交換價值代表物的貨幣——即貴金屬——所積蓄之量來決定。故金銀貯藏缺乏的歐羅巴各國，想靠和富於貴金屬的美洲及東洋貿易，以獲得這種重寶。而這種貿易，也遂成爲力謀賣出本國生產品以輸入貴金屬——即輸出偏重的貿易；因視輸入爲流出貨幣，於是更定由關稅力謀防止的政策。如東印度公司的大貿易殖民機關之設立，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等各國間的商業霸權爭奪戰等，皆爲與關稅政策同爲重商主義之自然的產物。

故這種商業資本的發展，實爲商人階級獲得經濟霸權的意味。不料頑固的舊支配階級，竟無視這個經濟基礎的轉移，尙致固守自己的政治地位，於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快將崩潰的封建貴族又實行政治的決戰。以下略講他們的政治鬥爭史，藉以明了資產階級怎樣爲脫離封建制度的束縛，且爲

擴張擁護本階級的經濟利益與掌握國家的政治機關，終於全變為執行委員會的組織。

資產階級第一回的勃興，乃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我們已知道十字軍戰敗的結果，法王權威下墜，宗教心大見減退；以後時代進步，教會竟全成為時代錯誤的遺骸。教會組織的機能既已告終，反變為妨礙中世後半期智識發達最頑固的舊思想的代表者。從前以奴隸解放為目的，以共產主義為理想，以博愛與互助為根本精神的耶穌的宗教，自被君士坦丁帝收買以後，也竟化為支配階級的走狗，墮落到不知什麼地步。禁止自由研究聖書，有不從宗教會議之命者，受嚴重的責罰。叛徒耶穌竟被視為神，加上了三位一體的神祕意義，當作擁護貴族階級特權的偶像而受世人的祈禱了。

為生活困難所逼而追慕共產主義者耶穌的質樸的農民，再也不能容忍教會的偽善與背信了。得到經濟發達的自由而受薰陶於東方新智識的工商階級，再也不能忍受教會的迷信與壓迫了。不惟如

此，神聖羅馬帝國的世界主義與新興的國民主義不相容，於是那些困於經濟的小貴族，也要覬覦寺院教會所占有的莫大財產了。在這種形勢之下，政治上雖未成熟的資產階級，最先在教會貴族農民之三角關係最錯綜複雜的德意志，開始擴張實力的戰爭實是自然不過的事。

宗教改革既在如右所述的各種利害不同的勢力聯合下實行，故宗教改革的內部，決然不能一致，時常發生分裂敵對的形勢，爲此而犧牲者自也不少。又從外部觀之，如十六世紀後半法蘭西的宗教戰爭，如十七世紀前半各國的卅年戰爭，皆是以新教徒的叛亂爲中心而攙入利害關係國家野心的戰爭。

但在宗教改革中最勇敢的戰士，却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農民。我們在上面已經見到農民暴動的續發，爲封建制度崩潰之有力的動因，但大部分的此種暴動，實爲受着高喊返於原始基督教的貧僧的說法之刺激而起的共產主義的叛亂。如反對小

兒受洗，而致參加路德宗教改革運動之德意志貧苦農民暴動，在宗教的意義之外，實以對於貴族土地私有之否認思想為重要的條件。貴族對於這個暴動自然竭力鎮壓；但稱“他們為狂犬”，慘殺將近十五萬的農民，與替封建領主撲滅這個叛亂者，實即是首唱宗教改革之路德本人。

此等農民暴動的犧牲者，可說都是千五百年後的耶穌基督。他們受着比十字架還殘虐的火刑與絞刑。

然十六世紀的歐羅巴，到底已經不是千五百年前的猶太可比。在近世的德意志而到復活原始共產制度，顯然是違反經濟進化的法則的。這乃是倒轉歷史的車輪，是一種企圖歸於較低的社會生產的水平之反動的努力。果然農民暴動被消滅下來，跟着歷史發展的方向，全部基督教從貴族階級手裏化為商業主義了。

我們將要見到從十七世紀以後的各國貿易及殖民事業中，宗教師是何等大胆地忍耐地成就了

最困難最根本的任務。教會既然棄了零落的舊主貴族，變為供新主人資產階級御用的宗教，故基督到了此刻，已不是別的，而是金錢的守護神了。

資產階級第二回反抗封建制度的戰爭，是十七世紀發生的英吉利內亂。

英吉利是議會政治的祖國。在一二一五年的時候，英王受武裝封建諸侯的壓迫，承認歷史上有名的大憲章。(Great Charter)然這個大憲章，正是英國憲法的基礎，近世立憲主義思想的根柢。後來英王擬徵新稅時，雖須召集貴族及僧侶的代表，預先商議；但在封建時代，那種如定期開會的議會還是沒有的。

中世紀之終，封建領土跟着都市及國民市場的發達，漸次為集權國家所統一，與工商階級的財力深相結託的王權，壓倒了貴族勢力，頓然擴大。至此，都市及地方的代表，與貴族及僧侶同為王所召集，共議國事，有定期的議會也從這時開始。當初，王藉資產階級的援助，得在議會中反抗貴族的

勢力，逐漸擴張王權；但不久，資產階級的勢力日趨龐大，將代貴族起而抑制王權的專橫，於是王再與貴族及僧侶相提攜轉而圖謀壓迫資產階級。

十七世紀之初，蘇格蘭王傑姆司第一 (James I) 兼爲英吉利王，建設斯圖亞特 (Stuarts) 期；他相信帝王神權說，常常輕視議會，專橫已極，與人民的衝突絡續發生。當時就有一個問題：“王與議會，究竟誰是支配者？”而新興的資產階級隨着經濟發展的潮流，在政治上宗教上皆發展其勢力，遂奉新教，排國教，霸占議會，主張共和政治。至查理第一時代，與資產階級的衝突，愈達於頂點。等到國王課全國船舶以重稅時，資產階級對於英王專制的反抗，突然爆發。由是國內分爲王黨與議會黨兩派，內亂許久不止。

後來社會黨急進派之首領克林威爾 (Cromwell) 破滅王黨，又壓服了黨內溫和派，於一六四九年處查理王死刑，遂廢王政，宣布共和政治。克林威爾自稱共和政府的總統，厲行工商階級獨裁政



治，規定航海條例，採取徹底的重商主義政策；惟他死後，至一六六〇年反動革命起，重復王政，以後約三十年間，議會與王政的鬥爭繼續發生；到了查理二世允許議會所擬的“權利宣言”，是為英吉利立憲王國議會政治的基礎。

要之，英吉利的革命，是用黃金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為保證其經濟發展的自由，而奪取了王的政治權力。後為懷柔王黨貴族計，乃棄共和制，仍存王制，然議會完全獲得政治的霸權。又為制限王權起見，迎他國的王族以為王；貴族的傳統政策，也常為資產階級的議會所採用。

英吉利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是這樣地發達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前身，在當時即已存在，後來成為如今的自由保守兩黨。我們要知道現代各國議會政治的本質，可於英吉利求其起源。

這樣的王權，是不能妨礙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的。經濟的對立反映到政治上，經濟的權力必然引致政治的權力。由是議會遂成為支持并擴大資

產階級支配權之機關。我們如果不能理解英吉利議會政治之這種階級的性質，也將不能理解俄羅斯農政治之歷史的意義。

美國的獨立與法國的大革命，又是資產階級勃興的二大波瀾。

美洲的發達，是從十七世紀之初，英國清教徒為避英王壓迫，殖民到北美的東岸時開始的。為求信仰自由，廣布愛的福音而渡海以來的清教徒的殖民地，常初也有人認為是平等的樂園，是人道的理想境，但這個完全是錯想了。更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說這是‘德謨克拉西’的搖籃，也是不對。實在像北美合衆國建國歷史上那樣表裏不一致的虐殺，掠奪，壓制的歷史是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來的。

他們一上陸，便殺土人，逐土人奪其住家，占領其土地。新教的自由主義，允許奴隸商人的營業權利，凡詐欺取罪與資產者的貪婪，皆認為是他們由神贈與的“神聖事業”。非白人即非人類，非清教徒即非神子，非權力階級即非美國人：這些便是美

國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思想。他們的法律是最嚴重的私有財產保護法，有許多白人勞動者與黑人奴隸，僅犯了極細微的財產上的罪，就要入牢獄，處死刑。

清教徒的信仰自由，畢竟不過是有產階級的榨取自由。在這意義上，阿美利加實為當時的有產階級的理想國。

阿美利加殖民地的獨裁者資產階級，對於本國英王政府之採用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壓迫美洲殖民地的產業，厲行航海條例，課輸出入品以極重的關稅，到底是不甘心服從的。於是反抗本國經濟榨取的美洲殖民地商人階級，敢公然和英吉利脫離關係，宣告獨立了。

一七七六年，殖民地十三洲的代表會於菲勒台爾菲亞，推華盛頓為首領，發表歷史上有名的獨立宣言書。“人生而平等”“不自由毋甯死”等佳句，曾為我人所傳論，一若其說果為真誠者。但這個實在是手段，是資產階級為獲得權力起見，從開始一

直到行見滅亡的現在，爲本身利益而到利用民衆時所常用的。

試問美洲的獨立，果然是人權的勝利嗎？獨立宣言書上著名的人，有沒有曾經想把那個給“生而平等”的人間以階級差別的財產予以廢絕呢？他們豈不是從爲自由而賭死，在戰場上辛苦作戰，幸得生還的勞動者身上，把他們所獲得的自由一切霸占了嗎？老實說來，他們正在走相反的路，他們爲保持所贏得的特權，就在厲行專制，故若照文字來解釋獨立宣言書，實是民衆所最嫌惡的。

同情於美洲的人權回復運動，而從遼遠地方過海來應援獨立戰爭的法蘭西支配者，也只是爲了報二十年前英軍奪去加拿大的仇恨，欲乘機再去占領加拿大：這才是他們的真誠，豈有別的情義？果然法國援軍的將軍拉法夷得，(Lafayette)在數年後本國的自由民權革命中，便是第一個射殺暴動民衆的人。

這樣得了法國援助的獨立軍，聲勢甚大，到一

七八一年把英軍最後的根據地也陷落了，在一七八三年凡爾賽和約中，阿美利加的獨立，竟得英國完全承認。此後六年間，把合衆共和國的政治組織着着整頓，一七八九年建國元勳華盛頓便被選爲第一任大總統，成就了自後發達的基礎。

阿美利加的獨立，實爲法蘭西革命的序曲。法國資產階級從美國資產階級的獨立成功中直接學得許多經驗，故當其對本國封建貴族爭取政權時，凡美國獨立時所採取的戰術，幾乎盡是應用。爲他們的自由民權的標語所欺騙的民衆，遂幫助代封建貴族而起的金權貴族，排斥舊的君主專制，替新主人的搾取壓迫而作戰。

法蘭西資產階級之理論的代表人物，爲孟德斯鳩。(Montesquieu) 盧梭 (Rousseau) 福爾特 (Voltaire) 三人；實踐的代表人物則爲後來的但登 (Danton)，馬拉 (Marat) 及洛白斯比 (Robespierre) 三人。

孟德斯鳩研究英吉利的革命，主張立憲主義；

盧梭高唱天賦人權論，著民約論，鼓吹自由平等的精神；福爾特則罵倒君主政治，攻擊僧侶，痛快之至。但是這樣的新文字，實在都是代表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與要求，不過加以組織發為理論吧了。

另一方面試看當時法蘭西的支配階級的傾向；那個已失其經濟基礎的封建政府，欲彌補其不自然的財政破綻，只管向民衆苛斂誅求，而對於革命運動力謀鎮壓，有惟恐不足的樣子。原來滅亡階級到了臨終，有如着魔發狂，這在任何時代，任何階級，都是一律不變的。故當時的封建政府曾發布規定死刑的法律，放逐盧騷等等。像這種對於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極端的壓迫，恰和今日快要終其階級使命的資產階級自己也在狂熱地思量撲滅無產階級運動而制定治安維持法，日本政府的過激思想取締法，如出一轍。

凡欲逆轉歷史的車輪者，必將在其身上染着本身的鮮血。法國民衆的不平，到了路易十六世的

一七八九年，都化爲小小的暴動，絡繹不絕，至破入巴斯的獄 (The Bastille) 而達於頂點。此後暴民蜂起於各地，殺貴族奪其財產，焚其邸宅之事，到處皆有。

先是在國民議會中，民黨的勢力已經漸強，思打倒貴族僧侶者大有其人；等這個社會的大變亂發生，在溫和派首領米拉波 (Mirabeau) 等指導之下，又進謀改革的綱領，制定憲法，樹立立憲君主的基础。著名的“人權宣言”也在當時發表，在這裏面，什麼天賦人權的思想，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以及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等等，皆已竭力提倡了。

米拉波死後，過激派的共和主義論，益發得勢，至一七九一年，國民議會遂自行解散，另組新的立法議會。在立法議會中，吉朗特及(Girondists) 雅谷 (Jacobin) 兩左翼黨的勢力日大，主張廢止王政的人也愈多，法王恐遭不測，暗中離去巴黎，但在中途爲土人所捕，卒被幽禁。

在法蘭西放射的革命野火，竟是這樣地燒到了路易皇帝的身上，鄰近諸國的王及貴族等，目睹這種的形勢，撫心自問，哪得不全身發抖？於是尚睡在封建迷夢中的普魯士與奧地利兩位國王，深恐如法國平民所漸起的暴風雨，萬一竟波及到自己國度裏來，所以如今在階級的利害之前，竟把永遠的國仇也忘了，派援兵來解救自己的敵人——法王之難。

可是普奧聯軍的進攻，反轉加倍的煽起了法國民衆對於革命的熱情。義勇軍遂高唱馬塞曲，齊到邊界上來抵禦敵人以擁護革命。其時國王被認為招致外敵的國賊，為暴民(Mob)所襲擊，僅以身避到議會中，但議會也為過激共和黨所激動，遂捕路易幽閉之。於是再解散立法議會，組織國民會議，在極左黨雅谷黨指導之下，廢除王政，宣布共和，革命裁判所定路易十六世叛逆之罪，送上斷頭台以終。是乃一七九三年，已是革命勃發後的第四年了。



在國民會議中，溫和派共和黨之吉朗特黨，早被雅谷黨目為妥協派而被壓倒，并將其首領及許多黨員處以死刑；於是雅谷黨處於絕對獨裁的地位。當時有所謂公安委員會，實為革命政府的中堅，厲行“恐怖政治”，把王后瑪利，安都納脫等認為有反革命嫌疑者，毫不寬容地處以死刑。統計上斷頭台而死者，當以千百計。

革命政府的新政，在但登，馬拉，洛白斯比三頭指揮之下於血泊中着着發展，如定新革命歷，廢基督教，獎勵理性之尊重等等內政上的大改革，頗屬不少；但在國外的普奧兩國的革命干涉同盟益趨擴大，且變為聯合全歐各國的對法歐洲大同盟的組織，亡命於國外的貴族和他們通同一起，謀為反動，其勢日盛。加以馬拉已為吉朗特黨一少女所暗殺，洛白斯比更疑忌多年的同志但登而處以死刑，由是革命政府的威勢漸衰，至一七九四年洛白斯比也受死刑，政權復歸於溫和派共和黨之手。這個新政府製定新憲法，五人組成執政府，立法部員

設上下兩院制，在獄的吉朗特黨議員重到議會中來。新政府更用全力於國防，不單阻止聯合軍的侵入而已，還思進攻聯合各軍的本國，以斷國難的禍根。

當時就有蓋世英雄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出來大顯威風；平意大利，討奧地利，并且遠征埃及，歸國之後即取得執政府的政權，終於出賣了革命，從羅馬法王接受帝位，遂使歐羅巴全大陸皆為其鉄蹄所蹂躪，這樣約繼續二十年間，成就了所謂拿破崙時代，而其開端，實為這個國防軍的出征。現在尚有迷信“英雄造時勢”的低能的資產階級史學家，說起英雄來，就要把拿破崙一世舉出來當作模範。但究竟是拿破崙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拿破崙？我們要是知道了法蘭西當時的社會狀態，就得解決這個問題。

在中世封建制度中所成長的經濟勢力，已經惹起了好幾年的大革命的變亂，把封建主義的政治組織連根顛覆了。而當新興階級掌握社會的政

權時，全社會因與舊政治制度連帶的關係受着極大的破壞，他們自己所築成的經濟關係之領域，陷於四分五裂之狀態，殖民與貿易當然顧不到，即國內的一切生產，也幾乎放棄殆盡，革命中的全個法蘭西，乃全靠過去蓄積的勞動——即掠奪的王廷，寺院，貴族等的財產來支持。

革命勃發以來，由政府所沒收出賣的莊園的收入，雖已超過七十萬萬元之多，惟受外敵影響，軍費驟增，遂祇得發行不兌換紙幣以濟一時之急。無論何時，革命政府的財政，當然難免困難，但要以法國革命政府為尤甚。試觀恐怖政府末期以前所發行的不兌換紙幣，總額已達二十萬萬四千萬元之巨，然每日還要增加一萬萬元。當時政府中人，竟有提議將已被貧農分配了的土地重行沒收者，可想見其財政難的狀況了。

當這個時候，拿破崙的國外侵略，實在是為其難已到極限，遂思向外開始新領土以便有所掠奪。以後法國資產者歡迎拿破崙凱旋，歡忻鼓舞，不為

別的，只爲這個國際的強盜所得的掠奪品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罷了。他們既已握得政權，便不必再有政治鬭爭。即防禦外敵，也可一任武人，自己則須趕緊着手於崩壞的經濟組織之復興以及建設之事業。本來在這一點上，那位御用兵隊長拿破崙也不來干涉他們的經濟利益，反肯加以幫助；但縱令軍隊發生些放肆或撒嬌的行動，他們也竟可裝聾作啞，不予顧問。還有爲鎮壓那些當真夢想自由平等的工人農民計，就讓這位創業高皇帝（即拿破崙）去與羅馬法王妥協，以復興博愛服從的宗教，也正大可利用！所以要是當時的經濟狀態可以容許法蘭西的資產階級不必要靠拿破崙來實現這樣的利益，那麼即使有比拿破崙更偉大的英雄出世，恐怕他所能爲力的連拿破崙所成就的十分之一還不及。歸根結蒂地說，拿破崙也不過爲在經濟的條件所驅使的範圍內，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自動傀儡之一罷了。

各國的革命干涉同盟，到今都變爲對拿破崙

侵略的防禦同盟。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俄國而失敗歸國，聯合軍乘機追擊，侵入巴黎。翌年遂迎路易十八世爲法王，而流拿破崙於愛爾巴島。其後拿破崙復祕密逃出，再謀活動不成，遂被流至美洲孤島聖海倫那。

於是各國爲討論戰亂善後事開維也納會議，恢復歐洲以前的國境，更組織“神聖同盟”，決議壓止自由思想，維持王政。由是歐羅巴大陸，復爲對抗資本主義革命的封建勢力之反動風潮所籠罩。“神聖同盟”的主張者爲尚未脫離封建經濟制度境地之俄國亞歷山大皇帝，而其指導者則爲政治發達最稱落後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 (Metternich)，然當時已走上產業革命中途的英吉利並未參加，也足以見這個反動的國際聯盟之歷史的意義了。

## 第 七 章

### 科學的發達與產業革命

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亡了。東羅馬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本是個中世紀保留古代文明遺跡的地方，在那裏住着許多抱殘守缺的學者；東羅馬既亡，這些學者都離了都城，逃向意大利的各都市去。這些都市原為十字軍的中堅，也為東方貿易商人的根據地；但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把那些抱反抗中世封建思想而求經濟發達自由的商人階級趕走了，這樣愈使他們對於向來的傳說與權威存着疑

惑輕視的念頭，復因與文明程度較高的薩拉森人相接觸，遂使他們自由研究的心思與冒險不羈的精神益發增強：這種種原為我們所已知道。現在因為許多學者逃至這些地方，故這些都市不僅為商業的中心地，也且為文明的中心地，學問的勃興與商人階級的抬頭，乃相伴而並進。從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古學復興時代，實為文明智識與近代思想的黎明期，在歷史上也稱為文藝復興時代。

所謂文藝復興，並不是智識的發生，而是智識的再生。在太古埃及及古代希臘，我們已知道有可驚的文明的發達。紀元前三世紀在亞歷山大城的大博物館，實可代表古代文明的爛熟期。圖書室內的藏書，總計在七十萬冊以上，日常出入的學者，人數超過一萬四千；當時學問的興盛，概可想見。如幾何學上的幼克里特 (Euclid) 數學上的亞基默德 (Archimedes) 等永久的偉大科學者都是此中人。

到了羅馬時代，古代文明原已有衰微的傾向。

那位統一了內亂不絕的羅馬，成就世界大帝國建設的凱撒，當圍攻亞歷山大城時，竟不惜把那座偉大的博物館付之一炬。然當時科學的精神實已廣被人間，故發為破壞偶像，尊重自由的思潮，更使耶穌基督革命的教義普及；惟不久連基督教也受了權力的影響，竟變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遂開法王政治的基礎。

古代文明沒落之後，教會實為代表中世黑暗時代神祕主義的淵源。法王又封學校，滅科學，重興偶像。凡一切研究與疑問，皆視為罪惡而嚴禁之。人民只許有信仰與祈禱，一切問題可由聖書的奇蹟而得解決。

然而一千二百年這樣長的昏夜，也有重見光明的時候；漸漸地近代文化的曙光開始放射了。古代文明的沒落，原為經濟發達程度較低的北歐蠻族侵略全歐所不能免的結果，而十字軍以後的歐洲經濟生活急激的變化，封建主義的破滅與商業及工商階級的發達，實為發生文藝復興之惟一的



## 經濟的原因

文藝復興的根本意義，在社會爲自我的發見，在世界爲自然的發見。在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名畫上所渾然湧現的自由清新的氣分，便是對照着的爲義務所束縛，爲傳習所隱蔽的中世人的姿態，而代表近代人潑刺的自我精神的。又從航海業者證明水平線的無限以後，世人對於地爲正方形平面的中世傳說也有點不信任了。

自由研究發達的結果，使十四世紀以後陸續有各種的發見與發明。如時計，眼鏡，火藥，磁石，印刷術的發明，皆足以證明科學發達的急速。就中火藥，磁石及印刷術三者，又爲歷史上最爲影響的三大發明：有了火藥，封建時代的戰術爲之一變，使武士的勢力大衰。發明了磁石，航海大有進步；向來航海者必須是澄清的南海之夜，有光輝的星在照耀着時，才敢行船；現在有了磁石，即在無星的昏黑之夜，也敢大胆遠航。由此有十五世紀末的阿美利加發見，有十六世紀初的世界周航，把世界

爲球形的立體這件事證實了，實與天文學研究者以極大的刺激。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使文藝復興的文明止於古代文明的復興，更進而達到燦爛的近代文明的發達，這一個主要的要素實不可忘。要是今日從我們的社會，取去了新聞，一切印刷物與印刷機器，而設想現代文明的將來，那麼無論是誰，不能不對於十五世紀第一個實行印刷術的德國人哥登堡 (Guttenburg) 發生感謝之情了。

至十六世紀，天文學家哥白尼 (Copernicus) 唱出有名的地動說，痛斥“聖經的虛僞”。至十七世紀，自然科學的研究更盛，學者輩出，如創引力法則的牛頓，動物學家古比，化學家拉瓦謝，植物學家林納等都是。

中世紀對於一切事物，皆用演繹的方法去論證，——即由理論去推斷實際。以爲世上自有任何人不許質問其真僞的一般原則，而個個事實得由此——屢用荒唐無稽的詭辯——說明。自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法，將事實的重要性放在

理論之上。一切事實在被概括以前，必須與以注意深切的觀察。

跟着新的事實，遂有修正的理論與概括。這種近代的新論證法，正與演繹法相反，乃是由事實而綜合理論的——即歸納的方法。用望遠鏡，顯微鏡，分光器，晴雨計與寒暖計等做武器的這個科學的精神，實為惟一打破中世的迷信與無智，發動近世可驚的文明社會的要素。

總而言之，在中世主義的黑暗與文藝復興的光明中間的鬥爭，即是行見滅亡的封建制度與新興資產階級中間鬥爭的精神的反面。這個也就是由羅馬教會所代表之封建的神祕主義與由工商階級所支持之近代的合理主義中間的鬥爭。我們在前章，已知道封建主義的滅亡，以及資產階級的成功，羅馬教會的失敗與合理的近代思想的勝利。現在這個也就是科學的勝利。

這個得勝的資產階級與科學的結合，在十八世紀以後，是怎樣的發展，生出何種的經濟關係與

社會文化，而又怎樣的相乖離呢？我們從本章後半所述的產業革命的歷史與在次章所述的產業資本主義發達史，便可知道這中間有趣的過程。

在研究產業革命之前，我們對於在這以前產業組織的發達應該有所知道。

自古代羅馬的奴隸生產滅亡以後，在封建制度之下，工業不能為獨立的存在；到了中世末期，因商業及都市的復興，乃與農業脫離而為有組織的經營；以及以後手工業者的基爾特勃興，又為了內部的矛盾而趨於衰頹：這些在第五章中已經詳細說過。

此後代基爾特工業而起的，有稱為家庭工業的新的產業組織，約從十五世紀中葉起，漸漸發達。在家庭工業的工人與基爾特的師傅情形有不同：基爾特的師傅須自己購入原料，雇用徒弟，從事製造，更直接販賣之於市場；而家庭工業方面，原料與工具皆由批發店供給，在自己家裏與其家人一同製造，然後將製造品交給批發店，取得扣去

工具借金的手工費。這樣的家庭工業者，從都市的郊外起，一直到村落，皆有散布，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何等聯絡，因之沒有同基爾特的徒弟與雇工一樣的團結起來反抗師傅的憂慮；爲大商人的批發所，也不如基爾特的師傅般須負生產過程的責任，故很可以盡量榨取。家庭工業本來是由紡織業而起的，因十五世紀織物業的發展，也遂日趨發達，至十七八世紀的英吉利，算達到了極盛期。

英吉利本是個出產羊毛最多的國家，歐洲大陸毛織業者的原料，大多靠英吉利商人的供給。十六七世紀之間，大陸諸國的工業製造者因受宗教上的傾軋，爲避免危險故，逃至海上的島國來，且把新的技術也帶過來普及，遂使英吉利成爲用其豐富的原料，自行製造的一個大織物工業國。這樣到了十八世紀，英吉利居然獲得世界商業的霸權，在國內急激的積聚資本，對國外擴張銷售製品的市場；英國本是一個富於煤鐵之地，又保持一個超出大陸戰亂的島國位置，更有其他種種優良條件，

所以它就完成爲產業革命母國之經濟的準備了。

產業革命發生於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〇年之七十年間，爲在英吉利的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大變動；可是這和前章所述的政治上諸種革命不同，這乃是直接在工業上技術上的革命。因純粹科學的研究，既有如前所述過的發達，以後就想把可以利用的這類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上。這種應用科學的研究，遂在英吉利的紡織機的發明上結其果，以後續有新的機械發明，終於把一切工業上的生產技術完全變革了。

紡織工業包含二段生產工程：即紡纖維爲絲與織絲爲綿布是。當初這兩種皆用手工——前者用絲車，後者用手織機——作業，後因英吉利製品的市場急激擴大，特別對於綿布的大量生產又極感需要，故當時以在這一方面的生產技術之改良與新興爲最大的急務。一七三三年有鐘表師約翰者發明自動梭，這於織布工程大有用處；顧在紡績工程上進步依然遲滯，已紡成的綿絲不能從速

織布，故雖由美洲輸入許多棉花原料，祇好在碼頭上堆積起來，即新製的自動梭也竟不得發揮其能率，有空待紡絲的狀態。於是懸巨賞以求紡車的發明，一七六四年有蘭卡西亞的織物業者哈葛里維斯發明能在同一時間紡出八本（後改良為八十本）的複式紡績機，一七七一年阿克拉特發明紡車，一七七九年克洛撲頓發明精紡機，一七九二年華脫內發明縲綿機，由是綿絲製造頓然發達。

到這時候，綿布方面的發達反見落後，幸而至一七八四年，喀鉄拉脫發明以水力做動力的新織機，其後更加幾度的改良，至一八一五年遂通行起來。

爲新工業技術的基礎者，是動力與機械的結合，除自然的水力及風力以外，更利用蒸汽的膨脹力，由是動力的使用更見進展。一七六三年華德繼續紐可梅的研究，遂完成蒸汽機關，應用於紡績，綿布，鋸木等方面。

因要供給種種機械及運轉機械的蒸汽動力，

遂以廉價的鐵與豐富的燃料爲必要。十八世紀英國鐵之產量，尙極微薄，後因知用石炭，又於一七九〇年發明新熔鐵爐，於是生產有急激的增加；一八〇六年的總產額，一躍而超過二十五萬噸，輸出的也不少。同時石炭方面，在十八世紀末以前雖用蒸汽唧筒，能掘到深處，一八一〇年以後，因採用蒸汽穿坑機，安全燈及裝置機械的礦內搬運法等，產量也大增加，至一八五〇年實已超出五千六百萬噸。

平常視運輸與普通生產有別，然所謂生產者，並不限於製造物件。運物——即運輸，實也是生產的一分科。紡織掘煤——即從地底將煤運至地上，是生產，同樣運美棉到英國，運英布到日本，正是很好的一種產業。故產業革命的記述，勢必及於運輸交通的領域。

在十七世紀，英國煤礦地方，已有短距離的軌道運輸；至一八一四年司帝文遜 (Stevenson)發明蒸汽車，應用於這種軌道上，遂使陸上運輸起一大



革命。以後在一八三〇年，於利物浦至曼却斯德間鋪設三十哩的蒸汽鐵道。此後每年延長，速力與牽引力皆有增加，循致於實用化，民衆化。

水運方面也以同樣的比例，發達甚速；用鋼鐵做造船材料，用蒸汽做推進力，其耐久，快速與載重的力量，均大有增加。至於汽船究爲何人所發明，本屬難言，還是說基於長期的社會的經驗——一切發明原來都是這樣，而以汽船爲尤甚——爲更妥。一八〇七年，美人富爾敦(Fulton)完成的克拉蒙脫號，開始世界的定期航海，以後在英國及美洲沿岸漸次普及，一八二〇年有英國汽船航行倫敦——巴黎間，一八三八年有‘大西’號橫斷大西洋，一八三九年才有利物浦——波士頓間的連絡航路，於是英國的商業又到了它的歷史新時期。

由生產技術的大革命，產生現代大規模工業的經營上所必須的一切要素。如增大生產能率的機械之發明，製造大機械的鐵材之廉價的供給，因有豐富的燃料而動力之無限增加及長距離的便利

敏捷的運輸之發達等等，皆是促成工場生產制度的勃興的。

工場制度在機械工業以前，因工具專門化而勞動分業的結果，原已與家內工業並存。惟在工場手工業時代，人的勞動為生產的主力，工具只是補助人力的；反之在新的工場制度的機械工業時代，以用人力以外的動力所運轉的大機械為生產的主力，人力反而變為機械的補助了。

假定如今有一位多年經商積有財產的商人，他看見機械工業的有利，用他的全部資本，去購買精巧的巨大的許多機械，又建設裝置這些機械的大工場，收容數百甚至數千的勞動者，從事於大規模的綿布生產事業。這時候，他已經不是商人，而是一個企業家，他的商業資本，如今也變為工業資本了。這樣的工業，不但脫離了從前從屬於商業的關係，完全獲得自身獨立的地位，且更進而把商業置於自己支配之下。如此在過去七八世紀間，所逐漸蓄積的商業資本，自產業革命以後，絡繹變為工

業資本，資本主義由此完結了它的搖籃期的商業資本，而入於所謂產業資本的青春時代了。

這一位企業家，每日運轉那大規模裝置的工場，可以製出一千匹綿布。把做原料的絲絲的代價，機械與工場的損傷，燃料及機械油的消耗，勞動者的工資這些一切生產上所費的統計起來，每日不過五百元；——但他出賣綿布即使每匹值一元，這樣他還可得到半數的利潤。另一方面，與工場制度並存的舊式手工業者，從天未明開始工作，一直做到深晚，也不過織得一匹布，他若把一匹布以一元錢賣了出去，連維持一家的生活費尚恐不足。如此家內工業為工場生產所壓倒，手工業為大規模的機械工業所滅亡，從來獨立的手工業者祇好棄了工具，離了家庭，跑到新的工場主底下，被雇用為工銀勞動者。與此類同的事，在大工場與小工場間也是有的。大工業愈益發達，愈益集中了極大的資本與工人。那麼小工業就不得不從資本主義社會漸次絕迹了。

故生產資本的積聚，實比商業資本爲更顯明，爲更迅速。社會全部生產爲大資本家所獨占，人口大多數淪落爲工銀勞動者，而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中，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就由人數極少而占有一切的資本家與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包含貧農），自己除一雙手以外別無所有的勞動者——這樣相對的二代階級所成。

普通所說的資本主義——近世資本主義時代，乃指產業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要想明白這時代的社會，不可不研究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特別是資本的本質。

資本是什麼？資本最先必是某種一定的價值。或爲貨幣的形式，或爲機械，工場建築物，土地，原料，商品等種種的形式。而這種價值，要皆爲了生產更新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利潤而使用的。故所謂產業資本乃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所謂資本主義生產即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然則剩餘價值——即利潤又是如何產生的

呢？我們即拿織物工場為例。資本家買原料，買機械，買煤，買機械油及其他一切必要的東西，最後又從勞動者買其勞動力。他雇用勞動者，講定每日工資多少，使他每日做十小時的工作。這樣，生產的事情就開始。煤燒了，機械運轉，工場建築物動搖，原料耗費，而勞動者疲勞。其結果，每日約有千匹的布織出，要是這些布每匹能賣出一元，那麼一匹布就保持一元錢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從哪裏成立的呢？先是其中包括供消費的原料，煤油，及機械的耗損部分，其他一切為生產而使用的價值。現在這些統通變為這匹布的價值。而發生這樣變化的根本要素即勞動者的勞動力，自然也同樣包含在這匹布的價值之中。現在假定有男工十人，女工五十人，從事生產。總計為生產所費的勞動時間，為 $(10+50) \times 10 = 600$ 。因生產物的價值，相當於其再生產所需勞動時間的總和，故如今要是更假定生產所費原料及前述其他一切的價值，相當於四百時間的勞動，那麼這一千匹布的價值，相當

於一切時間的合計，即 $600 + 400 = 1000$ 勞動時間。然實際上，資本家賣去布匹，可得半數的利潤。即他在實際生產上，不過要 $1000 \div 2 = 500$ 勞動時間的生產費。這個原因在哪裏呢？他對於煤，原料及其他一切，是付過全額——即相當於四百勞動時間的價值之貨幣的。那麼這個利潤，一定是由其餘六百時間——即對於勞動力所當支付的價值中出來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巧妙關鍵，實在於此！工場主對於勞動力，是支付對於其勞動日的勞動價值的全額，原是事實。這爲何故？是爲恢復勞動者當日的疲勞，又爲蓄積可供翌日勞動的勞動力所必須的休養與衣食之資料——即一日的生活費而支付的。這個費用占何等大的金額呢？答復是很明白。是比用六百時間勞動的生產的價值要小得多。要恢復在一日同做十小時勞動而疲勞了的力量所必要的量，是與我們用這些勞動力所得生產的量，決不相等的。換言之，我們一日雖做十小時勞動，但爲恢復疲勞所需一日間的生活資料——即充分

的食料衣服及其他生產所必要的勞動力之價值，僅不過相當於二小時而已。故相差八小時的勞動價值，是當作不付代價的勞動，永遠無代價的為資本家所剝奪去了。

再就前例言之，從勞動者每日買六百勞動時間之勞動的資本家，祇付了相當於一百勞動時間價值的工資，便以為是儘夠維持勞動者一日的生活了。而勞動者對於自己所有相當於五百時間的無代價勞動之價值為狡猾的資本家所剝奪，這一件事也並不注意，却祇拿了供一日生活費恐尚嫌不足的工資而若無其事地歸家了。由是資本家盡量地從勞動階級榨取剩餘價值，靠利潤來過奢侈淫佚的生活；勞動者萬一翌日失了業，或者為疾病或負傷而失了勞動力，那就不免在瀕於餓死的可怖的威脅之前而發抖，過那不堪其悲慘的不安的生活。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說近代的工銀勞動者是和從前的奴隸及農奴不同而是很堂皇的一個獨

立自由人。勞動者有自由——他們說——勞動者要勞動，要不勞動，都可自行決定。決非如奴隸及農奴，須受無理的強制，懈怠了要受鞭打。他們沒有賣買身體的事情，又不爲土地所束縛。他們在自由的相互契約之上將自己的勞動力供給資本家，而得到相當的工資；要是條件不合意，無論何時都可解除契約。這些便是資產階級學者所宣傳的。勞動者原和昔日的動產奴隸及農奴有不同，並不爲資本家所任意買賣，也不終身被關在某個一定的工場。但他們雖不賣身體却代以賣勞動力，雖不是一個人被束縛於某一個資本家的工場，却代以階級的被所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一大工場用工資的鐵鎖束縛着。他們雖沒有從資本家那裏用鞭來強制勞動，却被用飢餓的大鐵槌所逼迫着而不敢偷惰。他們原是自由，要生要死，都可自己作主。但在不想餓死的奴隸，便必須絕對的服從資本家的命令，同蟻及蜂一樣地勞動才好。倘若有不想生活的奴隸，竟敢反抗資本家，那麼資本家便可在無論



何時，把他逐出工場，使之餓死在道旁。古代的奴隸，爲保證所有有的生活，沒有死的自由。中世的農奴爲土地所牽累，沒有倒斃路旁的自由。在這一點上，近代的勞動階級，的確比他們自由的多。然而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的工銀奴隸的境遇，實在也要比古代的動產奴隸，中世的農奴，悲慘得多，黑暗得多呢。

## 第 八 章

### 資 本 主 義 與 勞 動 階 級

我們於上述第六章中，已經見到重商主義曾爲支配世界經濟政策之指導原理。那時各國皆採用關稅政策與極端的保護貿易主義，各謀本國貨幣蓄積的增大。然到了產業革命以後，這種所蓄積的商業資本，一變而爲工業資本，資本主義入於發展的第二階段，即產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於是前時代資本主義搖籃期的思想，即作爲商業資本政策的重商主義，早已不能用爲資本主義青春期的思

想，即作為新的產業資本的政策了。由此在新興企業家階級之間，反抗舊的重商主義政策的制限與干涉，而表現為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新傾向。近世經濟學之始祖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實是此種新運動的指導者，青年資本家階級之理論的代表者。

斯密司的大著國民之富，有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模範經典之稱號，在經濟學類書中，終算是有特色的；然此書出版的時期，恰與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宣言同時，即在一七七六年，離產業革命開始之後正無幾時。他觀察了自重商主義經濟時代到產業革命初期的經濟進化之過程，於此發見為歷史必然產物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惟斯密司相信一切自然的，都是善的；所以他對於這個當作歷史自然發展之結果所必然產生的經濟關係，也認為極巧妙的善的社會組織。同時，他的根本思想又是如此：人類的天性是利己的；從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凡在這個組織下面所包含的各個人，倘若根據

他們自然 性情，專為自己的利益而活動，那麼當作必然的結果，社會全體的利益，也當不期而增進。他從這一種見地，反對干涉個人自由的一切法律，及妨礙自然發達的一切保護政策。他又說：倘若在所謂自然的自由這個明白而且單純的制度之下，只要各個人在不侵犯正義之法的限度以內，儘依自己所欲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對於其他任何人的事業及資本，也得自由地用自己的事業及資本去與之競爭；那麼人類的生產力，自然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發達到最大的高度。

在產業革命以後的英吉利的資本主義，正依着斯密司的學說而向前進展。近代的大產業制度，陸續地生出新的工業都市；如倫敦，利物浦，曼切斯特，伯明罕等大都市，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間，各增加人口約二倍至三倍之多；濃密的黑煙，籠罩在此等都市的天空。生產力得到異常的增大，大量的英吉利製造品就向大陸諸國輸出。

工業的發達與人口急激的移動，必然的惹起

了議員選舉法的改正問題。十九世紀開始以來，英國的自由保守兩黨，即常以這個問題為中心而起政爭；至一八三二年自由黨組織新內閣，這個選舉法改正案遂在議會中通過；因此代表地方地主的保守派議員的當選數為之大減，而工商階級出身的自由派議員數為之突增。這可說是自由主義的產業資本家對保守主義的地主階級所得的第一回勝利。

至一八四六年，又把多年未決的廢止穀物條例等也通過了。這所謂穀物條例，原係地主階級為防止穀價之低落，特對穀物的輸入課以稅則；但對穀物課稅的結果，必然地增高勞動階級的生活費，從而與要求減少工資的新興企業家階級的利益不能並容。故現在穀物條例的廢止，即可視為產業資本家對地主階級，又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所得的第二回勝利。從此英吉利的產業，遂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成就空前的突飛的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固已入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了。

英吉利資本主義的波濤，更逐漸地侵入到歐羅巴大陸。在法蘭西，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為保守主義所壓倒的自由主義，也由得了英吉利輸入的機械工業的援助，重行恢復其勢力。先於一八三〇年七月，逐路易王新迎奧雷昂公路易非力布，擁戴為王；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復廢非力布，而宣布共和，選拿破崙一世之甥路易拿破崙為大總統。此即所謂七月革命及二月革命；以後二月革命的餘波，還深入到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奧地利；等維也納暴動發生，更把多年來專謀壓迫自由主義的梅特涅逐出國外。

當時的德意志，尚與意大利一樣，未成為統一的國家；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纔在奧地利指導之下，當作聯邦而存在。至一八三〇年，聯邦中的一個強國普魯士先集北部諸邦，組織關稅同盟，謀一種經濟的統一；以後南方諸邦，也陸續加入同盟，才算成就了政治的統一之前提。原來這個北部地方，包括從前漢市同盟的諸都市在內，故經濟的發

達本稱顯著；到了此時，又受英吉利產業革命的影響，採用機械工業，大見近代的大產業之勃興；因此這北部地方的新銳的意氣愈加強烈，自由主義與統一主義遂瀰漫到德意志全土；到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沒落後，這個以普魯士爲中心的德意志帝國統一的氣運，便越發成熟了。

至一八六一年普魯士王威廉一世登位，他就任用鐵血宰相卑斯麥 (Bismark) 決心圖謀排斥奧地利，以期實現帝國建設的宿望。果然不久，爲了丹麥征伐的占領地處分問題而勃發普奧戰爭；普魯士竟於七星期內，擊破奧軍，追及奧的首都維也納，而迫使求和。由是奧地利與匈牙利遂完全脫離了德意志聯邦的關係。

普奧戰爭以後，普魯士的國勢雖然蒸蒸日上，然爲建設真正強大的德意志資本主義帝國，如今還須作一必要的準備。這準備不是別的，就在想從隣國法蘭西割取相當於新興德意志產業的麵包與水的煤鐵豐富產地之阿爾薩斯與勞倫。(Alsace—

Lorraine)

而當時的法蘭西呢，大總統路易拿破崙正模仿他的伯父拿破崙一世，舉行一次政變，昇坐帝位，更想表顯一點武功以謀鞏固地位，故正在等待機會；恰巧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發生，他就捉住這個問題，視爲兩國開始戰事絕好的口實。

普魯士軍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以破竹之勢，攻入法蘭西國境。拿破崙三世雖親率大軍應戰，但竟受圍而降敵，德軍遂殺到巴黎而包圍之。巴黎市民乘此機會，立刻廢止帝政，組織假政府，再行共和，其時市民皆困守圍城中，不料五個月之後，假政府的大總統企爾竟祕密會見俾斯麥，在凡爾塞結下了和約。議和結果，德意志得遂宿願而占領阿爾薩斯，勞倫，更得五千萬萬法郎的賠款，即在凡爾塞的大本營，會聯邦諸國的君主，規定德意志帝國的憲法。於是普魯士王威廉一世，居然在敵國法蘭西的王宮裏，舉行盛大的德意志皇帝即位式。這是一八七一年一月的事情。



與這個在北部德意志的一大資本主義帝國建國相彷彿的時候，意大利的諸邦也漸趨於統一，至一八七〇年，最後留下的羅馬的法王領地，也歸陷落，新的意大利獨立王國遂告成立。在南部德意志，也組織了奧地利，匈牙利的聯立國家，於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堡壘，也終於不免為資本主義化了。

自由主義的狂浪，連半東洋式的專制王國俄羅斯，也波及到了。在一八六一年，俄皇下農奴解放的勅令，由是工場的烟囪，在北歐的空中也豎立起來。

以上是說歐羅巴洲的形勢，但同時新大陸的美利堅合衆國，也以急激的速度，在實現產業資本主義化。在美國，因風土的關係，南北兩部的經濟原有不同：南部以農業為主，多使用黑奴；北部則以工商業為主，多雇用自由勞動者。當初以代表南部的民主黨占優勢，大總統也多由民主黨選出；一大產業制度輸入以後，北部的共和黨突增實力，漸

有壓倒民主黨之勢；至一八六〇年，共和黨的林肯，(Lincoln)遂當選爲大總統。於是南部諸州，不贊同北部所唱的統一主義與自由主義，且恐怕因共和黨的奴隸廢止案一旦實施，勢必顛覆自己經濟的利益；故即脫離北部而組織基於割據主義的阿美利加聯邦。如此，在一八六〇年至六五年，遂見有美國的內亂即南北戰爭。這次內戰結果，南軍失敗，由是南部諸州重與北部合併，林肯的奴隸廢止令實行宣布，而美國的產業，自後便益趨發達。

在此以前，自一八一一年至二五年間，在中美南美的各殖民地，因當時歐洲諸國正苦於拿破崙戰爭，無暇顧問各自的殖民地，所以他們先後舉兵獨立。此時美國大總統門羅遂宣言所謂門羅主義，禁止歐洲諸國干涉美洲大陸的國事，恰巧英吉利方受勃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故不惟反對如以前的壓制殖民地，反取獎勵殖民地獨立的方針；因此中美及南美的諸小國，遂完全投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圈之內而爲它所獨占了。

一八五三年，由配里提督所率的美國軍艦四隻，出現在東洋神祕國日本的一漁港中，打破了它的鎖國之夢。在這件事情的前後，英吉利與俄羅斯的巨大商船及軍艦，也曾屢次訪問日本，請求幕府開國通商。而當時日本的封建制度，已漸為商人階級的金力而奪其經濟的基礎；行將滅亡的武士階級的政府，並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一外交的難局。以後德川封建政府倒潰，統一的近代國家被組成，於是日本的商業資本遂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握手言歡，實為當然的趨勢，不久，勤王討幕的呼聲，忽然普遍到全國。可見當時的外交問題，實給維新革命以一爆發的機會。

這樣在一八六八年新組織的日本革命政府，以超絕尋常的手腕，急疾地採用歐美的機械工業，僅不過半世紀的工夫，早就發展而成為世界有數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這樣的日本的覺醒，實只是一個東洋唯一的例外。試看印度，它早為英吉利所占領，一八七

七年建設印度帝國，而以英吉利女皇維多利亞兼印度皇帝。再看中國，雖擁有龐大的國土，然國人只貪睡眠，做了列強侵略政策的目的物，猶未從封建夢裏醒來。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雖把清朝取消，而改稱中華民國，然這個共和制度，徒然是名目，一般國民仍呻吟於軍閥割據的專制統治之下，故黃色的亞細亞，然與黑色的阿非利加，依然均正如南美之屬於北美合衆國一樣，附屬於歐美資本主義，當作它們的經濟市場與殖民地而存在的。

以上我們就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勢，已爲略敘一過；但試問像這般明顯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果如亞丹斯密司所說，是那樣自然的合理的組織嗎？不錯，資本主義符合於科學，是當作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而生成，且爲此得以成就這樣的發達的。只是一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資本主義早已發達至盡頭，須更有新的較進步的社會組織起而代之。現在輕視這個必然的進化的過程，而欲不自然地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無理地繼續

它的發展的努力，實爲使資本主義違背科學，使不合理而且不自然的種種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

我們既由斯密司聽到對資本主義承認并讚美的學說，現在更不可不再就他的理論作一考察。他的發表國民之富，如前所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盛期以前。所以他祇有爲那輝煌的黃金時代的預想所眩惑，而未及看到它的缺陷與矛盾，也不能預見在衰亡期所生的形態。

照斯密司的說法，資本主義是由私有生產機關的個個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而可以發達生產力到極度的。各工場爲謀與他工場的競爭上得占勝利，具備更精巧的新機械，應用更得力的科學新發明。生產上的技術愈進步，社會的生產力也愈急激地擴大。其結果遂至於發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製造品的過剩。——即這樣的自由競爭，必然的會引起那無視社會實在需要的極大量不必要品之生產與不能在市場銷盡而祇好堆積在倉庫的無數餘剩貨物。製造品如果不出賣，資本的運轉就要停

止，產業就要陷於非常的恐慌。多年來惱昏資本家經濟學者聰明頭腦的那個週期恐慌之原因，正不是別的什麼怪物，實只是亞丹斯密司所竭力讚美而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特性的這個自由競爭。

這個自由競爭，又不僅行於各個資本家中間而已，更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也復同樣行使。而且國家與國家的自由競爭，要比資本家個人間的，更來得大，更來的激烈——就是，常至發動戰爭。

在這時代，斯密司的自由貿易論，早已變為時代落後的發臭的舊政策。如今的國家，業已整個成了國民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它要用一切手段——前後以武力——保護各本國資本家的利益，即貿易。那個怕因戰爭而斷絕貿易的平和主義時代，已算過去；如今正是一個在可恐的超弩級戰艦護衛之下，而輸出貨物的軍國主義時代。

今試把十九世紀末以後至世界大戰止的主要戰爭列舉一下，竟有如下列之多，而此等戰爭，蓋無一不以獲得經濟上的特權，或貿易上的根據地，

以至殖民地，勢力圈爲目的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主義時代曾經以獎勵殖民地的獨立爲得計的英吉利，如今却成爲奪取殖民地戰爭的急先鋒；而殖民地的占領，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時代，復現出它的重要性來。因爲無論哪個殖民地，終是經濟方面進步落後的農業國；所以如能確實地占有殖民地，就可爲工業國的本國，獲得繼續不斷的食糧與原料之供給，與製造品推銷最多的市場。

#### 一八七七年 俄土戰爭。

原因——俄羅斯爲欲得地中海方面的貿易門戶，故多年來對土耳其要求開放韃靼納爾司海峽。

結果——俄羅斯勝，結下聖士提反條約；後因英吉利及其他列強的干涉，重開柏林會議而更改講和條件。

#### 一八八四年 中法戰爭。

原因——中國怒法國之侵略安南，思擊退

之。

結果——中國敗，印度支那全部爲法國所占領。

一八九四——五年 中日戰爭。

原因——由於在朝鮮的勢力衝突。

結果——日本勝，使朝鮮離中國而獨立，奪取台灣又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但因俄法德三國干涉，僅將遼東半島退還。

一八九八年 美西戰爭。

原因——美國欲在太平洋得一根據地。

結果——西班牙敗，將菲律賓及其他地方割讓於美。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 南非戰爭。

原因——非洲大陸，除古國埃及以外，全爲未開墾的蠻地，列強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皆努力開拓殖民地（如英之開浦殖民地，法之撒哈拉，德之西非，意之東非，比之康戈等）；至一八八二年，英吉利既得以埃及爲保護國，更



謀開浦殖民地的擴張，遂侵入爲荷蘭殖民所建的南非共和國。

結果——英本國載運大軍援助殖民地軍，戰爭互四年之久，卒將南非一帶統一，收爲殖民地。

一九〇〇年 義和團事變。

原因——中日戰後，列強乘中國的疲敝，羣起而侵略中國的邊境（如俄之於旅順口，德之於膠州灣，英之先取香港，更取威海衛，法之於廣州灣）；因此中國人對於列強的反感甚深，山東的義和團就殺外人，直至北京，包圍各國公使館。

結果——日，美，英，俄，德，法，奧，意，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勒索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卽今所謂庚子賠款。

一九〇四——五年 日俄戰爭。

原因——俄羅斯占領滿洲，更進兵朝鮮，威脅日本的勢力範圍。

結果——日本勝，奪取遼東半島及樺太的南半，并獲得滿洲的利權與朝鮮的特權。

一九一——二年 意土戰爭。

原因——意大利多年來垂涎於地中海對岸的土耳其領土北非洲的里波里。

結果——因巴爾幹戰爭勃發，土耳其中止對意大利作戰，而放棄的里波里。

一九一二——三年 巴爾幹戰爭。

原因——龐大的土耳其帝國，久已成爲老大病夫國，以介在列強勢力之間，才得勉強保持它的獨立。一八二一年的希臘獨立戰爭，雖因英法俄三國之對土干涉而成功；但自後土耳其的分割問題，成爲列強間的懸奪。俄國前在克里米亞及俄土的兩次戰爭，因受列國干涉，暫止其南下的野心；但後來變更計畫，逼一同民族的巴爾幹小王國塞爾維亞，復建立了對土耳其侵略的方策。他方，德意志經它的同盟國奧地利，匈牙利更以保加利亞爲先導

而窺伺土耳其；英吉利也以埃及爲根據，示恩於希臘，謀有所割據。在如此背景之下的巴爾幹諸國，今乘土耳其忙於意土戰爭之關頭。就突然聯盟而起侵略軍。

結果——土耳其敗，割讓在歐羅巴的領土大半；但因分配問題，更引起同盟國相互間的戰亂，羅馬尼亞也加入作戰，巴爾幹的形勢遂紛糾益甚。

從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三年，僅不過三十七年而已，然其間足足有了九次大戰爭，還有其他不少漏着記載的小戰爭。資本主義便是如此這般靠着狂暴的槍劍，慘澹的鮮血而纔復繼續發達的一種不自然而且不道德的社會制度。果然，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有力大運動，也已通過全世界有如燎原之火一般急速地激烈地在燃燒，在蔓延。這一有力的運動就是社會主義的運動。但要問這個想繼續資本主義的文化，代替資本主義的思想而支配世界的社會主義，究爲如何的主張，如何的思想

呢？以下且就社會主義的起原而研究它的本質。

所謂社會主義，即如其名所表示，爲社會本位即以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爲本位的主義。反之，資本主義也如其名所表示，爲資本本位即以資本家各個人的利益爲本位的主義。故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的富皆爲資產階級所獨占，所謂勞動者這個龐大的無產階級，就不斷地受資本家的榨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的富變爲社會全體所共有，於是再也沒有榨取的或者被榨取的什麼階級了。

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雖似完全相反的兩極端的思想，然前者須通過後者才能實現；即其學說，也是繼承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而由發展與徹底，才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學之科學的體系。

正猶天文學之前有占星術，化學家之前有鍊金術士，同樣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前也有空想的社會主義爲之先行。我們於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卡爾馬克思的學說以前，若忽過了聖西門 (St. Simon)，傅立耶 (Fourier) 歐文 (R. Owen) 等人之

名，到底是不可以的。

聖西門與傅立耶二人皆爲法國人。聖西門著新基督教主義（一八二五年），想像人類黃金時代的社會秩序。傅立耶恐是最初的社會主義實驗家，著新產業社會，又試行稱爲“法拉謝”的小理想鄉的建設，但結局歸於失敗。

歐文是英吉利產業革命時，自己雇傭二千職工，經營一紗廠的資本家。他在克拉特河畔的紐拉那克建設理想的工場，思有以改善悲慘的勞動者之境遇。一八一三年，他著新社會觀一書，發表自己的思想；在那裏他說人類的性質爲境遇的產物，故社會制度有改善的必要；又說今日風靡全國的機械生產的發達，在它自身雖很好，但因用爲私利，故遺害不淺。

以上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皆於產業革命完成之前或後，無所成就地沒世；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始者卡爾馬克思，在產業革命完成之後，尙生存了五十年有餘，故他們對於資本主義衰亡期

的諸種形態，是能值接實地加以解剖與研究的。

他先研究古來的社會制度如何發達到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因以建立了他所獨有的歷史觀，由這個歷史觀的立場，他更檢查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發見蘊育在其中的新社會的萌芽。這就是他的共產主義；而他的目的，決不是爲了從頭腦中所發明的理想社會之建設，而是當作歷史進化之必然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之後所當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有意識的促進。

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一卷的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乃是全部共有三大卷的大研究；他在這部書裏，從各方面解剖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本質，指出它的矛盾，缺陷與不合理，因而說明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窮途，必然地要崩潰，社會主義即當代它實現。由此可見馬克思與亞丹斯密司都站在科學家的地位，研究同一的命題；而所到達的結論，却完全相反。但他們的當作經濟學者的立場，觀察的出發點，可說是完全一致的；即斯密司以資本主義社

會為歷史的發展之自然產物，又發見價值並非由交換所生而由生產所生；像這種種，馬克思也都照舊繼承，惟他於前者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論與階級鬥爭說，於後者之上，建立起勞動價值說與盈餘價值論的根本見解。換句話，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是蘊育於資本主義的胎內，而且成長不息的它的後繼者。要之，斯密司與馬克思兩人把同一研究分為前後二期而分擔，即前者擔任了產業革命以前的一期，於此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學；後者擔任了產業革命以後的一期，於此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學。

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樣在自己胎內養着自滅的種子，由自身來供給埋葬屍體的人。但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而為次代的主人公者是誰呢？那就是近代的無產階級，即最多數而且最悲慘的為工銀奴隸階級的他們。

近代的無產階級，是跟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發達而發達的。自由競爭使無數的手工業者與

家內工業者破產；生產的集中與週期的恐慌，驅多數小工場主及中產階級零落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資本愈集中，愈爲極少數的大資本家所掌握，就有愈多的人口變爲此等資本家的工銀奴隸。因此，勞動者的供給常要超過資本家的需要。其結果在勞動者方面就引成了不絕的失業者羣——即雖有勞動而得不到勞動機會，祇好強制成怠惰的所謂產業後備軍——之存在；在資本家方面，就獲得了可用更便宜的價錢購買勞動力的好機會。又不僅此而已，因精巧的機械之發明更逐漸地增多了婦女及少年勞動者的雇用；於是無產階級如今連自己的妻子，也不得不看做勞動市場的競爭者了。這種樣的狀態，隨資本主義的發達，益使勞動者的境遇惡化，即幸而不受失業之苦，但由勞動所得的工資，連自己一人的生活尙且不足以維持。更不幸的，是由他們所供給的極大量的無代價勞動的堆積，竟發生了不能在市場銷售以盡的生產之過剩，這個恐慌一經到臨，資本家遂棄敝屣似的，任意把



勞動者擲在路旁。故所謂資本主義，實爲用失業以報酬勞動者的辛勞，於正直豐裕時期而勒逼勞動者凍餓以死的社會組織。

這樣，變動階級的不平，火上加油。這不平的大羣衆，在工場，在都會，團集在一起。這裏，正是這種不平互相結合，雖欲不想什麼共同表現而也不可得的處所。勞動組合——工會便是這樣起原的；工會當初的目的，自然不過爲了勞動條件的維持改善，以及會員相互間的保護向上。

產業革命的祖國，資本主義的祖國，遂也成爲工會組織的母國，社會運動的母國。我們在十九世紀之初，已能從英吉利看出最初‘非法’的工會。因爲照當時所存在的“勞動者一般團結禁止法”看來，雖只二人以上的勞動者相聚會而討論工資的增額，也是認爲妨害產業的陰謀而非嚴厲處罰不可的。然而即在這樣苛刻的取締之下，工會運動還是頑強地進行。經如此長期苦鬥之後，政府的取締方針也漸趨緩和，於是至一八三四年，在歐文影響

之下，居然得見擁有五十萬會員的“全國工會總聯合”的成立。可是用恐怖之眼看這勞動者聯合的工場主聯合，重使政府採取斷然彈壓的方針，於是無產階級的運動，又不得不暫時丟棄工會運動而由其他運動形式中尋出進路來。

這一條新進路，便是自一八三八年至四八年長互十年的震動英國朝野的憲章(Char tist)運動。也即是在一八三二年選舉權擴張中把勞動階級漏落的如今要求‘普選’的戰鬥的政治運動。但是這個運動，也因工場法改正，穀物條例廢止等若干勞動狀態的改良，而不能徹底進行；且以這些若干勞動狀態的改良為代價，實未免為過大的犧牲，因此自一八四八年以後，漸次趨於衰滅，重新有較穩健的組合主義運動在英吉利勞動階級間慢慢地恢復過來；同時在政治運動的領域上，也有微溫的改良主義傾向，暫時支配無產階級的運動。當時所組織的“倫敦勞動者協會”“勞動代表同盟”等的政治團體，實築成了後世英吉利勞動黨發達的基礎。

一八七一年的工會法，開始承認工會為合法的存在；以後在各地，在各產業，皆有工會勃興，勞動階級的活動家，加入多數工會的內部。而由“工會大會”所選出的“議會委員會”之運動，也有極活潑的發展。

在大陸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更比英吉利的為困難。爲了拿破崙戰爭而阻止英吉利產業革命輸入的大陸各國，因從它們的資本主義產業開端的當時，已須與業經成長的英吉利大產業競爭。故它們的經濟政策，勢非多少超過自由主義時代或者竟短縮至極度不可。法蘭西雖曾出過如聖西門，傅立耶的社會主義者，但所及於勞動階級的影響，直到後來，也未成爲大組織的表現。德法的勞動者運動之漸趨隆盛，乃是一八六〇年以後的事；在此以前的約二十年間，有蒲魯東 (Proudhon) 路易白蘭 (Louis Blanc) 及馬克思，昂格思 (Engels) 等；尤其以後兩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運動，爲最能給與近代無產階級運動以新生命的可注目的運動。

蒲魯東是以那一句“財產是掠奪”知名的名著財產論的著者，但他的思想，乃是連共產主義都反對的極端無政府主義。

路易白蘭是最初企圖由現存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的一個人，他的一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時，曾入據革命政府的要津，想根據所謂“勞動權”的主張，設國立工場，以收容失業勞動者；但因力量不足，計畫全歸失敗。然後來那震驚一世的巴黎公社所以勃發的心理的準備，可說已在當時成功了。

卡爾馬克思是科學家，而也是實際運動家，曾遺留着許多直得大書特書的事蹟。一八四三年，他被逐出故國的德意志，在巴黎，不魯塞，倫敦之間，過着迫害與貧困的流浪生活；在這慌亂的亡命時期，他得到親友昂格思的援助，繼續進行他那困難的研究與運動。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所指導的在不魯塞的“德意志勞動者俱樂部”與在倫敦亡命的各國革命家。

所組織的祕密結社“共產主義勞動者教育俱樂部”聯合起來，成立爲國際的“共產主義同盟”；由大會的決議，把馬克斯與昂格思所合作的宣言書發表了。這就是世界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從這宣言發表以後，卽以此爲轉機，把一向在地下當作祕密陰謀而行的社會主義運動，遂發展到以無產大衆爲對象之公開的宣傳運動了。

共產黨宣言，以那一句有名的“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作結；這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標語，居然實現，至一八六四年便有“萬國勞動者同盟”卽第一國際，在馬克思指導之下而在倫敦宣告成立了。

由產業革命所引起的近世資本主義，是超越一切國境，遍布一切國民，而普及全世界的；同樣，在資本主義胎內所孕育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必然的要超越一切民族與國籍，而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結合起來。這是馬克思於七十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業經道破的。他更在自己起草的“國際”宣言

及規約中，鄭重說明只有靠無產階級自身中間之國際的團結與統一，才能完成遍於萬國文明社會的勞動者之解放。

“國際”大會，每年在各國輪流開會，此後逐年增長勢力；惟後來加盟的俄羅斯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Bakunin）一派，每事輒與馬克思派之共產主義者衝突，遂致於引起一部分的分裂。這一分裂雖未成爲使“國際”瓦解的原因，只是在此另有事足以使“國際”不能繼續存在者發生。這就是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敗。

普法戰爭中法蘭西的連戰連敗，發生了巴黎的革命，由企爾所率的假政府，武裝全市勞動者，組織市民軍，在敵兵重圍之中，宣布共和制。然因巴黎城內食糧的缺乏，圍城的困難，日益加甚，巴黎的資產階級政府，看城內的市民軍，爲比城外的敵兵更可怕的勞動者革命的威脅。於是對於階級意識比對於愛國心更順從的資產階級，遂背叛了站在自己一邊的勞動者軍，而密與敵軍勾結，承認

了普魯東的一切要求，締結了凡爾塞講和條約。發覺此種陰謀的巴黎勞動者，也頓然喚起了他們的階級意識，把他們手中的槍，如今轉向企爾及其政府使用。三月十八日清朝，巴黎市街，遂到處喊着“公社萬歲”，在政府機關中，飄揚起革命的紅旗來。

巴黎公社雖只存在了二月有另的短時期，然而它是歷史上最初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為萬國勞動者吐萬丈的氣燄的。世界的資產階級一聽到這個無產階級叛逆的消息，無不通體戰慄，慘然失色。公社的撲滅，無論法蘭西，普魯士，英吉利，奧地利，凡是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資產階級，沒有不一致熱望；為了它，雖是昨日的敵人，也不惜結為友人而協力援助。

僥倖逃至凡爾塞的企爾，馬上召集政府軍，再猛烈地向巴黎反攻。於是在混亂與不統一中繼續苦戰的“勞動者之天下”，到了五月二十二日，只好在血煙模糊裏暫告沒落。

巴黎公社是一沒有何等準備何等基礎的勞動大衆之突發的暴動。其指導者之中，有路易白蘭派，蒲魯東派，馬克思派，巴枯甯派等種種雜亂的革命分子混在一起。這一點，便是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但這個責任，統統被歸在“國際”身上。公社沒落之後，一切歐羅巴各國的政府，言論機關，以及資產階級的憎惡與迫害，無不向於“國際”，說是由它的巴黎支部指揮這次叛逆。尤其是馬克思所著的法蘭西之內亂一書，即當作“國際”對於巴黎公社的宣言而發表的，大受英吉利資產階級新聞的總攻擊，目爲“叛逆的刊物”。於是多年來擁有極大基金，許多會員而全然微溫的，墮於改良主義的英吉利勞動運動之職業的幹事，漸漸脫離了革命的“國際”，至翌年一八七二年，遂提議將本部遷至紐約，竟在海牙大會通過，由是第一國際在事實上已宣告解散了。

“國際”死滅後的無產階級運動，暫時各國採取各自的進路而發展。先看德意志，當第一國際成



立的前年，已在拉塞爾指導之下，組織“全德意志勞動同盟”；至一八六八年，由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的運動，成立“社會民主勞動黨”；至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大會，更把這兩黨合併，而成爲馬克思直系的“社會主義勞動黨”。一八七七年，曾由宰相俾斯麥制定“社會黨鎮壓令”。企圖撲滅這個黨；但實際上運動反益發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爲它後身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數，實有九十六萬，與漸次興起的工會互相提攜，竟形成爲龐大的勢力。

次看法蘭西，自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運動的恢復頗不容易，在許久期間，既無有力的工會也無社會主義團體；直至一八九五年，始有包括約七百小工會的“勞動總同盟”即 C. G. T 出現，像折衷了馬克思與巴枯寧兩派的主張，而發起所謂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的新運動。工團主義是否定政治，主張由經濟的直接行動以獲得工會之產業管理權的。它的日常鬥爭上的戰術，是罷工與怠工；革命上的最後手段，是總同盟罷工。從而雖自一八九〇

年代以後漸次得勢的“法蘭西社會黨”，也不能直接與工會協力作戰，却祇能從事議會運動，推出幾個社會黨的政府人員；但其結果，僅不過造就些改良主義與背叛者罷了。

現在看俄羅斯的革命運動，它的歷史雖久，但它的發達極遲。原來它是與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達成正比例的。在一八五〇年代之初，已有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等的革命團體。這虛無黨乃是採用最極端的恐怖政策 (Terrorism) 的，暗殺皇帝亞歷山大第二者，即是他們。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有巴枯甯，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等著名人物，尤以克魯泡特金算是近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曾有不少著作行世。至於由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所成的“社會民主勞動黨”，乃是一八九八年初才組織的；然當時工場勞動者人數尙少，工會運動差不多尙未發生。

在一九〇一年，有急進的社會革命黨出現，對農民宣傳極爲努力。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慘敗的結果，民衆對沙皇專制的不平，遂乘機爆發，即所謂一九〇五年革命。當叛亂與鎮壓，流血與罷工幾次重演之後，終算留着憲法，議會與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而終止了革命。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不久，“社會民主勞動黨”內部因政策上的問題，遂至分裂，而成爲多數派的布爾塞維克與少數派的孟雪維克。前者後來即稱爲共產黨。

意大利的勞動運動，在第一國際當時，大概是受巴枯寧的指導，以後則受法國工團主義的影響爲最多。但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意大利社會黨”之運動，新發生了信奉改良的社會主義之工會，至一九〇六年，遂成立一個由此等工會所聯合的“意大利勞動總聯合”，至一九一〇年，它的會員達六十五萬。那個工團主義者的聯合，只有約二十萬的勞動者。

再看英吉利如何。我們在上面已經見到英國

穩健的工會主義與改良的勞動黨運動發達的徑路了。第一國際雖將本部設在倫敦，但它所及於在自己膝下的英國勞動階級的影響，實還不如所及於在海之彼岸的大陸諸國勞動運動的影響。因此，英國勞動階級並不看重這個處於逆境的第一國際。

直到距歐文與憲章運動三十年之後，至一八八〇年，英吉利的勞動者，才再漸漸地歸於社會主義的戰鬥的運動這方面來。

這種樣的英吉利社會主義的復活，與其說是由馬克思及“第一國際”熱心宣傳的結果，無甯說是爲後來資本家產業界上經濟情勢之必然的產物。換言之，在一八八〇年代中長互五年的未曾有的大恐慌，實爲這個復活最有力的原因。因爲這個恐慌，波及到全般大工業，據說英吉利勞動階級中幾乎有三分之一爲此失業。在這時期，那徒擁多數熟練勞動者之職業的工會，毫無辦法；至那官僚化的工會幹事之微溫政策，其爲不能適應失業者的切迫要求，自不待言。因之跟着猛烈的失業者運動

的怒濤，社會主義的思潮重新湧上英吉利岸上來。

一八八一年，組成“社會民主聯合會”；一八八三年，組成“費邊協會”；一八九三年，組成“獨立勞動黨”。“英吉利勞動黨”是後來把此等各團體及一切工會統合了而成立的。

然勞動黨的議會政治行動，不能期待多大的效果。因此對於勞動黨的幻滅與不滿，跟着發生。一九〇六年以後所屢起的工會經濟鬥爭與由湯麥輸入的工團主義的發達，才算表示了英吉利勞動階級的新傾向。

最後看北美合衆國。美國的資本主義，因具有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料，從開始即在獨立於英吉利產業壓迫之外的最幸運的條件下，故能有極順利的發達。從而它的自由主義時代，存在的很久；勞動者的境遇，也比歐洲諸國良好的多。這一點怕就成爲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比較地進步遲緩之原因。“北美社會勞動黨”雖於一八七六年組織，但這個運動最主要的原動力，還是常靠歐洲諸國社會黨

的亡命客。

在勞動組合方面，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爲建國以來由美國勞動者所組織的“美國勞動聯合會”，即 A. E. L；一爲後來由外國移民所成立的“世界產業勞動者同盟”，即 I. W. W。前者繼承英吉利派的工會主義，爲更妥協的，熟練職工之職業別工會聯合；後者則汲流於法蘭西的工團主義，爲革命的不熟練勞動者之產業的集團。而美國資本家獨裁政府的傳統政策，實爲對於前者懷柔保護，對於後者極端壓迫；故 I. W. W 之運動，在表面上竟全成爲不可能的狀態。

其他在歐洲的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希臘等國，以至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更有日本，中國，印度及其他在亞洲，非洲，澳洲的一切殖民地，祇要是受着二十世紀文明之光的，可說多少總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乃至勞動運動之存在。凡是資

本主義所及，階級榨取所在的地方，便一定有社會主義，有階級鬥爭。而且這種鬥爭的性質，與榨取性資之爲國際的，也同樣是國際的。

在第一國際衰落以後十六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勃發一百年紀念日，即當一八七九年七月十四日，有第二國際在巴黎之“國際社會黨大會”上宣告成立。這個第二國際的主要任務，是在舉行五一節的(May Day)無產階級之國際的示威運動以及非戰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之宣傳。

這樣，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必然的引起階級鬥爭的進展。即因資本愈集中，愈益增加無產階級的數量；生產愈集中，愈給勞動階級以組織的便利。世界經濟之發展，將勞動者的生產物分配到全世界，而且使勞動愈益社會化；但反之資本愈益爲少數資本家所獨占。實際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之父。他扶助兒子的成長，自己日趨於衰老；更爲使兒子日後得繼承家業，在父的財產之上，建設新的社會的共同生產之組織，故正在準備這個建設的

基礎。所留下的，只是個由父的死到子的承繼，即由資本主義國家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而這一過渡便是無產階級革命。至這一父的葬儀與子的承繼，取何種形式以進行，馬克思曾經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預言如下：由巴黎公社開始發見了可以實行勞動者經濟的解放之政治形態。我們從此可知在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四十六年以前，已經在歷史上顯明地表示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這一階級鬥爭最高度的必然的社會形態了。





## 第 九 章

### 世界大戰與俄羅斯革命

我們講到這一章，愈入於最近十數年間世界的大動亂時代之歷史了。這一時代的歷史，是我們所經過，而且如今還在其中生活着的事實之紀錄。這些直接爲我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而顯然存在記憶中的事實，實是最適當的攷察馬克思社會主義進化論當與不當的試金石。

據馬克思主義者的見地來說，輓近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傾向，實爲表示資本主義發展最後

階段的形態。但什麼叫做帝國主義呢？我們可以引用列寧 (Lenine) 的話，來供給對這問題最足以代表的解答。

他用最簡明的話，說明帝國主義的特性，即給帝國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所謂帝國主義，是獨占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各個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之時代過去，如今便來一個由少數獨占的企業所壟斷的時代。這就是名叫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現時的形態。

在這時代，資本與生產之集中與集積，發達到非常的高度，且發生了蓄積莫大資本的銀行之經濟的霸權，與由此等銀行所支持的巨大的獨占團體。這種銀行及管理在銀行支配下的託辣司 (Trust) 與新狄凱 (Syndicate) 等極少數財政資本家的財閥寡頭政治，實為今日左右世界經濟，從而又現實地支配資本主義列強之專制權力。

這一時代，又是對照着在資本主義搖籃期的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青春期的產業資本，而為遲

財政資本威風的資本主義衰老期。然則所謂財政資本又是怎樣的呢？又爲什麼，資本主義到了財政資本時代即算入於衰老期呢？這些容在下面一一說明。

銀行在一方面從社會的各階級，各部門匯聚全部的貯金，以蓄積莫大的資本；同時在他一方面，即運用此等資本，自成爲一個企業家而走入產業界。銀行資本侵入到產業，即變成支配產業的所謂財政資本，(Financial capital)且組織了國際的大企業聯合，在它的霸權之下，獨占世界的市場與原料。其結果，在經濟界原爲生產力發展推進力的自由競爭歸於消滅，而技術上的新發明，也爲了想增高出品價格的獨占團體之利益，保守絕對的祕密，在暗地裏湮沒下去了。如此，資本主義可說已過了進步與發達的時代，如今却入於退步與停滯的時代；不過由自由競爭到獨占企業之這種推移，在把無政府狀態的產業界組織化了的一點上看，很可以說有由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的

意味。於此，在資本主義胎內的這個社會主義要素之成長，使資本主義自身內部的矛盾益形增大，且使各獨占團體相互間乃至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愈加激烈；最後就不得不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機遇，而自行狂奔到破滅的絕路。

現在若根據列寧所著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一書，而探求在世界大戰勃發之前夜的列強帝國主義政策之經濟的根柢，便不難明白地瞭解其間的形勢了。

他在這一本書中的每一章，指出現代世界經濟界的如下的三大特徵。即（一）資本之輸出，（二）在列強間分割世界之完了，（三）由國際的獨占團體重行分配世界之開始；此等現象結合起來，便成爲必然地發生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原因。

資本之輸出，乃是爲財政資本所支配的資本主義最近階段之典型的現象；它如今已超過貨物之輸出而在着着增大。例如就可爲資本主義代表國家的英吉利來說，它的海外投資，在自一八六二

年至一九一四年的約半世紀間，已增至三十三倍之多；其他如法蘭西，德意志以及北美合衆國，也無一不表示相類的在外資本之增加。這樣的資本輸出，雖在完全野蠻的地方，也可以找出它的投資市場來，故與貨物輸出之情形大異。例如法蘭西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建鐵路，造礮臺，就得在那裏輸出大量的資本。故資本的輸出，不受如貨物輸出的制限，財政資本侵略政策之所以比產業資本侵略政策爲更狂暴其理由在此。

爲表示資本主義列強如何迅速的進行世界之分割，列甯曾引用如下的一表：

(以各地面積作爲一〇〇，表示屬於殖民列強的領土之比例。)

陸地名	1876年	1900年	增 減
<u>阿非利加</u>	10.8%	90.4%	增79.6%
<u>波里內西亞</u> (Polynesia)	56.8%	98.9%	增42.1%
<u>亞細亞</u>	51.5%	56.5%	增 5.1%

<u>澳大利亞</u>	100.0%	100.0%	—
<u>阿美利加</u>	27.5%	27.2%	減 0.3%

由右表可見世界殖民政策之發展，如今已把地面上一切未開化地方及弱小國家都隸屬於歐美列強之下；即如阿非利加，玻里內西亞的蠻地，也已沒有一片土不被占領的了。

但在這裏，新的世界之再分配，是必然的而且不可避的。這有二個理由：(一)列強財政資本要求更無限制的投資區域；(二)巨大的國際獨占團體，企圖壟斷全世界的市場與原料。例如英法德等的銀行團，連對於如俄羅斯一流的強國，也要擴張它們的投資範圍；南俄的主要工業地域，在戰前全是英法德的財政資本之經濟的殖民地。又如美德的電氣托辣司，結成協定各占一半的世界市場；而美國的石油新狄凱，幾欲獨占全世界的油田。如此獨占的資本主義自要必然的達到資本主義列強間之世界帝國主義政策，即如建設大英世界帝國，德意志世界帝國等之夢想了。

爲此，各國的資產階級，常要鼓吹勞動者的愛國心，煽動國民的反感與人種的憎惡，以便拉攏他們入自己的圈套，好役使無產階級做鬥爭的工具。然實際上除國民的資本家團體之利害衝突以外；並無國民的反感，而人種的憎惡也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反映。祇有無產階級之國際的團結，才足爲防止可怖的帝國主義戰爭慘禍之惟一力量。

我們在上章已知第二國際之一使命，爲非戰運動的宣傳。當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巴爾幹所發生的暗澹的戰雲一經彌蔓到全歐洲的時候，國際社會黨本部會立刻起來作反對戰爭之國際的大示威運動。各國的社會黨及工會也皆翕然響應，在大戰勃發之前一星期內，歐洲全土所行此種的集會，忽然多至數百。

然而戰爭快要實現，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許多指導者，忽然改變態度。在他們中間，雖也有人提唱舉行總同盟罷工，務必反對開戰者；然而口舌猶未乾，便即開始爲祖國防衛與敵人惡虐的宣傳



了。

這一不可思議的事實，又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呢？主張勞動者運動國際化的馬克思學說，是否在此來了一個破綻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甯，對這事實，也是當作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必然的一種現象，而公然認識它的。

這是在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國家寄生狀態中，可以看出原因來。我們已知財政資本是由銀行向社會各階級所搜集的零星貯金之蓄積；也已見到大量的財政資本輸出，投在他國的領土及殖民地之事業中。於是凡屬此等資本輸出國一切階級之人，多少有一點外國公債以及殖民地投資公司的股票，可以獲得利息，故他們可以說是寄生在資本輸入國民的勞動上面的。這種帝國主義之寄生的傾向，在上層勞動階級——即稱為勞動貴族的熟練職工及農民中間，也逐漸侵入過來。他們即用若干的儲蓄，購求外國公債，希望由此可以獲得較多的利益。為這種小資產階級

思想所感染的勞動者，固早已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業經失去無產階級的意識，反而從資產階級國家之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中，看出共通的利益。第二國際之機會主義的指導者，所以一聽到政府宣戰的布告，同時即變成愛國主義的喇叭手，社會主義的背叛者，其理由即在於此；可是這個決不成爲能否定真正無產階級運動之國際性質的證據。

世界大戰，終於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以塞爾維亞青年暗殺奧國皇儲爲機，而勃發了。德意志幫助奧國，攻擊塞爾維亞，其目的在乎顛覆在塞爾維亞背後的俄羅斯之帝國主義勢力，以便一舉而掌握巴爾幹的霸權。在俄羅斯一方面，也認此爲貫徹多年野心的好機會，特與正在窺伺報復普法戰爭之際的法國結合而對抗德國。其次在近年來爲德意志國勢發展，正慮搖動自己海上霸權的英吉利，也藉口於擁護比利時的中立，宣告參戰；它的同盟國日本也正謀奪取在東洋的德國殖民地，所以也

起而援助英吉利。至翌年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加入德奧同盟軍，意大利加入英法俄聯合軍，再有保加利亞也起而站在同盟方面。至一九一六年，自開戰後屢次壓迫四周列國的同盟軍，也因困於長期的戰局，而開始表現苦戰的形勢。隨後希臘及羅馬尼亞又參加了聯合軍，遂使德意志確定最後的決心，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宣言同盟國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然而這却侵害了惟一站在中立地位而正占漁翁之利的北美合衆國的利益，所以美國也就布告了對德宣戰。

其他蒙鐵尼格羅，葡萄牙中國等諸國，也都加入聯合軍。如這遍於世界各地，橫互地球兩半古所未有的大戰爭，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國際紐帶未爲俄羅斯革命所打斷以前，還是無限擴大，且不知何時才得了結。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之經過，要在這裏詳細記載，到底是不可能的事情。試看世界十六萬萬的人類，是如何的爲了僅少的列強財閥

間的勢力爭奪，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慘害？幾千萬人命，是如何的爲了可怖的殺人鬼的貪婪，成爲戰亂的犧牲？又莫大的生產力，是如何的專爲破壞而消費；有爲的全時代，是如何的爲了毒氣，坦克，及其他空中水底的最新式武器所亡滅；科學的發明，是如何的被惡用？資本主義文明是如何的蘊藏着野蠻性？我們要是回顧這四年間所經驗的記憶，可以獲得最深切的教訓。這實在不是平常軍隊與軍隊的戰爭，而是資本主義自身血淋淋的生存鬥爭。如今資本主義不作此種慘澹的鬥爭就再也不得繼續生存的這一事實，即爲如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表示資本主義的歷史的使命業已告終，單想繼續存在，早已不過是違反歷史進化的不自然的努力罷了。

雖是靠所謂產業動員的效果，在大戰前半期間曾表現所向無敵的大威勢的德意志，也得不到最後的勝利；以後聯合國雖也模仿德意志公布產業動員令，也並不能與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而大戰

依然繼續。然爲產業動員結果的國家集產主義，實有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自滅與生產向社會化的傾向之作用；故當作這一回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能以結束此戰爭的，實只有新興無產階級之社會的抬頭，除此以外，其他交戰列強中任何一國皆不得有份。

這樣，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終於爆發。大戰真正的勝利者，却出於意外，是由最大的戰敗國俄羅斯的地下，高揭赤旗而出現的。

世界大戰，把全世界的社會生活陷於極度的混亂；其中尤以俄羅斯爲處於最最難堪的狀態。在開戰當時軍勢大振，猛烈地侵入德奧國境的俄羅斯軍，不久忽然形勢一變，却連戰連敗，潰走內地。加以交通不便，勞動者缺乏，差不多連兵糧及軍需品的供給都斷絕了；到了一九一七年，許多兵士還只得穿夏衣挨過飢寒的嚴冬。一般國民的狀態，自然更不待言。民衆對於專制政府的不滿，跟着沸騰的物價同高；不安的空氣，已經籠罩在地上。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遂有三十萬的彼得格拉勞動者，舉行對政府抗議的罷工。至三月，各地蜂起要求釋放國事犯的示威運動，已帶暴動的形勢。三日，俄都宣布戒嚴令。七日，彼得格拉勞動者的總同盟罷工發生，政府派去鎮壓的哥薩克兵，却同情於罷工勞動者。三月十一日的星期日，就有無其數的大羣衆擠滿彼得格拉的全市街。警官隊雖向民衆亂射機關槍，但兵士們却倒轉槍頭來打指揮官，投入到民衆運動中。至十二日，勞動者與兵士的代表會議“蘇維埃”(Soviet)成立，暴動愈有組織，全市的要區幾全爲他們所占領。當夜開蘇維埃第一次大會，遂發表要求民主政治的宣言。至十五日沙皇即行退位，且組織起臨時政府來。

可是這個代專制政府而起的臨時政府，並不是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之政府，而是代表在沙皇治下所選舉的國會的資產階級之政府。因此，新的共和政府，雖然行使根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幾種政治改革，但實際方面的綱領，沒有一項是真

能滿足民衆的要求的。於是蘇維埃就起猛烈的反對運動，強迫政府要保證麵包與平和。

三月革命以後，一向亡命在國外的俄羅斯革命家，陸續從世界各地回到本國。尤其是如列寧，杜洛茲基(Trotsky)及其他重要份子的歸國，使在蘇維埃的布爾塞維克勢力爲之急劇增大，他們盛唱無併吞，無賠償而且即刻的平和，益向政府肉迫。七月十七日革命的大示威運動，就爲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權最初的大進攻；可是這一次的運動失敗了，而由以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Kerensky)爲首的資產階級急進派組織新內閣，布爾塞維克不得不暫受挫折。

然在十一月革命發生以前的幾多小波瀾，實爲表示布爾塞維克勢力復活與增大的過程。爲布爾塞維克綱領的四種主張，即（一）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二）土地無代價的分配給農民，（三）工業社會化，由工會管理，及（四）即時停止戰爭，訂結無條件的和平，又是最能合適地代表勞動者，兵士，

農民——即一切無產大眾的要求的。

這樣，布爾塞維克早已得了自信。他們預定以十一月七日為奪取政權日，且由此進行一切的準備。行動從十一月四日起就開始。示威運動變成暴動，且更進而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及赤衛軍。全部的車站，銀行，電報局，電話局，郵政局等等機關，忽然都落在革命軍手中。克倫斯基政府對於布爾塞維克是採取強硬的鎮壓政策的，六日發布軍隊召集令；但布爾塞維克的宣傳隊，擁在向冬宮集合的路上，竟說服了兵士們，成了革命軍的朋友。

布爾塞維克革命，如今差不多已不見何等的流血，而收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這樣，十一月七日到了。這一日為克倫斯基政府所在地的冬宮，就被民衆所包圍，站在革命軍方面的軍艦亞羅拉號的大砲，轟鳴全市。當晚，赤衛軍遂占領冬宮，克倫斯基‘僅以身免’。權力完全歸於軍事革命委員會之手了。

到了第二日——八日，便即選任以列甯為議



長的人民委員評議會，發表即日對交戰各國休戰的宣言，同時又公布產業管理法與土地法，以實行對勞動者及農民所允許的約束。

到一九一八年一日，舉行革命前所規定的憲法會議，蘇維埃執行委員長斯維特洛夫在開會劈頭，即朗讀他那有名的“被搾取勞動者之權利宣言”，求會議的同意。這一宣言。與以後七月在全俄蘇維埃大會所判定的“蘇維埃憲法”同為勞農俄國的根本法；其要旨除前述布爾塞維克的四大綱領以外，更宣言銀行國有，一般義務勞動制，勞動階級武裝，祕密外交廢止，外債取消等；并要求憲法會議對無產階級獨裁的完全降服。然而議會不答應，當被永久解散。

由巴黎公社開始在歷史上印一跡象的無產階級專政，如今就這般地在俄羅斯地上樹立起來了。蘇維埃憲法，曾如此宣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根本目的，是為廢止人對人的搾取，為實現無階級差別無專制狀態的社會

主義，由現在過渡期的見地，用有力的全俄蘇維埃權力的形式，以確立都市無產階級及最貧農民的獨裁政治。”

但這個蘇維埃權力是如何構成的呢？這是以全俄蘇維埃大會，爲共和國最高權的主體。所謂蘇維埃，是一種專由產業別單位所選舉的生產者的代表機關，和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由地域別單位所選舉的代表機關相反。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是對於滿十八歲的男女，而直接或間接從事社會生產勞動的一切勞動者，雖以收得利潤爲目的但不雇用他人的農民及蘇維埃的陸海軍兵士，不問宗教，民族，出生國如何，一律平等地給與的。反之，不靠自己勞動是有收入的人，即用資本的利息者，爲得利潤而雇用他人者，以及商人，僧侶等——一切屬於寄生階級的人，皆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由如上所述選舉法所成立的各工業都市及農村之蘇維埃，選出代表，組織全俄蘇維埃大會；其他尚有州，省，郡等的地方大會，各保有在當地方

的部分的最高權；在農村，則由此等地方大會，選舉全俄大會的代表。

全俄大會，每年召集二次以上，選舉不下於二百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一執行委員會，爲大會閉會期間的共和國最高機關，由它選任人民委員，管理一般行政。人民委員評議會，相當於他國的內閣，由議長以下十八名各專任部門的委員長成立的。

故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才是爲無產階級最徹底的民權主義；它與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不同的地方，在後者要掩飾當作資產階級獨裁政治的這種階級的性質，而故意裝成全體的民權主義的面孔；在前者則自己承認爲階級的民權主義之制限的性質，而欲在這上面開始到達真正無階級的民主社會之目的。

再說布爾塞維克一經獲得俄羅斯的政權，立刻進行它的和平運動，十一月二十日用無線電向交戰各國勸告一般的講和。等聯合國答以反對俄

羅斯單獨講和，他們就更公布舊俄政府與聯合國所訂一切祕密條約及外交文書，聲明把此等違反多數民衆利益的條項，悉予廢棄。如此，在十二月七日。成立了德奧軍與俄軍的休戰條約，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已在蒲萊斯脫里特維斯克開始俄德講和談判了。

貪婪無厭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的強盜要求，雖然激起了獲得革命勝利的勞農俄羅斯民衆的極度憤慨，但當時的俄羅斯對於德意志的侵略，連僅僅防衛的力量都不足。俄羅斯爲要鞏固對內組織，獲得對外抵抗力，最先比無論什麼都要緊的實爲休息時間。所以列甯曾說“我們爲維繫俄國革命的生命，不能不忍受這個對帝國主義屈辱的和約；不久西方諸國的革命運動必來援助我們，但在此日未到之前，我們只得暫待時機”的話，以和緩杜洛斯基及其他主戰論者的氣餒，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遂在蒲萊斯脫和約上調了印。——譯者按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失地面積達一百另二萬四千平方

基羅米突，失人口達六千餘萬。

列甯的這個預言，果然中了。爲俄羅斯革命所刺激而受極大衝動的各國無產階級，便不絕地起作要求和平的大運動。蒲萊斯脫講和條件一經公布，德意志全國皆有社會主義黨反抗條約的大示威運動；在議會中討論時，尙且不絕地喊出和平與德皇退位的要求。軍隊要求復員，工人屢次罷工。政府雖使謝台曼 (Scheidemaun) 等多數派社會黨員入閣，冀有以緩和形勢，但結果只有促進左翼社會主義者斯巴達卡斯的猛烈的革命運動。故在距俄羅斯十一月革命之後恰好一年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意志的革命，遂告勃發，基羅軍港的水兵叛亂，任何軍艦皆懸赤旗。叛亂蔓延到全國，在前綫的兵士也不絕地自由歸來。在柏林，已有蘇維埃組織，革命的進路早成爲彰明較著的了。

忽然那時事態急變。十一月九日午後，在柏林市街中，有無數的汽車疾駛，散發報道德皇退位與社會黨內閣任命，以及宣言“不流血的革命”已完

成的傳單。德意志資產階級的財產，爲此得僥倖獲救。被謳頌爲第二拿破崙，不世出的英雄，自驕爲“朕卽國家”的威廉第二，如今已退位而逃；新的社會主義叛徒埃倍爾（Ebert），謝台曼之徒，便被雇用爲資產階級財產的守衛兵。他們排斥無產階級的獨裁，宣言民主共和制的設立。

斯巴達卡斯團尚在繼續必死的奮鬥。布爾塞維主義的大宣傳，流血的大示威運動，仍在陸續舉行。他們當時所信賴者，爲獨立社會黨的向背如何；但一九一九年一月最後的大決戰，只有斯巴達卡斯團孤軍獨戰，終於一敗塗地；他們的首領李布克內西與盧克森堡，遂爲卑劣的革命叛徒所犧牲。

在奧地利，也有和德意志相彷彿的事變。自一九一八年一月要求和平的大罷工在維也納勃發以來，暴動在各處每日不斷。布爾塞維主義的宣傳與國內異民族的獨立運動，把整個社會的秩序破壞了。到了十月與柏林的交通斷絕，但革命的進行却

與德意志相呼應，奧皇退位，亡命至瑞士；多數社會黨的民主政府也告成立。

只有匈牙利的革命，與德奧的稍有不同。一九一七年入秋以後，戰敗的奧匈國，已經崩潰；在匈牙利即成立了以獨立主義者卡羅里爲大總統的共和政府；然因培拉·恐一派共產主義者的布爾塞維主義之宣傳，至一九一八年末，這卡羅里政府的基礎，也幾乎被崩壞了。

恰巧一九一九年三月，聯合國設定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國境；決定要占領匈牙利的一部分。卡羅里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辭職，將政權讓渡給共產黨；且發聲明說：“聯合國造成難堪的經濟狀態，必然的使匈牙利走到布爾塞維主義。”

布達佩斯的蘇維埃，由是繼承政權，組織勞動者兵士及農民的獨裁政府。外長培拉·恐早向國際無產階級的指導者列寧致意，列寧的對匈牙利革命的祝辭與握手也到了。產業國有，地方蘇維埃選舉，分配由國家管理等命令，被公布；赤衛軍也

告成立。

然而匈牙利的勞農革命，一方面慶誕生，一面即不能不受聯合國的封鎖與激烈的包圍攻擊。聯合軍的密使潛入了布達佩斯，奔走於軟派社會主義者與工會指導者的誘惑與煽動。七月三十日，培拉·恐雖發表“告世界無產階級”的悲壯的檄文，但形勢已不容恢復了。世界帝國主義的魔手，這樣就把生後尚不滿半歲的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幼兒，生生地逼殺了。八月上旬，培拉·恐辭職，重行回到俄羅斯；匈牙利就此被‘白色恐怖’的鐵蹄所蹂躪。

這樣，中歐的無產階級革命，雖全歸於失敗；然他方開戰至四年三個月之久，威脅世界全人類生活的大帝國主義戰爭也算告了結束，自一九一九年一月起，凡爾塞的講和會議居然開幕了。參與這個會議派有政府正式代表的國家，實在達於二十七國之多。在這會議上所議及的問題，不僅為關於世界大戰講和的條件問題，而且更涉及關於



今後永遠世界之國際的平和與階級鬥爭的防止問題，故確爲歷史上空前的大會議。

講和條約的全文，共有龐大的數大冊，計由（一）國際聯盟規約，（二）國際勞動法制，及（三）賠償條件等三部分而成的。

當作凡爾塞和議之理論的指導者，親渡大西洋而來救濟歐羅巴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Wilson）原爲學者出身的政治家，抱人道主義的平和思想，也算得當代一個理想家。從美國參戰以後，他屢發公告，陳說對於世界和平的理想；尤其是那所謂“十四條”，是他自認爲世界救主，立於民主外交與國際正義之上，闡明他所草擬新的和平條件者，很能獲得深受戰禍的各國民衆的期許。但就在這裏，我們也可看到在人類史上這種最偉大的資產階級理想家的活動，只能在與當時的經濟支配者之利害可以一致的限度內，才有可能，才得是認；一旦到了對利益沒有什麼用處的時候，就得把昨日還是竭力擁護的大理想，今日便如敝屣般放棄，蹂躪

了。

原來歐羅巴的聯合各國，對美國共負了美金二百萬萬元的債。戰後聯合各國果有償還這筆債款的能力與否，在美國的資本家看來，實為非凡重大的問題；所以他們所最切急希望的，是歐洲交戰各國，能把由大戰所受經濟的損害，趕早恢復，使產業發達的可能得有保證的那種國際和平。故威爾遜的親自出馬，並非真爲了什麼人道，什麼正義，而是有美國財政資本家團體的經濟利益爲背景的。可是他所懷抱的大理想的破綻，還在他的船未到歐羅巴以前即露出來了。原來在他十四條中有所謂“海洋自由航行權”的一項主張，但這是要侵犯占世界海上霸權的英吉利之利益的，所以他爲讓步起見，不能不在大西洋的船上用無線電報趕快聲明。到了他登上歐洲大陸，講和預備會議快開幕了，於是破綻也更陸續發露。即如十四條中的另一項所謂“外交公開”的理想，已在開會當初馬上埋葬下去；因爲所謂會議，實際乃在最狡猾的代

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英吉利首相勞特喬治指導之下，用絕對的祕密外交進行的。

至於這個在凡爾塞所開的戰勝各國的和平會議，是如何的發揮當作“強盜晚餐會”的真面目，又如何醜惡的爭奪戰利品，可惜爲了有祕密黑幕的遮蔽，我們竟不獲充分了解。

但要之所謂議和條約是由英美法意日這五大強國——有時還只爲英美法三國——所組成的最高會議先決定了，然後在一個六月間所開的形式會議席上，求得其他弱小國家的同意。至對於爲講和對象的同盟諸國，那完全是當作強制的命令，提出已定的賠償條件，而用武力要求調印的。

此等講和條件，對於戰敗國是如何的不公正，離威爾遜小資產階級的高遠理想是如何的遼遠，甯是當然的事。受戰爭損失最大的法蘭西之愛國資本家，如今要維持它的資本主義所能希望的方法，就只有榨盡德意志的血汗，只有奪還阿爾薩斯勞倫，只有割取柴爾，魯爾，萊因諸地方的一切礦

區及工業地域。英吉利的資產階級，則希望分割德意志所有的殖民地，以增強它的世界霸權。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者，在打敗奧地利之後，愈要磨礪貧婪的爪牙。至於美國的財政資本家，不過巧妙地貪棄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如今想把歐羅巴所新成立的弱小獨立國，爲它的財政資本圈所籠絡而已。所以一看到國際聯盟終究成了英吉利的囊中物，並不能產生美國資本家所期待的利益，它就不惜反臉，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不批准凡爾塞條約，使威爾遜變成啞子吃黃蓮，只好自己悶死。

世界和平的幻影，如此必然地消失。世界資本主義如今雖從四年戰亂的血巷中，僥倖殘存，然已是個廢人了；若要恢復這個受傷的資本主義組織，除非再來一度可怖的世界戰爭。那圖謀資本主義列強間平和的協調之國際聯盟，它的理想與它的實際上的破綻，實不過表示這個資本主義臨終的苦悶而已。

戰勝國的資本主義，既已不能從這次把戲中

出頭，所以它的勝利，畢竟也不免爲架空的勝利。世界資本主義既已不能完全復活它的經濟組織，與恢復僅足以扶養全社會的生產力，自不得不在新的較有力的社會組織之前低頭屈服。我們已知俄羅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爲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故只有新興階級的新的社會組織，才能代這個正趨沒落途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而起，以挽救人類的滅亡，以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慘禍。這一時期的到來，原是由和資本主義繼奴隸與封建制度的破滅而興的同一歷史進化法則所得證明的。

然妄冀逆轉歷史車輪的反動勢力之活動，是無論那一時代必然隨伴着的。在一百年前爲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與列強專制主義的爭鬥，如今便變爲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與專制列強帝國主義的爭鬥而再現。神聖同盟的沒落與自由主義的確立既爲歷史的必然，則同一歷史的進路，一定能走到蘇聯對世界資本主義勝利的目標的。故雖是慘殺匈牙利勞農革命的列強資產階級政府，終也不能

打倒俄羅斯之無產階級國家。在他們支持之下，擁有莫大金錢與精銳武器的反革命軍，或從俄國四周，或由俄國內地，雖相繼竄起；在一九一九年，哥却克，但尼金，烏拉給，綏米拿夫等雖曾占有俄國版圖約四分之三；捷克斯洛伐克，在日美保護之下，從西伯利亞進攻莫斯科；波蘭也當作英法的先鋒，從西方威脅勞農俄國；還有鑛山與鐵道被破壞，森林被燒光；最有力量的勞動階級，有多數在戰場被殺戮；加以正在經濟封鎖之中，復遇着空前的大飢饉；然而蘇維埃俄羅斯返是屹然存在。

這一個被人輕視惡待的勞動者共和國，到底成爲難以移動的歷史的事實而存在着。如今雖以世界帝國主義偉大的武力，也無法使之屈服；它固已有了成爲這樣強固國家的證據。一九二〇年，它先把國內的白衛軍掃蕩以盡；一九二一年，它連國外的敵人也排除以盡了。勞農俄羅斯，由是得以着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

在這裏，便有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生了出來。在

這裏。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開始在作社會的實驗。但這可不是少數人爲要實驗一種學說，而實行革命；只有社會進化的法則，才是轉動這個歷史的車輪，才是產生這個蘇維埃聯邦而且助成它的發展的偉大力量。社會主義俄羅斯之不可思議的底力潛藏在此。要想逆轉歷史的進路之資本主義列強，雖用盡所有金力與武力，而終於不得戰勝蘇俄之所以，也根據於此。

## 第十章

### 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主義

戰後的世界遇着一個難以避免的崩潰之危機，已如上述。自凡爾塞會議以來，繼續在各地所開的種種國際會議，論其要旨，實不外為資本主義列強對於這個正在崩壞的世界經濟組織，想討論一些如何維持如何復興的花樣罷了。

然資本主義的世界，如今果將崩潰到一個什麼程度呢？要答復這個問題，當先自診察一下它的病狀着手。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從人類社會中奪去了最能從事生產的人口一千零五十萬。若再加上大批負傷的人數，假定成年男子每年的生產價值爲每人一千元，將此等人的要素上的全部損失來計算一下，那麼我們實在每年要受一百六十億萬元的損失。倘然更把人口死亡率的增加與生產率的減少一併計算的話，則此等損失之爲永久的重荷要我們子子孫孫繼續負擔的事情，也可明白了。

又若計算由大戰直接的軍費及因戰爭而致財產破壞，生產減殺等一切損失，則其總額實有七千四十億萬元之多。這點金額，便和交戰各國的國富三分之一相等，和他們全部收入的四個年分相當。

爲彌補這樣可驚的財政上的破綻，就不能不負莫大的債的事情，無論在個人資本家的破產狀態上，或在資本主義的大帝國的同樣情形上，都無何等差異。戰後各國的國債，竟達於二千億萬元的

空前的巨額；每年的利息就須一百億萬元；但這每年一百億萬元的負擔，却是全部要勞動階級償還的。

再就各個國家來看：先說戰敗的德意志，它在戰前優良的產業，已經全部沒落；每年還須付出二十億馬克的賠償。至於奧匈，把全國分成許多小獨立國，這樣連國家的體制都喪失了，其他更不待言。

然在戰勝國方面，形勢也是一樣的不佳。試看受戰爭損失最大的法蘭西，它的國債比戰前多十倍，紙幣發行數多七倍，又因德意志的賠償金不能取得，每年還要缺少五十億法郎的歲入。所以法蘭西之對德意志採取苛酷無比的態度，甚至破棄了與英美的協調，欲以武力得賠償金支付的保證；又它之憎惡那聲明取消國債，蹂躪外資既得權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比任何哪一國都要來得厲害，正不能說是無理吧。

英吉利比較法蘭西，雖還要餘裕一點，然而它

的負債也超過八十億鎊，英貨的匯價跌至二成以上。

利用歐戰而得漁人之利者，就有美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日本在戰時中，由債務國一躍而為債權國，且表現急速得可驚的經濟發展；至於美國，如今更壓倒了為產業上貿易上競爭國的德意志與英吉利，而完全成為世界的經濟霸王。

然而世界經濟的紐帶，是不容許一端窮乏破產，而他端獨立豐富與繁榮的，特如美國雖擁有對歐羅巴二百億美金的大債權；但歐羅巴的資本主義能完這個債務與否，便要直接影響於美國的經濟生命。

果然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恐慌的波濤，即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先從富厚的美國發端，三月推盪到日本，四月影響到英吉利，法蘭西及其他歐羅巴諸國；漸次波及到世界的一切國家與各殖民地。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就至於不得不竭盡所有智慧，組合所有力量，來救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滅亡。

一九二一——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實爲這個狂亂的努力之量初表現。資本主義的臨終愈迫近，帝國主義的狂暴性也愈顯著，第二回世界戰爭風雲之濃密，自是必然的現象；而此戰爭之爲不可避免的世界資本主義破滅的朕兆，雖在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各國資產階級之代表看來，也是十分明白的事情。列強間軍備限制的協定得以在華盛頓會議中有個決定，卽足爲此間消息的表示。

但僅僅消極的防止那足爲破滅動機的戰爭，並不能挽救正趨沒落的資本主義。因此他們更來講究積極的復興策略。據國際財政團體會議的結果，以爲如沒有德意志產業的復活與俄羅斯經濟的協力，到底是不能復興世界資本主義的。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就根據這個決定，召集日內瓦的國際會議，當有德俄二國的代表參加。可是這一回，美國却拒絕參加了。它的理由是：如果這回貿然到會，萬一被他們要求減少點國債，不是糟了嗎？因此，美國的借款真絲毫不肯緩和的話，那麼祇好對

不起德意志了。尤其是法國，即使能從德國取得賠償，但這一點款子連付美國的利息還不足，所以在法國便存了要求恢復俄國舊債權的欲望。但雖經英國怎樣講究妥協的方術，而俄羅斯的代表絕對不肯承認沙皇舊借款為有效。所以日內瓦會議一開始便無結果。

以後雖經歷次在海牙，在倫敦在巴黎，又在倫敦等各國都市，開歐羅巴的復興會議，但結局還不是一樣無辦法！

但當世界資本主義之復興如此困難，即資本主義只有自滅，別無他路可走，經如此努力，費如許時日，而為世界列強的大政治家所證明的時候，那俄羅斯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建設。果然是如何的在進行呢？

俄羅斯之經濟的荒蕪，我們固知道要比其他任何一國都來得厲害，但是俄羅斯經濟的復興，却比其他任何一國為着實，為有效。

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後最初的三年間，

爲要防禦國內及國外的敵人，爲要擁護革命，所以只能專心在這方面努力，尙沒有工夫能以着手建設的事業。等到了一九二一年之春，此等反革命軍漸被掃清，許久被白禍蹂躪的西伯利亞的資源，巴克的油田與唐恩的礦山，還有富於棉花，穀物及其他農產物的烏克蘭那，土耳其斯坦等地，也完全恢復過來。列強的封鎖已和緩不少，與英吉利的通商條約也成立了，於是蘇維埃俄羅斯的經濟生活，才開始得見復活的曙光。

然而也正在這時候，可怖的旱魃與大飢饉的天災，降臨下來。全耕地三分之一與住在那些地方的二千五百萬農民，爲飢餓所困，每日有無數的人命，要因此損失。這實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大戰以來數年間受極度破壞的俄羅斯生產，實也沒有拯救這些趨於死滅的同胞生命之能力。不唯如此，世界帝國主義趁此益發磨礪其貪婪的爪牙，虎視眈眈地從四周窺伺他們的弱點。

就在這樣困難之中，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鼓起

必死的勇氣，毅然着手於經濟復興的大事。在全世界勞動階級熱烈的同情與援助之下，他們先注全力來恢復得以救濟瀕於飢餓的兄弟們的農業生產。

由此，所謂新經濟政策就實行了。這是為對於尚殘存不少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地方農民為從國外輸入目前所急需的農具的方便，所無從免避的經濟政策。

至一九二二年，飢饉也漸被征服，農業生產力差不多增加到戰前百分之七十。至一九二三年，更獲好成績，農業生產物除供給國內的需要外，尚有每年可以輸出二億羅布的能力。如果為共產黨綱領的農業電氣化大計劃逐漸實現起來，那麼俄羅斯就得凌駕美國而為世界第一大農產國；當德意志及英吉利的無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時候，他們就可安心從事於政治的及經濟的鬥爭，不愁沒有食糧的供給了。

在產業方面，他們的努力更多。他們在建立社

會主義經濟組織之前，必須先把俄羅斯落後的產業制度達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他們爲要達此目的，必須從產業進步的外國輸入資本與機械；但此等國家如今尙在資產階級支配之下，所以俄羅斯的外交關係，在它的經濟建設事業上，便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在日內瓦及海牙兩次國際會議席上，俄羅斯就運用巧妙的外交政策而大見成功；資本主義各國對俄的共同作戰固然瓦解，如今却使他們單獨地或者承認俄羅斯，或者初結通商條約。在俄羅斯國內的產業政策也着着收效，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工程就逐漸告竣了。直接從事此等事業的工會員數，在革命後的一九一八年雖不過二百四十萬人；但至一九二一年已一躍而有八百五十萬人。其後因新經濟政策的結果，解除了戰時共產制時代的強制加入工會，故在一九二四年時，減少爲六百萬人；然全產業生產力的復活，益見發達，當時已恢復到戰前百分之五十了。



俄羅斯是一個協同生產的勞動者共和國，故有“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大原則。它的工會會員即爲它的產業勞動軍的兵士。他們早已不是財閥寡頭政治下面被榨取的工資奴隸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上，自行解放的勞動者，才是蘇維埃俄羅斯的支配者。勞農政府即爲俄羅斯勞動軍的總司令部，最高經濟評議會則是他的參謀本部。利用最科學的經營與一切組織的方法，使俄羅斯的經濟復興得以迅速收效；這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復興會議依然逃不出一個“空談無補”者，正表示一個極妙的對照。

這是什麼理由？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家並不是低能者，無產階級國家的執行委員也不見得都是非凡的天才。這只因爲資本主義實已完了它的歷史的使命，資產階級已是自趨滅亡的階級；而這個世界是要讓在歷史發展階段上的新興階級來從事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罷了。

世界資本主義之慢性的大恐慌，生出更多的

失業者，智識階級中間階級的落伍者不絕地投到無產階級的陣營來。這樣，無產階級的新興勢力益發增大，益發充實；同時資產階級的勢力便益發衰頹，益發混亂。根據國際勞動法制規定的勞動會議，正在年年製造勞資協調空文規約的時，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第三國際，已在萬國無產階級之間鞏固了基礎。這個第三國際，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由俄羅斯及德意志兩國共產黨的努力，在莫斯科成立的，以後每年開一次大會，糾合了世界各國的戰鬥的勞動階級，以與背叛的第二國際對抗，而成為名實相符的國際無產階級黨。如今第二國際的勢力雖覺尚未可侮，然它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正猶無政府主義者的空想的獨善的思想在階級鬥爭的現實經驗面前消影滅迹一般，也將不久離開無產階級運動的陣營而葬沒下去了。

這樣，愈趨擴大的世界階級戰的風雲，正與愈趨迫切的帝國主義國際戰的閃光，共同組成了這一混沌的轉換期的現狀。

一九一七年以來，一時曾達於滿潮而終歸低落的中歐革命的餘波，其後雖在英吉利的三角同盟罷工，巴黎的五一總同盟罷工，或在美國的煤礦工及鋼鐵罷工，意大利的工場占領，以及其他各國幾多的大罷工中，屢次惹起重大的波瀾，但也更招致了加猛的反動勢力之逆襲的攻勢。在美國曾經行過那有名的“壓制過激派”，一時放逐了好幾千的革命家；在意大利，則更成立了法西斯蒂之國粹的武斷政治。

各國貪婪無厭的侵略主義，曾經勃發了愛爾蘭，埃及，印度，中國，朝鮮及土耳其的勇敢的民族主義的運動；這其中固有獲得某程度的成功者，也有從開始即被壓倒者，但結局皆具有轉換為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之傾向。

資本主義列強的國際協調主義，動輒破壞，如那法蘭西曾經不問如何亂暴，胆敢單獨占領魯爾。開過二回的洛迦羅會議，尙未能解決多年懸案的近東問題；在遠東，則有日美二大帝國，向着中國

作露骨的脫視。

在爲過重的賠償負擔而呻吟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已經衰落，無力的中間黨派僅能在共產國權兩翼勢力均衡之下，苟延殘喘，而每當左右兩秤動搖的時候，終有復辟運動與勞農革命的危機進出。

在罕有的大震災中損失八十萬萬富力與十萬人命的日本的資產階級，正困於財政的破產，定出過激法案而襲擊無產階級時，在英吉利方面，却曾組織過世界最初的勞動黨內閣。然而由麥克唐納所代表的第二國際的改良政策，其不能有助於勞動者根本的解決，不僅英吉利的無產階級知道，即英吉利的資產階級還更能清楚地知道。

在開第十三回的所謂新倫敦會議時，雖因採用了所謂道威斯計畫，似乎通過了賠償問題的難關，然而這決不是歐羅巴復興的曙光，不過是美國銀行團的魔手捉住了德意志經濟的心臟罷了。

中國割據的英雄們正在以列強帝國主義爲背

景而投身於時代錯誤的內爭時，中國的新青年與勞動者，已與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接合在一起了。

要之世界的形勢已趨於混沌，但也不是怎樣茫無頭緒的混沌，而是逐漸地趨於兩大勢力——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動與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對峙。這一狀態的結局如何，似乎是誰也不能預斷吧？

然而我們——在此通觀人類全部的歷史，而理解社會進化必然法則的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的世界也正跟從同一歷史的法則而在進行着。

卡爾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敘述他那唯物的歷史觀時已經這樣地說過：

“在今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生的產業關係，是成就社會生產最後的敵對形態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所成長了的生產力，同時造成廢止這個敵對所必要的物質的條件。因此，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組織，是終結人類社會的前史的。”

實在，人類社會的前史如今正在告終。資本主義自身內在的矛盾，造成世界混沌的現狀；且正於其中萌芽着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不久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完成的時候，才得寫述世界人類史的本文。

那是無論是國際戰爭或是階級鬥爭皆將滅迹，而表現社會生活絕端調和的歷史。那是無階級無榨取的勞動生產共和國，一切人類得自由地各盡所能的社會之歷史。在那個社會裏，民族的差異與性的差別，將決不成爲侮蔑與反感的原因。科學的文明也將不復是人類間相互殺戮的手段，而是專用爲人類支配自然的工具。由此，可怕的傳染病也將要絕迹，地震與水旱的天災也得預防。社會的生產力不斷地進展，所有的人類皆可一律享受幸福的生活。而現在因貧困所生的種種悲慘與罪惡，我們也將如忘却太古半獸的野蠻人生活般而全不記憶了。要是在這樣未來的時代，人類的文化將赫然有如太陽的光輝，個性的榮華，也將燦然有如春

花的爛漫。

我們根據過去十六萬萬年間世界進化的形迹，當這人類前史行將結束的時候，來作如上關於未來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預想，敢信決不是夢囈。

請看明日的世界，竟是維個的天下？

補 編



## 緒 論

### 一 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的立場

我們現在來研究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運動，先當明白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的見地是什麼。如果這個見地不先確定，那麼即令我們如何通曉國際的事情，也只是知道而已，於實際行動上是不能有什麼效用的。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的見地，是萬不可分離了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內的任務來設想的。而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內的任務，就是在一切方面，破壞正在暴露破綻

的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然普羅列塔利亞特要實踐這個任務，便非先行獲得政治權力不可。故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直接的當面的國內任務，即在先行獲得政治權力。假使把這個直接的當面的任務忘了，徒然高唱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那便不能不說是空想了。

但一說到獲得政治權力，究竟如何獲得，就有種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是實施普通選舉，從普羅列塔利亞特中間選出多數議員，參加議會，靠多數黨的勢力以獲得政權。另一種意見，是由蘇維埃聯邦成立的經驗所產生的；蘇維埃聯邦之成立，不靠什麼議會主義，祇靠革命民衆的組織和他們前衛黨的領導。據現在實際經驗的證明，抱議會主義見地的社會主義之政黨，全然無能爲力。例如德國，一九一八年革命，打倒德皇威廉第二而由信奉議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內黨；但結果如何？他們不僅把竭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指導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運動的卡爾和羅塞都犧牲了，却還靦然

向資本家獻媚，願爲守衛他們的財產効勞。又如英國，在一九二三年成立的麥克唐納的勞動黨內閣也復如此；到如今，鮑爾特溫的保守黨內閣，居然公布工會撲滅法，開始對蘇維埃聯邦的露骨的挑戰。其他在瑞士，在瑞典，在奧地利，凡是抱有議會主義見地的，無一不暴露了它們的無能。反之，靠民衆組織而成立新國家的蘇維埃聯邦，却已穩穩地站立至十年之久，如今益發堅實地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路上走。

不過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內的任務，雖如上述；然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這個任務，決不是一個國家單獨的力量所能成就的。所以要這樣說者，是因當一國的布爾喬亞之支配地位受着危險的時候，雖是懷有敵意的他國的布爾喬亞也會立刻用大量的金錢與武力，向那在勝利道上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拚命打擊。“殷鑒不遠”，例如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奪得政權時，英法不必說，連遠至美國及日本，不都是大遣軍隊，企

圖撲滅嗎？更如最近我們中國，帝國主義者不是幫着軍閥們把革命的民衆運動壓迫下去嗎？

因此，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爲要在各本國獲得政權，也不可互相聯結，以與帝國主義者的共同壓迫相抗。俄國革命時，德法英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無不起來反對各本國布爾喬亞派的對俄出兵。一九二五年英國大罷工時，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特也無不熱烈應援。這些都是普羅列搭利亞特之國際聯合精神的表示。但這種精神不僅當危急存亡之秋才出現。如最近美國政府將薩可范底兩位工人，硬用強盜殺人的罪名誣加在他們身上而判處死刑時，各國的普羅列搭利亞特就大起反抗：他們或包圍在各本國駐在的美國大使館及領事館，或舉行大示威運動，或寄抗議文給美國官吏，以要求釋放這兩位無罪的工人。從這一件實例，把普羅列搭利亞特的國際精神，表現得何等確切強烈！“工人無國境”這句話，如今竟在事實上證明了。

要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的立場，是不能離開了獲得政權的這個國內的任務來設想的；反之要實踐這個國內的任務，也不能不同時與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聯合起來。

## 二 以世界戰爭爲轉機的國際情勢之發展

以上講普羅列塔利亞特應當從如何的見地考察國際問題；又當從如何的立場，把這種見地和實際聯結起來；而這件事在現代實爲特別重要。

因爲上述的見地，雖在數十年前已有人唱導過；但在那時候，所謂實踐的解決——即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獲得政權，尙未成爲現實的問題之故。勞動者階級之國際的團結，雖已存在——第一國際（國際勞動者協會，一八六五——一八七二）——，但所謂政權的獲得這件事，尙未成爲當面的問題，祇是準備做這件事，而以在各國建立民主的（自然是布爾喬亞的）政府，於以充實普羅列塔利亞特的

力量，爲直接的當面的任務。

又在一八八九年所創立的第二國際，也未脫這個準備的性質。當時實以啓蒙運動爲中心，所以如此者，因當時國際情勢，尙未至於以政治權力的問題爲問題之故。原來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慘敗後，歐洲布爾喬亞的政治地位漸趨穩定，資本主義即得向上發展。

但時代變了。在這樣趨於隆盛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它的內在的矛盾，漸漸地強大起來，竟足以威脅資本主義的存在。

新時代的特色在哪裏？

我們可以扼要地舉出下列三種：

第一： 在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的財政資本之支配，爲財政資本最重要業務的紙幣及有價證券之發行，爲帝國主義一個基礎的向原料生產地之資本輸出，爲財政資本支配結果之寡頭政治的萬能——如以上種種事情，皆暴露了獨占的資本主義之寄生蟲的性質，使人百倍地痛感到托辣斯及

新地開脫的壓迫，增強了勞動階級對資本主義根柢的反抗，遂把獲得政治權力一問題成爲現實之問題。

第二： 爲向殖民地及隸屬國家資本輸出，“勢力範圍”及領土擴張的結果之強大諸國間分割世界之完了，財政資本對全世界支配組織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少數“先進”國對於極大多數國民之殖民地的壓迫——如以上種種事情，一方面使個個國民經濟及民族的領土成爲不過是在世界經濟名下的一條鐵鎖的連環；他方面把地球上的住民分裂爲二大陣營：對多數的廣大殖民地及隸屬國家實行榨取壓迫之少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不能不作自求解放的反抗鬥爭之多數殖民地及隸屬國家。

第三： “勢力範圍”及殖民地之獨占的領有，各資本主義國家之不平均的發達（這是使得已經獲得領土的國家與想要獲得領土的國家之間，誘發對於世界地盤之醜惡的鬥爭的），爲恢復所失

去“勢力均等”唯一手段的帝國主義戰爭——如以上種種事情，足使第三戰線即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線之緊張趨於尖銳，於以削弱帝國主義之勢力，且容易促成第一戰線——普羅列塔利亞特戰線與第二戰線——殖民地解放運動之結合。

新時代的這種特色，實為使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政權獲得問題，如今當作全世界（不單是一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現實問題，而得被解決的客觀條件正在成熟之意味。

這一新時代——即帝國主義時代，又普羅列塔利亞特獲得政權時代，自二十世紀之初即漸漸地發展。這其間所逐漸增大的尖銳化的諸種矛盾，遂於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爭，見到了最初的大規模的爆發。這正是由於第三戰線即帝國主義戰線極度的尖銳化，而與第一戰線及第二戰線以進展的機會的。

但這時候，那個從一八八九年以來在各國熱心做啓蒙運動的第二國際這批人，又如何呢？他們



却與宣戰布告同時，即完全拋棄了第一戰線，竟當作第三戰線的一個機關，而供布爾喬亞派的驅使了。這時候能代表正確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國際的立場，而利用第三戰線的危機以謀第一戰線的勝利，且終於成功者，只有俄國革命黨。

這一場世界大戰長互四年，殺死千萬民衆，損傷二千萬人，最後所得的勝利，不是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是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政權獲得。

這一歷史的模範，立刻給與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以強烈的刺激。他們開始明白爲什麼會被送到戰場上，去做槍彈的犧牲。他們也開始覺得如今最切要的事，實莫過於在本國成就和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所已成就的事業。更有一般困於長期的戰爭而陷於飢餓窮乏的民衆，也對於俄羅斯的這種偉大的成功，從衷心感到共鳴。由此，俄國革命的成功，又重把曾經被第二國際所指導的國際第一戰線急速地回復過來。

俄國革命的成功，又促成第二戰線急速的抬頭。因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一經獲得了政權，那曾在沙皇治下受過專制暴壓的四十餘個民族，也即受得完全的自決權，以各民族的自由意志為基礎，形成了新的民族關係。這一榜樣，對於其他在帝國主義淫威之下正在呻吟着的各殖民地及隸屬國民族，你想會發生何等重大的影響？

在這個為戰爭實行者所全未預期到的可驚的事實之前，各交戰國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派，曾受不少威脅。所以他們趕緊中止戰爭，聯合派遣軍隊以對俄國；更謀與在俄國內部的反革命軍以積極的援助，想把這個新生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一蹴而碎之。然而因為俄國工農兵士的獻身的防衛，與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激烈的出兵反對，到底歸於失敗。

這樣，世界上唯一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到了一九二〇年，就得從國內及國外敵人的襲擊危機中脫離出來。

在他方面，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雖經自覺，但因沒有足以打倒雖然衰敝而尚有數十年歷史的布爾喬亞之充分準備與有訓練的指導者，所以全歸失敗。如匈牙利的蘇維埃，意大利的工場占領，皆遭覆滅；德意志的共和國建設，也不過替布爾喬亞開了一條安全之路。故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地位安定的開始，同時即為各國資本主義地位安定的開始。

但雖然如此，現在國際情勢的特質，已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有了本質的差異。因那時的第一戰線，雖為第二國際所代表，然尚未有足以破壞第三戰線——帝國主義之世界的體系之能力。而第二戰線——殖民地解放運動，更差不多可說是絲毫無力。

然而今日何如？今日的第一戰線已由以前僅為第三戰線內部的一個“反對黨”的地位，而形成為與第三戰線對立的強固的戰線。而俄國破壞第三戰線的戰鬥分子正與各國的戰鬥分子結成密切

的聯合，在準備第二次的勝利，第三次的勝利。這一種組織的表現，便是一九一九年所創立的第三國際。

而且第三國際不僅結合了各帝國主義國家之戰鬥的分子而已，形成所謂第二戰線的各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前衛分子也包括在內，正在這裏，實現了第二戰線與第一戰線之堅固的結合。而這個第二戰線的急激的成長，實最足以搖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最後基礎，於是第三戰線本來的不安定，益發變為深刻。

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混亂而又混亂的各戰線間之關係，至一九二〇年始獲稍稍安定；而這種安定的內容，却為如上所述。

以後數年間又是怎樣進展呢？

在下面，想把進展的過程簡單地敘述一下。

# 第一章 國際政局

## 一 二種安定及其特質

爲最近國際情勢特徵的根本事實，已如上章所述，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獲得政權的蘇維埃聯邦之安定，與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之安定這兩者之並行的進行。

但是所謂安定是什麼意義呢？這可決不是停滯的意義，這乃是某種情勢之固定與其發展。世界資本主義也不單是照着現狀固定不變；它還是發展的，前進的，它的勢力範圍要擴大，而富力也要

增加的。帝國主義一書中所確立的資本主義崩壞之理論，並不否認資本主義的發達；不，資本主義是常在發達的。不過一面發達，同時即愈促成它的崩壞，而且準備崩壞罷了。

如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由於現狀的鞏固與發展而致安定；他方面蘇維埃制度鞏固所獲得的地位，向着勝利之路前進而致安定。

在這裏就發見戰前與戰後世界情勢之根本的差異。即到了今日的世界，已沒有從前那樣統一的完整的資本主義存在了。換言之，今日的世界已分裂為兩個陣營：一是以英美資本主義做先遣隊的資本主義之陣營，一是在蘇維埃聯邦指導下面的社會主義之陣營。今日國際的情勢，常由這二個陣營相互間的關係來決定。

這二種安定有什麼差別？這二種安定各向着什麼方面在進行？

在一時強化的資本主義關係下的資本之安定，同時即無條件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引起

諸種對立的尖銳化：(一)在各國帝國主義者間的，(二)在各國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三)在各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諸民族間的。

使社會主義強化的蘇維埃治下之安定，同時却無條件地使對立緩和，使相互關係改善：(一)在俄國勞動者與農民間的，(二)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與殖民地民族間的，(三)在普羅列塔利亞國家與萬國勞動者間的。

所以兩種安定的對照可說如此：一方面，資本主義若不強烈地榨取勞動階級，不強烈地榨取殖民地及從屬國，不引起布爾喬亞派的各種帝國主義諸集團之衝突，它就不得發展；他方面，蘇維埃制度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却不斷地提高勞動階級之物質的精神的狀態，不斷地改善全勞動大眾的生活，不斷地與萬國勞動者接近，不斷地促進殖民地及從屬國全民衆的革命運動，而它就由此向上發展。

故資本主義發展之路是全勞動大眾貧困化與

飢餓存在之路；而且極少數的上層勞動者是被收買墮落的。反之，普羅列搭利亞國家之路，是全勞動大眾的幸福永遠成長之路。

這相並進行的二種安定的對立，往後哪個得占勝利呢？倘若兩者之間並無武力的衝突而是和平進行，究竟哪方面能有利益呢？這個答案，從上述現象中當可決定。

## 二 資本主義安定最近的發展

實際上資本主義最近的急速的安定，乃是急速的使它的矛盾尖銳化的。下面試把這事實具體的分析一下。

下述諸事實是說明最近世界資本主義安定的事實。

這種安定先在生產力的發展上表現出來。

如今根據蘇聯最高經濟會議的數字來看煤，鐵，及鋼鐵之世界生產額增加的比例：（以一九一三年的數字爲一〇〇）



煤鐵及鋼鐵的世界生產額 (但蘇俄除外)

	煤	鐵	鋼鐵
一九一九年	86.3	70.0	81.1
一九二〇年	97.6	83.5	99.2
一九二一年	80.5	49.4	60.6
一九二二年	86.8	73.6	90.5
一九二三年	98.3	89.8	105.5
一九二四年	96.9	87.2	105.0
一九二五年	97.6	95.7	115.4

就這幾項重要生產物言之，是已達於戰前的水平，有的且已超過了。

其次看國際間貿易的增加，也足以明示如上的傾向。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其增加額如下：(單位美金十萬萬元)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輸 入	19.5	30.3
輸 出	18.5	28.3

在這期間，價值雖有百分之五四·三的增加；

但大體可說輸出入額已達於戰前水平百分之九八了。

匯兌關係安定的事實，也為表示這個傾向最正確的指針。如英國的鎊，德國的馬克，已完全回復金平價；其他各國的匯價也逐漸有回到金平價的趨勢。

而上述的傾向尤以最近二年間為特別顯著，試看左表：（以戰前數字為一〇〇）

	鑄鐵	鋼鐵	棉消費額	穀物
一九二五年	97.6	118.5	108.3	107.2
一九二六年	100.5	122.6	112.5	110.5
一九二六年	——	——	——	112.3

再加以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產業的合理化，新生產部門的創設，國際托辣司及加爾特爾的運動，皆有顯然的進展。

但資本主義雖然表現安定的事實，我們却有不可不注意的二事：

(A) 這個安定，在各國是極不平均的：有的繁

榮，有的沒落。就一般的傾向來說，如今世界資本主義之經濟的中心，已由歐羅巴移向阿美利加，由大西洋移向太平洋。阿美利加與亞細亞的重要性，從國際上看，正以歐羅巴為犧牲而在着着進行。

試用數字來說明。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世界貿易中阿美利加，亞細亞及歐羅巴所占的百分比，有如下的變化：

	<u>阿美利加</u>	<u>亞細亞</u>	<u>歐羅巴</u>
一九二三年	21.2	12.3	58.5
一九二五年	26.6	16.0	50.0

其中尤以美國的猛進與英國的沒落為最顯。下揭二國重要生產物的生產額比較表，即能明示此間的情形：

世界生產額中英國及美國所占百分比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年

煤	{英國	24.4	21.4
	{美國	43.2	45.7
鐵	{英國	13.3	8.3
	{美國	39.8	48.1
鋼鐵	{英國	10.3	8.5
	{美國	41.7	51.1

但英國爲什麼竟會沒落到這地步？

把原因舉出來，可得如下的四項。

(甲)由於英國的生產技術，已成爲時代落後。

如今就可視爲英國產業之心臟的煤業來看，英國現有一千四百餘的煤礦企業，經營二千五百餘的煤礦(據王室煤業委員會之報告)。但就業勞動者每人的採煤量僅爲二一七噸，與美國之六五五噸相比，祇及三分之一。再因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月的總罷工，英國的煤業更受到致命的影響，遇着深切的危機。而且這個危機不能不發展爲英國經濟全部的危機。

(乙)由於戰後英國的自治領已經工業化。

從前布爾喬亞用廉價商品的大砲，打入“野蠻人”的住地。如今“野蠻人”發達自己的產業，更降低土着勞動者的工銀，更延長勞動的時間，因此商品的價格更比本國商品便宜，遂至於驅逐本國的商品。（這一事實在政治上又使自治領有脫離本國的傾向，愈足以動搖英帝國存在的基礎。我們看英帝國會議每次開會時，這傾向愈益顯著可知。）

（丙）由於阿美利加的競爭。現在世界資本主義最特徵的現象，是它的中心由倫敦移向紐約。這一傾向從戰前開始，而由戰爭更大加促進。在戰前曾對歐洲諸國負不少債務的美國，今竟一躍而為對歐洲的債權國。無數的金錢，改向紐約運來。向其他一切領域流入的美國資本主義，正以旭日之勢，猛然抬頭，把英國從前在世界經濟上所占支配的地位完全奪去。（這一事實便成為戰後國際政局變動的一切基礎。）

（丁）由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使英國成為從來世界經濟上的霸王者，是靠

能由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獲得特別利潤，輸入本國。然此等民族的覺醒，便不許英國永遠占有這個特別利潤。

爲此，在世界市場上英吉利之優越地位就被奪去；其結果又成爲英吉利國內階級鬥爭的劇烈。因喪失了特殊利潤，同時即消滅了可養勞動貴族，可壓抑勞動者階級反抗的保證之故。而顯然促進這個傾向者，即爲上述前年的總罷工與繼續於此的煤礦罷工。這一大鬥爭之世界革命的意義雖可暫置不論，但英吉利的資本主義已因此受到致命傷了。罷工的結果，雖然勞動者階級失敗；但危機決沒有克服。現在距那個罷工已經快要二年，新的更廣泛的煤業危機又開始了。這一危機的爆發，一定再能引起“直接的革命情勢”。而這又必能成爲顛覆資本主義安定之直接的要因。

在這樣表現資本主義安定最好例子的美國與表現資本主義矛盾最稱已甚的英國之間，就有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法蘭西，意

大利等的資本主義國，各保持安定的狀態，而有發展的傾向。

(B)另一件可注意的事實，即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受着極度的制限。第一就國內市場來看，從來的資本主義恐慌，是由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生產與消費失其均衡，消費後於生產，因而惹起生產過剩所致。然在現在，是由大眾窮乏化，受世界大戰後的內國市場狹隘化的結果，所以便給資本主義發展以一永久的限制。

國內市場狹隘化的結果，遂使國際布爾喬亞汎的努力，必然的向於外國市場的獲得。然而這裏也就發生了兩件困難：一是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廣大的俄國市場已在普羅列塔利亞權力支配之下；二是包圍殘存的狹少市場的列強資本主義正在激烈的對立中。

### 三 市場的競爭

於此，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市場競爭，遂表現

空前的猛烈。生產力膨大與市場狹少的矛盾，如今遂使市場問題成爲資本主義的中心問題。因爲市場的縮小，雖是最新式的機械與大規模的工場也不能完全發揮它的能率。（在以利潤爲惟一問題的資本家，由增多工資或減低生產物價格以提高購買力，因以擴充國內市場等事，自然是不成爲問題的。）而各國高率的關稅，更如火上加油，益發使市場問題難以解決。

而且用和平方法解決這個市場問題的企圖，也都失敗了。一九二六年銀行家所發關於貿易自由的宣言，成爲一紙空文；以資本主義諸國的經濟利害協調爲目的的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也終於無效。於是爲解決本問題所留給資本主義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用武力，用新帝國主義戰爭，把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重行分割。

安定如今引起了資本主義危機之異常的尖銳化。



#### 四 新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

如此，世界的再分割，形成外國市場基礎的勢力範圍的再分割之問題，如今便成爲國際資本主義政策之中心之問題。以前當作世界戰爭結果所設立的勢力範圍之分割，早已感到不適用了。如美國不能以南美一處爲滿足，而想在亞細亞，特別是中國，謀發展。正在喪失自治領及東洋重要市場的英國，以中國的勢力範圍被英美所威脅的日本，在達尼布沿岸及地中海抱無限野心的意大利及法蘭西，以及尙未有殖民地的德意志，無一肯以現狀爲滿足。而在此等諸對立間最中心的問題，尤莫如對於亞細亞的市場及周圍諸重要地點之爭奪。

日英美對於太平洋問題的對立，英法意對於地中海的衝突，英美對於煤油的角逐——這種種都是激起現下國際情勢之波瀾的。

最近發表了青巴連的地中海問題解決計畫。據這計畫，敘利亞委任領土由法國讓渡給意大利；

法國對於西班牙保有坦及爾；意大利中止對巴爾幹半島的一切干涉。然其中心點，是在從法蘭西的布爾喬亞汜手裏奪還那成爲東方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門戶的敘利亞，是不難覺察的。

關於太平洋問題，因最近日英美裁軍會議的決裂，可以證明其危機。

但和平解決的企圖，以前也曾試過多次。只是這些企圖，沒有一種能發生絲毫效果。不但不發生效果而已，却反成爲隱蔽列強新戰爭準備的本體，與欺騙勞動者農民的手段。

以“和平之機關”號召的國際聯盟，又如何？聯盟所曾經努力的和平，裁減軍備，制限武器等等，又有什麼結果？請看，當用民衆的「汗血錢」所派遣的外交官，在日內瓦談笑跳舞的時候，各國的軍備便增加無已。

三國裁軍會議之失敗，卽足以證明太平洋問題是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原因；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裁減軍備或制限武器等等，決不在真心考慮。

又最近蘇聯代表里特維夫在日內瓦提出軍備全廢案，只博得帝國主義列強代表的一場嘲笑，更表示些什麼？這正可以表示國際聯盟實在不是一個和平的機關。英日法美及其他列強的布爾喬亞新聞紙，無不提筆責備里特維夫的提案之“不誠意”。但爲什麼他們不肯進而討論一些具體的方案以攷驗蘇聯之誠意不誠意呢？

還有最近所締結的什麼安全保障條約——以洛迦諾條約的精神爲基礎的法捷（捷克斯洛伐克）條約，意阿（阿爾巴尼亞）條約，波蘭立陶宛條約等等，也皆不過是對新戰爭的準備，對未來軍事衝突的力之配置罷了。

而最足以證明的材料，又莫過於下面的數字：

法美英意日諸國陸軍之數的實力，就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七年比較來看，實已由一，八八八，〇〇〇人增至二，二〇六，二〇〇人；在同期間各國的軍事預算，也由二億四千五百萬金羅布增至三億九千四百八十萬金羅布。再五國陸海軍飛行

機之數，在一九二二年爲二，六五五，而在一九二七年即增至四，三四〇。又巡洋艦之噸數，一九二二年爲七四四，〇〇〇噸，一九二六年却有八六四，〇〇〇噸。

最近毒瓦斯的發達，據美國福立斯將軍所講：“四百五十冠之空中化學爆彈，至少可在一星期間使紐約的十區不能住人。”

這種種，便是布爾喬亞諸國家，國際聯盟，第二國際等所唱導的“和平政策”之結果。

## 五 限制帝國主義戰爭的三要因

然而今日有足以妨礙帝國主義戰爭實行的三種事情：

第一是：受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指導的國內民衆反抗之激發。

第二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進展。

第三是：愈益強大愈益發展的蘇維埃聯邦。

曾嘗過俄羅斯十月革命辛辣經驗的布爾喬亞

諸國家，今日如沒有對於國內民衆某程度的安全保證是不敢發動戰爭的。爲要得到這種保證，所以他們要急速地表現法西斯蒂的傾向。故如法蘭西之右翼聯合，英國之鮑爾特溫，德意志之布爾喬亞聯合，日本之田中軍事內閣，波蘭及意大利之法西斯政府，他們之所以得有權力，當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對於勞動者階級之猛烈的攻勢也由此開始。——如英國之工會法，法國之國家防衛法，日本之治安維持法，暴力行爲取締法，各國八時間勞動法之廢止等等。

對於殖民地及從屬國的壓迫也愈強烈，派遣軍駐屯軍也愈增加。——如英法日對中國的軍事干涉；日本對朝鮮的嚴厲壓迫以至屢次發生所謂治安維持法違反事件。

## 六 帝國主義與蘇維埃聯邦

但其中最重要的事項，實爲帝國主義諸國與

蘇維埃聯邦之關係。蘇聯普羅列塔利亞特權力之儼然存在，正是今日帝國主義諸國的計劃發生齟齬之決定的要因。

(A)指導蘇聯國家權力的俄國共產黨，實為準備各國建立普羅列塔利亞政權的第三國際之中堅；且公然在莫斯科大開會議，討論各國具體的戰略戰術。

(B)第三國際同時又是各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事實上的指導者。

(C)加之蘇維埃聯邦，也以國家的地位，對於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及被壓迫民族，表示深切的同情。

而且蘇聯之資本主義的墮落與社會主義建設之年年發展，對於全世界勞動者農民的影響，將愈增大深切。實在說一句，蘇維埃聯邦存在這一事實，真是世界帝國主義沒落及在歐羅巴與殖民地安定破壞之最大因素。

是故，為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為使戰爭時

可以沒有關於國內叛亂的後顧之憂，第一步就必須把這個為國際解放運動中心點（同時也為對資本主義諸國最大市場之一）的蘇維埃聯邦打得粉碎。——這就是最近對俄干涉政策復活的根據，使蘇聯孤立，且包圍之，以形成反蘇維埃戰爭一切前提的政策之根據。

對俄干涉，反蘇維埃戰爭，正是今日國際情勢上最特徵的事實。

然在這一點上，在其積極的程度上，今日各帝國主義諸國家間尚有些不一致。其中最積極者是英國；美國比較冷淡；日本及德意志正套着最平和的假面；最近日本且先後派久原與後藤二人赴俄，政府也唱日俄親善，法蘭西則介乎積極政策與和平政策之間而動搖不定。

從去年來英國之猛烈的對俄挑戰所以失敗，實由蘇聯始終不變的和平政策，歐羅巴勞動者階級的頑強反抗，與英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不一致，為其重要的因素。

要之，蘇維埃聯邦的社會主義建設若愈進展，那麼世界的解放運動也必愈益進展，帝國主義戰爭之勃發也愈困難，而各國普羅列塔利亞特實行國內的任務之機會，也將愈益容易了。

## 七 結 論

把今日世界情勢的特質綜括起來，可以這樣說：

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增大，有用新戰爭謀世界再分割的必要；一方有以英國為盟主的對俄干涉，他方則有對此反俄政策的積極干涉尚覺躊躇莫決，而同時想結和平的經濟的關係；以及蘇俄有利用這二種衝突傾向的可能性之存在。

這種分析對於各國勞動大眾能課以何種任務呢？

(一)是對於新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之鬥爭。

(二)是對於以英國為盟主的對俄干涉政策之積極的鬥爭。



然而我們同時對於另一串事實，也是爲今日國際情勢的特徵的，不可忘却。這是什麼？

這是由於最近資本主義諸國政府在國內的愈益反動，對殖民地民族的愈益壓迫，因而反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顯然抬頭的這件事實。

中國的印度內西亞的及印度的革命運動之顯明的進展，實爲國際解放運動之波達於新的高潮之前驅。我們祇要一想在全地球十九萬萬五千萬人口中，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的人口乃占十四萬萬九千七百人；再加以其他五萬萬之中有一萬萬四千萬是屬於蘇維埃聯邦的，就不難想像殖民地運動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的運命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了。

中國革命雖尚未至於對帝國主義直接的勝利，但這不是重大的問題。真的偉大民衆的革命，決不是一擊即告成功，而是須經過許多迂回曲折的。在俄國是如此，在中國也將如此。而中國革命

的重要，是在喚起數千萬被壓迫民衆參加這個革命，把軍閥的醜惡毫不留情地顯露，使印度及印度內西亞及其他數百萬民衆的心胸，湧起新生的希望。對於中國革命之光輝的將來而懷疑者，不是盲目，便是懦夫。

他方在歐羅巴的勞動者運動中，也可看出新的活躍的朕兆。英國的總罷工，煤礦工罷工，維也納事件，在法德反對薩可范底死刑大示威運動，德意志及波蘭選舉中共產黨的成功，英國勞動運動的顯著的分化（指導者向右，大衆向左），第二國際益化爲國際聯盟的附屬物，社會民主黨權威的失墜，第三英透爾影響的增大，蘇聯地位的鞏固——此等事實，表示歐羅巴的空氣如今正在開始打破它的沈滯。

爲今日國際情勢之特徵的上述一串的事實，就要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盡如下的任務：

- (一) 爲促進各國的國際組織的活動。
- (二) 爲鞏固戰鬥的勞動組合，實現勞動者對

資本的統一戰線之鬥爭。

(三) 爲鞏固蘇聯與資本主義諸國勞動者階級的協力之鬥爭。

(四) 爲鞏固蘇聯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協力之鬥爭。



## 第二章 國際普羅列塔利亞運動

### 序 說

我們在前章已經敘述過國際資本主義最近政治的經濟的情勢了。從本章起，便將對於打破世界資本主義一時安定的反對勢力即世界普羅列塔利亞之勢力，及階級鬭爭之發展階段，作一概括的說明。

最先當說明者，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運動之國際的統一機關——（一）是為政治國際同盟的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二）是為勞動組合國際機關

的阿姆斯特丹國際與赤色國際；其次就資本主義各國內的運動，最後就社會主義國即蘇維埃俄羅斯，簡單敘述一下。

## 一 第二國際

第二國際之成立，是當帝國主義之勃興時代，即一八八九年。這個國際與第一國際不同，是由大的合法的大衆組織體所形成的。在國際範圍上的各種大衆黨，幾乎不受任何妨害而得發展：這一事實第二國際却是致命傷。因爲它形成了可供機會主義發育的基地，而機會主義終於變爲排外社會主義。機會主義之政策，在於爲目前瞬間之利益而拋棄革命的目的。這一機會主義之政策即社會改良政策，當世界戰爭勃發時，即轉與“本國”的布爾喬亞沓妥協，而其結果便成爲第二國際之崩壞。

第二國際之歷史，可以分爲三期：第一期從成立至一八九六年，第二期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四年，第三期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四年。在第一

期，它利用第一國際的經驗，實行與無政府主義分離。這算是第二國際獲有成效的唯一的事業。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在大部分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中所發現的機會主義，當第二期的第二國際中也成了問題。它對於機會主義的鬭爭雖不免十分微弱，但在這一鬥爭之中，已形成了普羅列塔利亞鬭爭之最重要的基本原則。當米蘭主義問題之戰術的討論舉行時，本來成爲第二國際本質的指導上的弱點與不徹底，就完全暴露。米蘭是什麼人呢？是大家所知道，如今已做過幾任帝國主義法蘭西的閣員，且也做過大總統的布爾喬亞政治家；當他尚屬於法國社會主義黨時，業已加入布爾喬亞政府的內閣了。這一事件在第二國際內部曾引起激烈的爭論。考茨基於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會中，且提出一個決議，即社會主義者之加入布爾喬亞政府內閣，以拒絕爲原則。但就在同一決議之中，便記着當有例外時，可無服從原則之必要。“可此可彼”——這便是第二國際對於機會主義的戰

術。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戰爭前之勞動者鬥爭，有重大的意義。這一時期的第二國際，對於由列強帝國主義政策所逐漸引起的戰爭危機開過協議會，採用過決議。在一八九六年的倫敦大會，對於戰爭問題，曾決議是戰爭是平和當一任民衆來決定。並提議設置國際仲裁裁判所，當作防止戰爭的手段。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會，對於在海牙所開的和平會議取反對的態度；理由是這一和平會議並不是防止戰爭的有效手段。關於帝國主義戰爭危機之最重要的討論，要算是一九〇七年在修茲脫卡爾特大會所行的。在這次大會中，國際分了右翼多數派與左翼少數派。前者對於祖國防禦與階級鬭爭都取贊成的立場。那有名的裘雷斯即把這個圓滑的立場化爲“對於祖國也不背叛，對於社會主義也不背叛”的公式。

由列寧與盧克森堡所代表的左翼，則主張對一般的決議加以補充，這算是也被採用的。在補充



中，“化帝國主義戰爭爲市民戰爭！”這一種的思想，已表現了。就是說：“即當戰爭爆發之際，趕快促其結束，舉全力利用由戰爭所惹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而使民衆覺醒。藉此以促進資本主義的階級支配之廢止：實爲社會主義者之義務。”在一九一二年凡爾賽大會時，對於世界戰爭的立場，更有明確的規定。第二國際對於各國政府，曾警告不得引起戰爭，並指出普法戰爭之後曾有巴黎公社的發生。“普羅列塔利亞承認爲了資本家的利潤，爲了王朝的虛榮，或爲了外交密約的聲名，而起閱牆之爭是犯罪。”

第二國際之決議雖然這樣明顯地反對戰爭；但國際的指導者並未嘗真心對付決議。當世界戰爭勃發之際，這事實便明白表現了。當時，除列寧及盧克森堡所指導的少數左翼以外，一切指導人物莫不將種種決議儘讓帝國主義戰爭的風波所玩弄，在一夜之中，即搖身一變而成爲戰爭熱狂的支持者，委身於“祖國擁護”的血泊中了。機會主義轉

化爲排外社會主義；於是第二國際也就崩壞以盡。機會主義原是生於世界戰爭前資本主義比較的平和發展之中，而由分享着殖民地利潤的勞動貴族所代表的。排外社會主義則是機會主義高級的形態，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承認祖國的擁護，提倡布爾喬亞汜與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階級協調，而拒絕普羅列塔利亞對本國布爾喬亞汜之革命的行爲的。至於那不具確信，在排外社會主義與左翼之間動搖不定的所謂“中央黨派”，結果不過轉移到機會主義與排外社會主義的後陣去罷了。

雖然如此，第二國際却也成就了一定的歷史的任務。因爲它是合法的大衆組織，爲組織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廣汎的大衆，曾做過重要的工作。它又做過偉大的社會主義之宣傳。它在建立大的大衆組織體上，還凌駕第一國際。惟因它未曾轉化爲中央的有統一指導的世界的革命黨，所以反落在第一國際之背後。第二國際終於變爲機會主義之滋長地。到得機會主義一占領國際，第二國際就崩壞

了。

第二國際沒落之後，只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小團體，“抗着潮流”來集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赤旗之下。那就是在列寧指導下的俄羅斯的布爾塞維克，在盧克森堡與李卜克內西指導下的斯巴達卡斯團，以及其他國際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世界戰爭終了之後，一九一九年之春，第二國際又告復活。但這個復活，並不當作國際普羅列塔利亞之革命的組織，而是當作國際布爾喬亞的補助軍以對抗那為奪取權力而鬪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而再生的。

以在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間徘徊着的攷茨基做領袖的所謂“中央黨派”於一九二一年曾組織以德奧兩國的獨立社會民主黨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黨國際聯合”；但二年之後，復逃到第二國際下面去，即所謂維也納之第二半國際是。

戰後之第二國際，從實踐的背叛更引出理論的歸結——就是拋棄了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革

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第二國際之隊伍中，今尚留着許多革命的勞動者；但不管怎樣，第二國際終是在帝國主義者手中的工具，爲布爾喬亞派有力的支柱。

第二國際是反蘇俄戰線上國際布爾喬亞派之前衛隊。祇有對於蘇維埃之鬪爭，才是更生了的第二國際所行唯一真心的鬪爭。以考茨基爲先導的第二國際，爲這個目的，正在展開巧妙的“理論。”

屬於第二國際的一切的黨，它們竟是公然無恥地與布爾喬亞反革命的諸黨相結托，它們竟對於代表普羅列塔利亞利益而勇敢作戰的鬪士厲行白色恐怖，（請想一想波蘭，巴爾的克各國，巴爾幹各國的白色恐怖！想一想維也納的叛亂！）它們竟支持爲英法帝國主義支持的國際聯盟，它們竟歡迎道威斯案，羅迦諾條約等帝國主義的企業。

對於東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大眾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對於其中的中國革命，第二國際不惟不加援助，却反用“和平主義”的說教，來鎮壓普羅

列搭利亞特，於暗中幫了布爾喬亞不少的忙。

然當第二國際之機會主義的幹部們在布爾喬亞政府及議會內從事反革命事業的時期，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者大眾中，不得不發生左翼運動，且隨着現方發動的階級鬭爭之激化而喚起勞動者大眾之革命的階級意識，爲革命的階級鬭爭而獲得此等大眾，正是爲勞動者階級唯一指導者的前衛黨重大任務之一。

## 二 第三國際

在上節，述過第二國際與世界戰爭之勃發同時崩壞。但這並不是說第二國際的全部都一樣地沒落在機會主義社會愛國主義的泥濘中了。自一九〇七年修茲脫卡爾特大會以來，在第二國際內形成少數派的德之“左翼急進派”（後之斯巴達卡斯團），俄之布爾塞維克，瑞典之青年團體及青年國際左翼，荷蘭之“托克比尼斯特”，已形成爲新國際的最初的核心。他們從戰爭開始，即忠實於勞動

者階級的利害，而高叫“化帝國主義戰爭爲革命！”

如此，列寧所率的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及其他革命的左翼，把戰爭中所成立與中央派結同盟的了梅華特，肯泰爾集團解體，拒絕參加柏林會議，而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新組第三國際，實是當然的事情。

第三國際確乎是對機會主義與社會愛國主義長期作戰，特別當在世界大戰的困難時代與之鬭爭，而後組成的新的國際結合體。故第三國際的特徵，即在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遺訓，使馬克思主義復活，使社會主義與勞動者運動之永遠理想得以實現。

第一國際築成了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特爲社會主義鬭爭之基礎。

第二國際是在幾個國家（大概是歐羅巴的先進國）準備了爲運動更大衆化之地盤的時期。

第三國際則斷絕了第二國際之機會的社會愛國的，布爾喬亞的及小市民的病根，而繼承其好的

結果，開始實現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獨裁。俄羅斯革命是最初成功的第一步。蘇維埃共和國之建設，爲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鬭爭，皆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向全世界作有力的展開。

第三國際之世界史的意義，在於開始實現馬克思所說“普羅列塔利亞獨裁”這一觀念所表現的口號。

第三國際之戰術，組織及迄今爲止的發展。本節要極簡略的說明第三國際發生之歷史的根據與其世界史的意義。這因先知道了爲什麼第三國際之誕生是爲普羅列塔利亞特之解放所必要，且是歷史的必然，才能理解第三國際所以爲唯一的忠實於勞動階級之利害者，又爲其解放之前衛隊的緣故。

第三國際是以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爲最終之目的的，故以實現由蘇維埃政權形態的——最澈底的民主主義，比英美的德謨克拉西更民主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爲其當面的目標。

第三國際爲達到這個當面的鬭爭目標，特結合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諸國之勞動者及貧農，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民族於普羅列塔利亞前衛指導之下，向着世界資本主義之環較弱的地方（例如英國，中國，印度，歐羅巴的各國）進攻。其戰略之特質，在使先進國的貧農，被壓迫國之反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泥，中小農，貧農，小市民結爲普羅列塔利亞之同盟軍，使其餘的被壓迫階級（先進國之中間層，中小農等）中立，及成立民族解放運動與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正當的關係。第三國際認識第二國際之所以破產，不在因爲利用議會的鬭爭形態，而在過於看重議會鬭爭，簡直視爲唯一的鬭爭形態；故它視議會的鬭爭祇是一種手段，是統一的鬭爭戰野之一部分。以上是第三國際之戰略戰術與第二國際最有明白區別的根本點。

故在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國，印度，印度支那，土耳其，尼加拉瓜，爪哇等）上，普羅列塔利亞之前衛黨終是率先領導，第三國際常是站



在忠實的指導者的地位以從事鬥爭，去年年終在不魯塞舉行的反帝國主義會議，也有大效。又以和貧農結成同盟爲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所必要不可缺的條件，故對於農民運動，要去喚起，組織，指導。一九二一年曾組織農民國際，作爲農民運動之國際的機關，現在加盟的農民，除俄國以外，有中國的一千二百萬，及其他多數農民團體。第三國際之爲普羅列塔利亞鬥爭上唯一的指導者，不僅理論上如此，即在實踐上也復如此，自俄羅斯革命開始，在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保加里亞，芬蘭的革命及其他普羅列塔利亞之革命的鬥爭例如當法國占領魯爾時的德法共產黨之鬥爭與前年英國總罷工，去年維也納叛亂等，皆可完全證明。正當第二國際之徒變成帝國主義無氣力的走狗與反動的法西斯蒂時，第三國際愈益真實地做了普羅列塔利亞之友人與指導者以遂行其歷史的任務。蘇維埃俄羅斯便是它的最強的兵站部。

第三國際爲完成普羅列塔利亞的解放，故在

全面的統一的戰術之下，盡可能地利用一切鬥爭手段，方法及形態。因此它的運動範圍，廣涉於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工會運動，勞動者援助委員會運動及體育運動等種種方面，握着正確的指導權而猛進無已。（其中工會運動一項最有功績，為便利計，當在赤色國際項下述之。）

回想當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成立的當時，它不過是幾個國家的少數左翼之國際宣傳機關而已。後來開過幾次大會，竟成為真的世界的革命黨。第二國際祇不過包括歐羅巴幾個國家，而且愈益脫離了勞動者階級，退化到布爾喬亞派忠實的走狗；現在第三國際的支部却播布於地球各處，且益成為大衆化。（看德法英捷克的共產黨可知。）

負有建設人類社會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的第三國際，因其指導之正確與鬥爭之勇敢，益獲得廣汎的普羅列塔利亞之信賴；而日益大衆化的普羅列塔利亞之力也一日強似一日。這正是歷史的必然。

### 三 阿姆斯特德且國際

阿姆斯特德且國際，是一個設本部在阿姆斯特德且的國際勞動組合聯合。這個勞動組合國際乃是在上述第二國際之理論的政治的指導之下，以各國之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同盟為構成要素的。所以在事實上言，它乃是國際的勞動組合破壞聯合，是國際帝國主義布爾喬亞之工具，它之徹頭徹尾與國際帝國主義布爾喬亞之協調，具有反蘇維埃反殖民地解放運動之精神，實是不足為奇的。

因此，這一國際的精神在光天化日之下日益曝露，從而以前隸屬於它的勞動者，要逐漸離去；殘留在內部的勞動者也反於幹部的意志而日益左傾。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勞動者，不惟全對阿姆斯特德且不懷好感，且更抱有憎惡與敵意。這種情形即在數字上，也有明白的表現。即赤色勞動組合國際能擁有全世界的勞動者，而這個國際在亞洲澳洲及俄羅斯是完全不能立足的。在一九一九年創立

當時，加盟者雖說有二千四百萬，但在一九二四年之維也納大會，減少爲一千六百五十萬，在去年之巴黎大會，更減少三百萬，只剩一千三百四十萬了。

這個國際當世界戰爭勃發之初，曾與第二國際同受崩壞；但至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平會議時又告復活。可是這一復活並不是爲了對國際布爾喬亞記作戰，而是爲了與它妥協以鎮壓普羅列塔利亞的鬥爭的。它的復活的恩人正是英法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記。自後阿姆斯特丹國際便與爲英法帝國主義之工具的國際聯盟之國際勞動機關結了緊密得不容分離的醜緣。國際勞動事務局之局長阿爾倍托馬便是阿姆斯特丹最高幹部之一人，在世界戰爭中曾經做過帝國主義布爾喬亞內閣軍需總長的一位有名的勞動階級叛徒。他如烏台格斯特，梅爾坦斯等阿姆斯特丹的幹部，也是當作國際勞動理事會的會員，得與帝國主義布爾喬亞記之代表通聲息的角色。

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之國際的結合是一九〇二年以來便存在的。那時成立一個國際事務局，盡了“國際勞動組合運動之通信機關”的作用。一九一三年國際勞動組合聯合成立了，在柏林設立本部。同時又設一個國際職業書記局，把金屬勞動者，運輸交通勞動者等各國之職業團體，橫斷地統轄起來。等世界戰爭一起，這種種國際的結合都爲之粉碎。世界戰爭結束時，全世界却瀰漫了革命的氣燄。但改良主義的勞動組合幹部爲維持布爾喬亞的“治安”，推開革命的氣勢不管，反去與國際布爾喬亞沓聯合，造出國際勞動事務局與阿姆斯特丹國際來了。

此後他們所做的，便只是真心謀資本主義的安定，真心來反對殖民地大衆之解放運動。

他們當英國煤礦工罷工時，並未援助，當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時，也未連合爭鬥，祇取個傍觀的態度。他們對於用美國資本以榨取德國勞動者的道威斯計畫積極的支持，而於一切殖民地的掠

奪出兵也沒有反對。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絕對拒絕莫斯科國際之共同援助的提議，却讓帝國主義列強的砲彈去對付中國勞動者之革命的鬥爭。

他們與第二國際之幹部一樣，和國際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沓深相結托，企圖用一切手段構成對蘇聯之陰謀與惡煽動。

但在勞動者大眾方面，如今從他們自身的經驗，已知阿姆斯特丹幹部是階級的叛徒，是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沓的代理人。只看阿姆斯特丹的數字激減，在內部成長的左翼運動之發展，便足證明此事之不虛。

故阿姆斯特丹國際雖與國際資本主義一起，維持一時的相對的安定，但實際正在趨於沒落。

#### 四 赤色勞動國際

當世界戰爭繼續不息之際，交戰國勞動者間反對戰爭之傾向日益熱烈。迨俄羅斯革命一起，就愈促進了對於戰爭與社會愛國主義的鬥爭。在俄

國勞動組合第三次會議時(一九一七年六月)便提議對戰爭與勞動階級利益之壓迫作戰，與各國勞動組合結成同盟。當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成立時，已顯然感到在勞動組合內部之革命的勞動者之鬥爭須有何種形式的統一之必要。這便是說若不新組一個國際的中心，革命的勞動者鬥爭將不得實現。這樣至一九二〇年夏，俄羅斯意大利之勞動組合，英吉利之左翼，保加利，尤哥斯拉伐亞，西班牙之勞動組合及法蘭西勞動總同盟之少數派，皆派代表至莫斯科，組織一臨時國際評議會。這個國際評議會包括勞動組合運動所有革命的分。其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他們原是反對共產黨的存在與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故當評議會要表明它的政治的性質時，便愈不能不與他們發生衝突。惟大眾很明白當戰爭時，曾從他們陣營中出了“愛國的”叛徒，又因俄國革命而證明他們的理論的謬誤，開始破滅他們的幼稚的幻影，所以大眾離開他們，而參加到赤色

### 勞動組合國際。

這樣，一九二一年七月，赤色勞動組合國際正式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它乃是一路經過對在勞動組合運動內的改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來的。

赤色勞動組合國際當開成立大會時，決定與第三國際之關係，部分的要求與最終目標之關係，對工場委員會，生產管理，阿姆斯特丹國際等之態度等等重要問題。後因資本的攻勢加強，故赤色勞動國際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大會時，又決定用力於對資本攻勢的鬥爭與革命的工會之組織，揭示統一戰線之口號，並宣言與改良的團體協力以與資本的攻勢作戰；但改良主義者雖也看見眼前資本的進攻與勞動者階級之敗北，却絕對不來答應這個統一戰線之要求。而在另一方面，反在祈求他們與布爾喬亞之統一戰線的不致破裂。後來赤色勞動國際為謀統一戰線，又使全俄勞動組合評議會向阿姆斯特丹提議開兩個國際合併之協議



會；但阿姆斯特丹送來一種拒絕狀，意思是說如果俄羅斯脫離了赤色勞動國際，那麼將承認它加盟阿姆斯特丹。於是赤色勞動國際不復採用此種方法，另使英國勞動組合與俄國勞動組合合組所謂英俄委員會，由這個英俄委員會去爲統一而作戰；但自英國總罷工後愈趨反動的機會主義的英國勞動組合總評議會之幹部，到了去年年底，却把這個英俄委員會破壞了。惟以上的經過，並不成爲兩國國際將來合併的大暗礁。反是勞動組合之戰線統一，在大衆之間正在猛力進行。因爲赤色勞動國際是“從下層做起”的戰線統一，即促進右翼組合大衆的鬥爭，從而指導之援助之，使大衆理解惟有赤色勞動國際才是真正忠實於勞動者大衆的利益。另一方面，由於暴露了阿姆斯特丹幹部之非鬥爭主義，階級協調主義，故阿姆斯特丹組合大衆，在形式上雖尚屬於阿姆斯特丹，實際則已信賴了赤色勞動國際之指導；且在內部結成反對阿姆斯特丹幹部的團體，使更多的大衆愈來愈贊助赤色勞動國

際。英吉利少數派，德意志，荷蘭，瑞典等國的反對派之發展，皆是例證。這樣赤色勞動國際正在阿姆斯特丹內部日益增大其勢力。尤其可注目者，阿姆斯特丹國際祇不過包括歐羅巴的幾個國家，而赤色勞動國際，不惟包括先進國的，還包括如中國，非洲南美等後進的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勞動者大眾。這因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阿姆斯特丹是取無關心甚至反對的態度，而赤色勞動國際是最努力地贊助之故。

赤色勞動國際與阿姆斯特丹之階級的差異最能明瞭表明的地方，是在對英吉利罷工與中國革命兩者的態度。前者最用力地支持英國總罷工，且欲使之發展為對於政治權力的鬥爭，以獲得勞動階級的勝利。後者則對反動的保守黨政府頒戒嚴令，用軍隊及全國的反動團體以彈壓的總罷工，以為用單純的經濟的鬥爭已夠，從而破壞鬥爭，坐視勞動者的被殺，遂使總罷工歸於慘敗。一九二五年中國勞動者總罷工之際，赤色勞動國際向阿姆斯特

德且提議共同援助時，他的機會主義幹部諉說調查，而拒絕援助。故中國工會之加盟赤色勞動國際，實是當然之事。

今日阿姆斯特丹雖有一千三百三十萬的會員，但赤色勞動國際有多少呢？除俄羅斯九百三十萬，中國一百二十萬，法國六十二萬，捷克二十三萬，合計一千一百萬之外，尚有不便公開加入的許多。如羅馬尼亞，芬蘭，日本之左翼組合，皆受政府之彈壓，阻止其公然加入。在英國，德國及其他改良主義的組合內，也有支持赤色國際的反對派多數存在。若把這種種合算起來，至少當有一千六七百萬。

赤色國際在政治方面是有第三國際的色彩的。它的運動也在第三國際指導之下行使。

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之階級對立愈趨尖銳，勞動者大眾受鬥爭的經驗愈富，將益信賴赤色國際之指導；而阿姆斯特丹之改良的幹部行見其為大眾所舍棄了。



## 第三章 蘇維埃聯邦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知爲今日國際情勢的特徵者，是蘇維埃聯邦之社會主義的建設，與資本主義之安定，同時並進。如今資本主義的安定，我們知道已開始現實地暴露其矛盾；以下便就蘇維埃聯邦之建設究竟是怎樣鞏固，又是怎樣進展，來攷察一下。

### 一 蘇維埃聯邦之外交

先當從蘇維埃聯邦之國際關係的變遷來攷察。

在過去十年間，蘇維埃聯邦之國際的地位，有極大的變化，經過幾多的階段。當十月革命後之第一期，蘇維埃共和國受着德意志帝國主義者的襲擊。德國占領了烏克蘭的一部分之後，遂強制勞農共和國不能不同意於有如列寧所稱呼的「污辱的」布里斯特和平條件。這終算給了蘇維埃聯邦約一年的安息時間。其後便開始一個與資本主義同盟諸國之武裝衝突的長時期。由這種國家的力量，助成了哥爾恰克，台尼金，優台尼丘及烏拉葛爾的反動軍隊。在這個直接的鬥爭之中，蘇維埃之勞動者與農民，竟把帝國主義者與白衛軍打個粉碎。勞動者及農民遂強制他們撤去聯邦的領域。

這樣，市民戰爭告終。長期的息養時間由此開始。當這期間，蘇維埃聯邦之代表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代表在日內瓦與海牙相會。在蘇聯一方面終想得到列強的諒解以盡力延長這個息養的時間，并在敵人包圍之中想訂結得以保證勞農國家和平存在的條件。但無論在日內瓦或在海牙，蘇聯的提案

都被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各國的代表拒絕了。

現在的蘇維埃聯邦却已過了多年的和平關係。它與列強維持正常的友誼的關係，正在與二三國家商議爭論問題之解決與借款問題之整理。且因國內的穩定與蘇聯國際地位之強大化，像從前希望列強同意於在日內瓦與海牙所提的條件，早已成爲沒有意義了。那時的蘇聯比之已過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的現在，正要十倍的衰弱。因此，當時的蘇聯祇好委曲忍辱。但現在的蘇聯比初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在日內瓦與海牙會見時，已不可同日語了！

這種情形，即在與法國及其他諸國有所商議時，也可決定聯邦之態度。此等商議是關於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正常的經濟關係之發展的，因這種經濟關係之發展，不僅對蘇聯爲必要，即對資本主義諸國也爲必要，故在蘇聯是非常有利地在進行着。

聯邦之外國貿易在最近幾年間逐漸發達。在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經濟年度，蘇聯之外國貿易爲三萬萬三千萬戰前羅布。至一九二六年便超過了十萬萬戰前羅布。由此可見外國貿易在五年之間增至三倍以上。但外國貿易關係之發展，至現在爲止，還比在最近年間有顯然成長的國民經濟之一般的發展落後。這種經濟關係之擴大的發展，乃是確保和平上最重要的因子之一。

## 二 在過去十年間國民經濟之發展

在這蘇維埃聯邦之十年間，由勞動大衆辛勤堅苦地奮鬥，一面對市民戰爭，列強干涉，飢饉寒冷作戰，一面爲破壞舊國家機關，斷絕舊社會關係，努力不懈；在人類歷史上真是無比的業蹟。這數百萬勞動大衆努力的徑路，便在國民經濟之再興與依據社會主義原則之變革。

但他們拿什麼來開始建設？

在現在經過種種戰線上的十年鬥爭之後，回顧他們過去的作爲之際，我們常不免忘記勞動者



階級究用什麼開始國民經濟變革之創造的事業，在何種根底之上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

據國家計畫經濟委員會協作者的計算，戰時中(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之支出可以匹敵七年間俄國全體人民的總生產；若用金錢的價值來說，帝國主義戰爭間國民經濟之損失達四百萬萬羅布，為市民戰爭與封鎖所受損失，在五百萬萬羅布以上。

自然這種計算不能說是絕對正確，祇不過一種近似的例證而已。但由此等數字，已足見在帝國主義戰爭及市民戰爭間所生破壞之大。蘇聯的勞動階級在過去數年間，便把這等大傷口有大部分治愈，而且着手於新建設了。

**國民經濟之衰退與躍進** 農業總生產之價值，在一九一三年為一百十七萬萬九千萬羅布，在一九一七年為九十五萬萬羅布(即比戰前生產之一半稍多)。但在一九二七年農業的總生產已有一百二十七萬萬七千六百萬羅布，是已超過

戰前的水準了。據預計，要是沒有災害的話，農業可能的生產，在一九二八年度可有一百三十一萬萬八千六百萬羅布，即將比戰前水準增至一〇九％。

大工業總生產之價值在一九一三年爲六十三萬萬九千一百萬羅布，一九一七年爲四十四萬萬六千八百萬羅布，當一九二一年再建設之初，不過十三萬萬四千四百萬羅布（即比戰前水準五分之一稍多一點）。但自一九二一年以後，即大見增進。如當第十週年紀念時，已超過了戰前的水準（六十六萬萬三千七百萬羅布以上）。本年預計當增至七十五萬萬九千二百萬羅布，即比戰前水準增出一五％。

以上幾種數字是表明過去十年間在最重要生產部門的經濟發展之一般形態。其間有嚴重危機的退步與異常急速的生產，可爲全經過期間的特徵。

**農業** 照上述報告，工業生產雖曾降落到

幾乎戰前百分之二十的地步，但農業總生產之水準決不會跌至戰前百分之五十以下，可見農業是比工業少受打擊。耕地面積在一九一四年爲一萬萬九百萬台西阿的；一九二二年雖減至七千五百萬台西阿的，但到一九二七年已近於戰前之數了。

農業之衰退與成長之程度，更可由以下報告而見其特性。即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市民戰爭之間，農民階級（據統計機關的計算）男子勞動力約損失百分之三十，動產不動產皆受劇減。牧畜低下至百分之四十。而農業之商品量，約減少爲四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我們見有極大的變化。他們已有與戰前大致相同的耕作面積，牧畜也比戰前增至百分之一〇一。

耕作面積的數量雖比戰前減少，但因總生產之成長，可知農業上已有質的變化。這個過程是與複農耕法及機械化的過程以及在經濟上其他的改良有關連的。

在農業上新的投資範圍近也增大。在一九二

六——二七年度，在各方面所支出的（預算農業信用等）投資額，多至四萬萬一千八百萬羅布；在次年度據說為農業建設在最重要場所所支出的有五萬萬二千萬羅布。

**工業** 帝國主義戰爭及市民戰爭對工業所生損害特別厲害。「革命的巨費」即為普羅列塔利亞獨裁所消耗的，當市民戰爭期間，比較對於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以對於工業的壓迫為最大。

工業的總生產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異常低落，即降至戰前百分之二十八。在工業上活動的勞動者數比之一九一三年減少一，九一八，〇〇〇人，即僅有一，二九四，〇〇〇人，還不及半數。再加以原料及燃料之缺乏，運輸機關之破壞，大多數工場之悲慘狀態，都是人人所不能忘却的事情。可是市民戰爭一告終結，飛躍的增進也即開始。勞動階級用在工業領域上的精力與意志，真值得欽佩。故在一九二一年的生產雖不過戰前的五分之一；但至一九二七年，即比戰前水準增多百分之三十

九。這個進步還是在五年之中所達到的，無論何國是沒有這樣暴風雨般的再興的。這一事實，要是大家注意到在蘇維埃聯邦經濟之再興還比其他諸國落後四年，當益可明瞭。

十月革命之後，帝國主義戰爭之結果，運輸組織完全破壞。當市民戰爭起後，對於運輸事業更加上困難的打擊。在破壞最甚的時代，運輸能率僅及戰前五分之一。但至現在，鐵道運輸，已達到戰前能率，在有些地方還突破戰前的狀態。勞動工資在市民戰爭期間中，如一切勞動者所知道的，是飢餓工資而已，不能比這再多一點。到了現在，工資也比戰前為高。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勞動者一人每月的工資，照預算表不過八·八四羅布；現在則在二八羅布以上。（戰爭時代為二五羅布）。在蘇聯國家收入中勞動階級所占之數，一九二四——二五年為百分之二四·一，一九二五——二六年為百分之二九·四。

普羅列搭利亞國家之政策是對的

嗎？這種成績即為在過去數年間普羅列塔利亞國家之政策是否正確的答案。我們決不能主張過去全無部分的謬誤。謬誤之發生是無疑的。然就大體講，如十年來工作的結果所表示，在過去所實行的政策實是完全正確的。

過去的十年，通常可以區別為二個主要時期。即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與新經濟政策時期。

戰時共產主義組織，是和為普羅列塔利亞權力即蘇維埃國家之直接的防禦，當用全力以援助的時期相適應的。其他一切的利害與聯邦之全部政策皆從屬於這個決定的任務之解決之下。勞動者與農民為蘇維埃國家之存在，努力抵禦世界布爾喬亞之攻擊。他們一開始確立新的國家及經濟之組織與直接的組織的勞作，便抱着革命的一切巨大費用可以完全取償的確信，來防禦聯邦。

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之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很可證明勞動者農民的這種希望之正確。如上述那樣飛躍之國，固已表示「革命的巨大費用」，已

在許多部分(有很多是全部的)被取回了。

戰時共產主義之政策，在非此不能有社會主義的建設，與使勞農大眾知道對於階級敵必須占勝利的意味上，是正當的政策這一事，已被證明了。

當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實現了勞動者與農民之鬥爭同盟。當新經濟政策時期結成了爲建設新社會之勞動者與農民間之經濟的同盟。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哪個將得勝利？ 這個時期通常名爲復興時代。這一名詞，在一般人看來，是和一切參戰國家當戰後時期所使用的有同等意義。但實際上蘇聯之復興時代，是和資本主義諸國相當的復興時代有着全異的內容，與全異的任務的。因爲法德及英帝國的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社會經濟關係所形成的那個舊圈套中在復興。而蘇聯的復興時代，是立於新的根柢，即所謂在工場職場鐵道土地財產等私有財產解體的基礎上，創造新的經濟關係與經濟組織的

時代。

蘇維埃聯邦之工業，是當作經濟之社會主義的要素而再建的。商品流通是在由國家商業與協同組合的市場掌握之下而發展的。農民經濟常在社會主義的工業與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其他經濟指導有益影響之下而向上的。故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之下的復興時代，同時即為增進經濟上社會主義要素之作用的鬥爭時代，也是克服在經濟組織內資本主義要素之時代。

在蘇維埃聯邦，當社會主義的社會之組織未經終了以前，階級還是存在的，因此為確保經濟上及政治上之影響的階級間之鬥爭也是殘留的，從而相互的關係也將受着變化：這些都是無疑的事實。

為此我們要綜合成績，比較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成長時，實必須從階級關係之觀點來觀察，且當注意到社會主義要素的作用。以下特引用二三種數字以記述由階級觀點所成事件之特性。在一



九二四——二五年，社會化的扇形，占全交易百分之七二·六。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這個比率即升至百分之八四·五。私有經濟的部門所占成分，不過是百分之一五·五。又工銀勞動之壓倒的多數即百分之八十以上，也集中在社會化的扇形上。經過數年再來比較時，這個比率當能表示年年上向。此等數字都可為國民經濟社會化之效果的具體例子。

同時此等數字也可作為對於社會主義勝利還是資本主義勝利這一問子的答復。反對派中人關於此問的答復，常有說在二三年前要比現在為良好的傾向。照他們的見解，在當時，以在社會主義的要素方面為有一切利益；然到現在，這方面却愈見惡化了。

但從上述關於蘇聯經濟發展之報告看來，是非常明確地可以證明此種立場為全無根據。一九二一——二二年，勞動者階級之數的勢力略略超過二百萬。大多數工場是在停閉。生產量降至戰前

五分之一，商業上以私人商業爲占優勢。什麼協同組合及其他社會化的經濟設備，在農村簡直還不知道。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與今日所已成就的效果，還不承認的人，祇要把今日最最活潑運轉的工業，在工業中工作的勞動者數，協同組合網之發展，勞動者階級與農民階級之今日狀態及現在所有一般的結果，與在四年五年前的一般狀態對比一下，便可知其見解之毫無根據了。

過去的十年，很能證明獲取國家權力的勞動階級是有確保最速的經濟的飛躍，并引導這種飛躍到社會主義軌道中的能力的，也能證明同時在生產在商業上資本主義的關係是被壓倒的。更有一點不可不指明的，即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農民同盟以完成這一偉大的業蹟時，他們所承受的地盤即其出發點，乃是被帝國主義戰爭及市民戰爭連根破壞了的後進國之經濟，而且不僅受不到外部些少的援助，還是處在資本主義諸國之壓迫下的。

俄羅斯用自己的力量建設 列寧

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般在資本主義諸國，特別在沙皇治下的俄國，重工業是全靠外國資本的助力而發展的。”實際上，一九一五年西歐所投於俄國工業的資本，乃有數十萬萬羅布之多。故當列寧指示上項事實時，曾有不少人懷疑於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之下，是否果有經濟發展之可能。這些人是對於克服在布爾喬亞諸國之經濟方面所難以制勝的上項困難之可能性過少評價了的。試看上述的蘇聯發展的結果，不是全用自力完成的嗎？因為無論是日內瓦，是海牙，都不曾給過蘇聯以何等的材料啊。

在重工業領域上，蘇聯用這一產業部門上的合理化運動而達目的。然在獲得燃料方面，不管怎樣努力，終不能有金屬業那樣的成績。俄國之燃料預算常告不足，須由外國之燃料輸入以補足之。故不管經濟發達如何，燃料危機終是經常的現象。然後來因煤，石油，及泥炭之產出獲有成功，大電氣發電所也築造了，於是形成了聯邦對於動力經濟

的堅固基礎。現在鑄鐵之鎔融與壓展機生產雖不過戰前水準百分之七三，然數年之內，在這方面也有大可改良的準備。

**第二個十年的開始** 如今蘇聯已走上第二個十年的初步，有更大的任務急待解決。此地關於國內工業化的根本任務，將不詳細說明。要之「復興時代」的成功，對於國民的生活狀態，及社會主義的要素與全部經濟的發展，是有強大的影響的。每年每年地，技術的基礎在量的方面有增長，在質的方面也有急速的進步，將來所能實現的成績，一定當更大更可驚人。

對於第二個十年間的計畫的要點，是全經濟，工業及農業之政策與新裝。經濟建設的第二個十年，對於生產技術與勞動者組織自將有根本的變化；這與以前所行者當有區別。在今日以前勞動者階級與農民階級拿舊的落後的沙皇治下所傳下的遺產，對困難與飢饉作戰。在將來勞動者階級與農民階級自將每年以更大的規模去利用一切技術的

收穫與人間精神的收穫。同時一切文化的問題也得特別的意義。全經濟之合理化與復興之問題，要是沒有聯邦會人民大眾之文化的進展，是不能解決的。文化之意義與作用，技術與智識之意義，在未來時期，自當顯然提高。

又經濟發展的未來時代，計畫的指導之意義與作用將益形增加，這與以前所經驗者也有區別。今日由計畫經濟部所定的五年計畫，是形成一個轉換點的。經濟發展五年計畫，在普羅列塔利亞獨裁之條件下，便是社會主義建設之五年計畫。



## 第四章 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

### 一 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重要性

孕育新的世界戰爭危機的今日之國際情勢，在根本上是由二個基本的對立勢力之相互關係而規定的。一方是由英國法國意國德國日本美國等或爲絕對地或爲相對地安定化鞏固化之帝國主義各強國所代表的國際資本主義之勢力，他方是由已然經過革命十週年，對內着着地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對外日益在全世界被壓迫勞動民衆間擴大其影響力之蘇維埃聯盟所表現的國際普勞

列搭利亞特之勢力。以這樣的二大勢力之基本的對立關係爲基調，於是有了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布爾喬亞派與普羅列搭利亞特之對立，以及在帝國主義國與受其支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間的種種樣樣之對立，湧現到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來。

一日猛烈一日的此種諸對立，今日正以可驚的速度向着一個大破綻——在規模上，在殘酷上，都要比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大過數十倍之國際的大劫掠戰——而突進。各強國的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派，爲準備新的戰爭，正在拚命地熱中於軍備競爭。

但這種的戰爭準備，不祇是在擴張軍備一方面活動而已。帝國主義諸國爲於未來戰爭中得確保對自己最有利益的陣形起見，正在試行一切必要的政策。此等政策之一，即爲形成各種形態的帝國主義的bloc之政策。以英國帝國主義爲盟主的所謂“反蘇維埃戰線”之展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其他如最近法蘭西與尤哥斯拉維亞條約之締



結，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攻守同盟之成立(大概是爲了與美國對立所逼迫)，日本帝國主義之接近蘇俄政策，最近十五國不戰條約之調印等等皆爲這一政策的表現。

但在帝國主義諸國最切要之事，莫過於強固自己陣地之“背後”。爲當戰爭實行時可無後顧之憂起見，故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有對於本國勞動者與本國殖民地更加緊束縛之必要。而最近各帝國主義政府對國內勞動者階級及殖民地民衆之互古未曾有的彈壓，即皆爲由這個必要所發生者。

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正在盡力用一切手段，以謀鞏固對殖民地之支配。現在帝國主義國家所派遣至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軍隊力量，已經超過百萬。其中有七十萬是英國派駐於牠的“勢力範圍”內的軍隊數。美國對於尼加拉瓜，波里維亞，其他南美中美諸國之武力干涉，荷蘭帝國主義對於印度內西亞革命民衆之殘殺，法國軍隊在摩洛哥，敘利亞之無厭的暴行，英國艦隊對於“獨立

國”埃及議會之威嚇，列強軍隊之事實的佔領上海及其他中國革命中心地與夫由此等派遣軍隊對中國革命民衆所行幾多的殘酷行爲等等，——單舉最近一年間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武力壓迫之實例來看，也幾乎不勝枚舉了。

在如此極端壓迫之下，世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所起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之益將趨於激烈，自是顯然之事。殖民地被壓迫民衆爲解放自己的鬥爭，如今正成爲在整個國際過程上的一般的現象，日在給國際帝國主義之基礎以激動。在這幾年來，已有中國，印度內西亞，敘利亞等地包擁數十萬數百萬大衆的廣泛的革命的鬥爭，在展開中。這許多國家之被壓迫大衆，皆現實地握着武器，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者榨取者厲行爲解放自己的鬥爭。

此等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世界帝國主義之運命是有偉大的意義的。試想一想：在全地球人口總數十九萬萬五百萬中，便有十一萬萬三千四百萬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人口。其他除出屬於蘇維埃

聯盟的一萬萬四千三百萬，中間諸國的二萬萬六千四百萬，所餘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諸國的人口不過三萬萬六千三百萬。即僅占有全地球人口百分之十九的帝國主義諸國，是在占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上逞其無壓的榨取。（而更重要的，是在這三萬萬六千三百萬的帝國主義人口中，竟有百分之九十是為勞動者農民之被壓迫人口所占有。故只有全世界人口數百分之一，真屬於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派。）

這樣僅僅不滿“一握”的此等資本主義的“先進國”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派，若不對於占有世界人口過半數的“野蠻”而“未開化”之後進諸民族實行那最可恥的暴壓與掠奪，便連一天也不得存在。為了牠那低廉的勞動力，無盡藏的工業原料品，為資本主義的商品之廣汎銷路，於是殖民地就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所不可缺少之地盤。帝國主義要在這個地盤上能確乎站穩時，才得維持自己且使自己發展。反之，若從帝國主義取去這個地盤的

話，那麼帝國主義便要連根推翻。因之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解放，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勝利，其意義無異是帝國主義之“壽終正寢”。

但不僅此而已。帝國主義由於牠自身的發展，却造成了爲殖民地解放之客觀的條件。表現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現代的帝國主義不單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輸出商品而已，還爲了榨取在此等諸國的低廉的勞動力，年年輸出巨大的資本。尤其是世界大戰以來，這個傾向逐漸顯著；各殖民地國有急速的資本主義化，工業化。然在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之發展，必然地又要促進土著布爾喬亞汜及工業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成長，使在殖民地國的封建的社會關係之變革，特別在農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之變革（土地革命）爲不可避免。故此等殖民地國之由帝國主義的榨取及支配底下謀解放，不單是土著布爾喬亞汜有這要求，也且爲有急速的階級的成長之殖民地普羅列塔利亞特，及謀從封建的榨取自求解放的殖民地農民之巨大大衆所最

熱烈地要求。

故從帝國主義支配下解放之問題，多少也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以土地革命爲其最重要的關頭）之問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因將殖民地的勞動者農民吸引到陣營中，故帶有廣泛的大衆的鬥爭之性質。還不僅如此，因爲土著布爾喬亞在數量上在質量上皆屬微弱，所以必然的使殖民地勞動者農民成爲殖民地解放鬥爭上的領導者。在這裏，就保有爲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無盡藏的勢力源泉，存有爲這個運動可獲勝利之現實的條件。

在帝國主義諸國的勞動者農民之運動，若不與在殖民地的被壓迫民衆之鬥爭最緊密地結合，展開一條不可分的統一戰線，是不能勝利的。爲什麼？因這兩個運動是向着一個共通目標——打倒帝國主義——而作戰的，故在帝國主義國之普羅列塔利亞特與農民，祇有當實現殖民地的完全解放時，才能開始解放自己。

## 二 國際反帝國主義聯盟

在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既具有如上述的意義，那麼在先進諸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運動，當然不能對之無關心。然以英國勞動黨爲首的屬於第二國際之機會主義的勞動者黨，不能或者不欲認識民族解放運動之此種意義，却把它看作單單小的國民運動，而想抹殺民族解放所有世界史的意義。他們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止於表示“滿腔之同情”，不想積極的支持，却反說第三國際之此種努力爲妨害民族解放。這一種的見解，乃是反映帝國主義國家勞動貴族之利害的見解，斷乎不是有階級意識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見解。

第三國際自創立以來，即促進殖民地民族運動之發展，爲實現謀自己解放而鬥爭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諸國的勞動者農工之同盟而作種種的努力。直至最近，第三國際是爲殖民地解放運動之唯一的國際的機關。但要國際的統一殖

民地解放運動且指導之，單靠爲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鬥爭機關的第三國際，尙嫌不足。爲此，一方成爲全世界各被壓迫民族國際的結合之機關，同時他方又成爲此等被壓迫民族與在帝國主義諸國的被壓迫勞動人民共同鬥爭之機關的一個國際的組織，實有其必要。

數年來爲設立這樣的國際機關，已盡了非常困難的努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至十五日在比利時不魯塞所開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地壓迫，擁護民族自決權的第一次國際大會算是實現這種組織的第一步。

在大會中，有從世界各地來的代表——中國，印度，印度內西亞，印度支那，朝鮮，波斯，巴勒斯丁，南阿非利加，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古巴，哈企，玻爾特利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日本等二十三國的一百二十二個團體的代表——合計一百七十四名參加。單就這一事實上，也足見這一大會是有世

界解放運動史上無比類之重大的政治意義了。數十年或數百年來呻吟於資本主義的“文明國”支配之下的此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之代表們，與帝國主義諸國之勞動者階級代表開始會合一堂，誓對共同之敵而行共同的鬥爭。

即在其他點上看來，這一不魯塞大會也成就了幾多重要的事業。第一是爲東洋二大被壓迫民族的中國及印度之民族解放運動之代表，在國際運動史上第一次聚首，誓作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國印度的代表團，與英國勞動黨左翼派及英國共產黨的代表共同發表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的共同宣言。第二是中美及南美因美國帝國主義而急速殖民地化的拉丁阿美利加諸國之代表參加這個大會。第三是工會委員會及參加大會的青年分子之開會，謀以前任何國際都未曾組織的殖民地諸國之工會及青年運動之國際的結合等等。

最後這個大會以全場的一致決議創立“國際反帝國主義聯盟”，作爲國際反帝國主義，殖民地



解放運動之永久的機關。由大會所定各種之綱領及重要決議，即由這個聯盟立刻謀其實行。

聯盟本部設於巴黎，第一次大會以後，它的工作已着着進行。在柏林，倫敦，紐約，不魯塞等處，已有聯盟支部成立。反對帝國主義諸國出兵中國之大衆的示威運動，已在各該都市行過。在其他世界各地，正在計畫舉行大的特殊會議。其中如討論新的世界戰爭危機之對策的全亞細亞會議之計畫，即是最重要者。

“國際反帝國主義聯盟”之第二次大會，於去年十二月六日起在巴黎開會。這次對日本各無產政黨且發正式招待書。

自然，這一聯盟今尚未成爲國際上的大勢力，也且不是短時間所能成就的。但它對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給他們成爲一個全體的自覺，惟有殖民地被壓迫民衆與帝國主義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共同鬥爭才能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念，像這種僅僅道德的影響力，已經是非常有力的了。其中在政治上尚

非常落後的諸民族的代表們，而且有時還具有互相矛盾的宗教觀世界觀政治信念的代表們，竟有如第一次大會所表示的對蘇維埃聯盟有熱烈支持之意志，實值得大加注意。那個宣言中的一節，是說：

“雖成立於民族與人種的自由聯盟之上，但建築於諸民族的牢獄的廢墟之上的勞動者國家之歷史的實例，如炬火般照着被壓迫隸從民族的解放鬥爭之路。”

以下就中國，印度，及其他諸國的殖民地民族運動之最近情勢，略述一二。

### 三 中 國

今日爲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之先驅者，是中國革命。擁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原爲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地榨取之最大源泉。中國在一切意味上，實是國際帝國主義最後的支柱，故中國之奴隸化，實

爲各帝國主義強國（其中如日本更是以中國爲其惟一殖民地的地盤之帝國主義國）生死有關的問題。

這樣，今日國際過程上的一切矛盾，無不向中國集中。（一）中國成爲各帝國主義強國間爭奪的中心。對自己最有利地把中國重行分割之事，直接是和列國帝國主義之死活有關。從而各帝國主義勢力間最尖銳的對立，是以中國爲中心而展開者，“中國問題”是一切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之中心問題。（二）中國之解放，其意味卽爲從國際帝國主義奪去了牠們最重要的支柱。不僅如此，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勝利，必然地要使世界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也趨於激烈。祇要看去年中國革命有急速的發展時，對於印度埃及印度內西亞等地的民族運動發生了如何深大的影響，便可知道。中國革命之勝利，實爲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勝利之序曲。故在中國，便有殖民地國與帝國主義國最尖銳的對立存在。（三）最後，中國革命從各方面看來，正

成爲國際革命之中心。帝國主義諸國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祇有和中國革命聯在一起設想時，才得成爲問題。尤其重要者，是中國與表現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特權力之蘇維埃聯盟，<sup>100</sup>在地域上互相連結之一事。今日的中國革命，在部分上已經表現出蘇維埃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間之階級戰爭。

自然如中國革命這樣偉大的變革事業，決非一蹴可就。它要經過幾多次的漲潮退潮，然後才得到達最後的勝利。而且中國革命的勝利非有國際普羅列塔利亞之勝利，也是不可能的。

## 四 印 度

英國對印度的政策，以世界大戰前後爲轉機而有急速的變化。以擷取市場及農業殖民地爲目的之向來的政策，如今代以以資本輸出爲目的的政策。其結果，印度近代的工業顯見發達，土著之工業的布爾喬亞階級也急速地成長。印度之近代的大布爾喬亞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皆緊密地與英國帝

國主義結合，實為英國在印度支配上的勝利。

可是印度之資本主義的發達，同時促成近代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急速的成長，引起廣汎的小布爾喬亞層之貧困化，且使在封建的榨取下面的農民大眾之革命化為不可免避。（印度的農業革命，是目下的根本問題。惟有此等階級，才得為今日印度民族革命運動之原動力。）

由甘地所指導的一九一九——二〇年之民族解放運動，是以布爾喬亞派為指導者的。當時民族運動之最強力的鬥爭手段，為抵制英國商品，其鬥爭目標為發展印度工業。這一運動能吸引廣汎的大眾到陣營中來，故到處有大眾的叛亂發生。但是這一運動也因國民布爾喬亞派與英國帝國主義妥協屈服而歸於失敗。

在甘地主義失敗之後，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之代表，是斯華拉巨（自治）黨。這一黨派，當初雖經宣言與勞動者農民接近，但在本質上是代表布爾喬亞派之利害的。故斯華拉巨黨對於勞動者農

民最小的日常利害之鬥爭，尙且反叛，逐漸撤回了最初之革命的綱領，至今日完全屈服於英國帝國主義。

布爾喬亞的諸黨派之此種反叛，逐漸被暴露到一般國民大眾之眼前。最近以“印度脫離外國支配而完全獨立”爲目的的勞動者農民黨之成立，可以表示勞動者農民脫離了國民布爾喬亞派之指導而至於要求獨立的政黨組織。尤其可注目者，是最近小布爾喬亞的革命要素，從國民布爾喬亞派分離而向着勞動者階級結成同盟。結果使斯華拉巨黨內部左右兩翼之對立，逐漸銳化。

普羅列塔利亞特組織之成長尤爲值得注意。紡織，鐵道，金屬，鑛山，郵電，海員等主要產業之組織勞動者，達於四十萬人。數萬人的勞動者罷工，在各地發生，漸趨激烈。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印度共產黨，漸在勞動大眾之間獲得勢力，將成爲民族解放的決定鬥爭上的指導黨。

在印度的農業革命也將成爲未來布爾喬亞民

主義革命之中心。印度人口(三萬萬二千萬)之百分之七十三即二萬萬二千一百萬，是農業人口。其中九百九十萬屬於地主階級，三千七百八十萬為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及其家族，其餘的一萬萬七千三百萬是貧困的小農與自耕農。要打倒英國帝國主義，祇有普羅列塔利亞特由農業革命之進行，與這個巨大的農民層同盟，才得成就。

印度為次於中國的世界有數的殖民地國。印度民族之解放直接可以決定英帝國主義之運命。在這意味上，在最近的將來所得預想的印度革命之新發展(這是勞動者農民及都市小布爾喬亞汜對抗英國帝國主義，國民布爾喬亞汜，封建的地主階級所作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是將形成為正在進行中的世界革命之重要部分。

## 五 其他各國

(甲)印度內西亞——近年在荷蘭殖民地印度內西亞(爪哇，蘇門答臘，巴內，舍來比斯等)

各地所起強烈的民族運動，是對國際帝國主義支配與以有力打擊者之一。在印度內西亞，土著之布爾喬亞已差不多是不存在的。從而民族革命之原動力是勞動者與農民。在政治的自由全被剝奪，由荷蘭官吏狂暴的白色恐怖之下，印度內西亞的勞動者農民之解放鬥爭，是取廣泛的革命的大眾鬥爭之形態而發展的。故印度內西亞共產黨，得完全掌握這個鬥爭的指導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一九二七年一月，這一鬥爭，終於在爪哇及蘇門答臘以大規模的叛亂而爆發。全部土著人民拿着原始的武器，向荷蘭搾取者進攻。但是叛亂的結果，死傷者無數，被捕者在爪哇有六千人，在蘇門答臘有二千人，不久即被鎮壓。指導叛亂的共產黨員受死刑流刑及驅逐的宣告。

其後荷蘭官吏一方面採用部分的改良政策，以獲取上層的土著人口；一方面却謀用原始的白色恐怖以絕滅一切戰鬥的勢力。但印度內西亞人



民之解放鬥爭，反因這種暴壓而益趨於猛烈。即在現在，印度內西亞尚在革命的情勢之下。

(乙)埃及——一九二三年埃及成爲名義上的獨立國。但因是英國紡織工業之主要原料地，又因蘇彝士運河爲軍事上通商上之重要地點，故埃及在事實上是在英國帝國主義之支配下。

由英國政府巧妙的欺騙政策之結果，故迄今埃及之民族解放運動，以用和平的外交手段獲得自主權爲其主要目標。一九二四年以來在埃及議會占多數的華夫特黨，是最明瞭地表現埃及民族運動之此種傾向的。

然而最近這樣和平的戰術之無力，已爲大眾所逐漸瞭解。英國帝國主義爲使埃及隸屬化起見，連埃及議會最小的“議會主義的”要求，尚要用武力阻止。故民族運動爲之急進化，急進派之勢力增大，同時華夫特黨內部也形成了有力的急進派。

勞動者的運動尚非常落後，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之壓迫非常嚴厲(共產黨在一九二五年被破壞)。

惟因生活條件之惡劣化，勞動者對於組織之要求逐漸提高。這種戰鬥的勞動者運動，在將來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上，一定能發生偉大的作用。

(丙)敘利亞——在法國帝國主義支配下的敘利亞民族運動，數年來以公然的叛亂在發展着。這一叛亂的影響，波及於一切阿拉伯諸國（其中有在英國帝國主義支配下的巴勒斯坦，脫拉斯越丁，伊拉里），敘利亞則立在此等諸國之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之先頭。指導敘利亞叛亂的汎阿拉伯的革命黨，伊斯德克拉爾，受得廣汎的被壓迫大眾之支持。至於在此等各國的共產黨雖尙弱小，但因指導勞動者的鬥爭，對於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也有多大的貢獻。

敘利亞的叛亂因法國派遣軍隊優越的武力，最近正受重大的失敗。法國軍隊在各地大肆殺戮與掠奪。但一經獲得廣汎的人民參加，發展至於武裝鬥爭的民族解放運動，因這暴壓更趨於激烈，更趨於強大，大有「捲土重來」之勢。

(丁)拉丁阿美利加諸國——當作美國之帝國主義的發展之結果，最近拉丁阿美利加諸國，急速地殖民地化。美國政府與此等各國之封建的地主階級結成同盟，謀向廣大的民衆榨取，以確立在全大陸的帝國主義的支配。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革命之前夜的此等各國之革命運動，因此必然地要轉化爲對美國帝國主義之鬥爭。

美國帝國主義因軍事上的必要，正謀在尼加拉瓜（爲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連鎖）開鑿運河。是以去年來對於尼加拉瓜所起的革命運動，實行最露骨的武力干涉。尼加拉瓜革命雖是對於與美國政府相勾結的反動的地主的政府所行而以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爲指導的革命，但勞動者農民之大衆，也積極的參加於此。據最近的消息，美國政府派遣飛行機數架，對尼加拉瓜革命軍投下爆彈。美國政府爲鎮壓革命計，更謀派多數的軍隊到尼加拉瓜。

去年八月，南美伊波里維亞地方發生大規模

的叛亂，有二十萬的武裝印第安勞動者及農民參加。爲美國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波里維亞政府爲鎮壓計，虐殺了數千民衆，鎗斃了二百指導者。這一叛亂雖也爲國民布爾喬亞派所指導，帶有農民革命之性質，但美國政府作爲是波里維亞陰謀的逆宣傳，爲鎮壓叛亂計，用盡一切手段以援助波里維亞政府。

拉丁阿美利加的民族運動固尚未成爲明確的組織；但各國被壓迫民衆對於美國帝國主義之解放要求正在急速高漲。故此等諸國在最近所當經驗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將轉化爲對美國帝國主義之全般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即將使拉丁阿美利加諸國的被壓迫民衆，成爲將來世界解放的重要革命勢力。

## 第五章 帝國主義各國之 勞動運動

### 一 英吉利

一、英國資本主義之沒落 由於英國所起的十七世紀中葉之政治革命與十八世紀末期之“產業革命”，使英國當作世界最初之資本國而誕生；同時掌握了世界支配之經濟的政治的優越權。這樣直至十九世紀之中葉，英國確立了可以稱爲“世界之工場”之產業的基礎。當時的狀態，由如下雜誌之記事，可以如實地窺知。即“如今英國所能開放的繁榮，其範圍實非想像所及。……英國之製造

工業，比他國工業之全部總計，還大過四倍，如歐羅巴這樣大陸的十六個國家集合起來，也不能製造與英國同一的紡織。”（一八二六年發行）英國對於歐羅巴諸國及全世界所有此種產業的優越，即為英國之富與世界霸權之物質的基礎。海外殖民地也為英國所大大地劫略。在克林威爾時代，不過有百五十萬家族，但至一九一四年，已有全人類五分之一被支配於英帝國之麾下。

當這時代，英國布爾喬亞之“寬容”與“士君子之態”（gentlemanship）產生出來；他方，穩健的勞動貴族也造成。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上，以改善勞動者生活為最後目標的那個“工會主義”及為其理論表現的“費邊主義”，實為這一時代的產物。

但一至一八八〇年代，形勢為之一變。即德國已當作對英國的強敵而出現。即在其他歐羅巴諸國及阿美利加，也以卓越的勢力發展了工業。從而向來英國所有經濟的世界霸權以及資本與勞動協調之基礎，也開始連根推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

開始猛烈的鬥爭。(一九一——一三年之勞動不安等等)在這一種狀態之下，英國所以要參加“世界戰爭”了。

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戰爭，似乎能澈底地征服了德國，使英國再回復了世界王者之地位。但事實全與想像相反；代德國以與且比德國更強大之敵即美國已在英國面前現其面貌。美國拿了在歐戰四年間所極度發達的生產力與所蓄積偉大的金融資本，一面侵入到從來英國的市場，他方使歐羅巴也跪倒在牠的膝下，因之世界金融之中心，由倫敦而移於紐約。而世界政治之中心也歸於華盛頓，自華盛頓會議，道威斯案，羅卡爾拿協定，以至最近的裁軍會議不戰條約等一切國際政治，無不在美國的提議與指導之下以行使。

還有對英國帝國主義與以致命的打擊者，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龐大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業化以及牠們對英本國之叛逆。如加拿大，澳大利亞之自治，印度埃及之反英運動，在中國市場之

喪失，凡此等殖民地之脫離，實足以顛覆當作從來英國資本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最有力的安全瓣所養成的“勞動貴族”之經濟的基礎。

此等事實，於英國產業之生產力之顯然低下（特別在最重要的煤，鐵，鋼鐵等）輸入及輸出之減退這種現象內最明白表現，更因一九二六年煤礦工總同盟罷工而增強其勢。

這樣，英國資本主義，遂不得不趨於沒落之一途。

這種經濟破綻所及於勞動階級之影響，第一是失業者的增多（戰後常在百萬上下）及實質工資的低下（若以一九一四年為基準——一〇〇——的話，則在一九二五年，生活費指數雖為一七二，但實質工資僅不過百分之九七·二）。第二是勞動貴族之數減少，同時他們不得不反動。第三是一般勞動大眾之急速的“革命化”，在幹部與大眾之間發生衝突。於此，有了大規模的階級鬭爭不斷地威脅英國布爾喬亞之根據，“在英吉利，顯然為成



就無產階級革命之諸條件……是已經成就了的。”

( 列寧 )

二、勞動者運動之展開 回顧英國勞動運動過去百年之歷史，在英國資本主義為世界霸者的時代，是所謂“勞動貴族”之全盛時代，由他們所代表的勞動運動，即被稱為“工會主義”（一八五〇——一九〇年）。但因德國的勃興，威脅了英國所有世界之獨占的地位，從而勞動貴族之經濟的基礎漸被動搖，而革命的“新工會主義”（一八九〇年——）為之發起。自二十世紀開始，勞資衝突，漸趨激烈，一九一——一九一三年間，在鑛山鐵路運輸上，勃發了從來未見之大規模的衝突，全英國為革命的暗影所包圍。惟是時歐洲大戰勃發，舉世為祖國而作戰，階級鬭爭纔算一時屏息。

大戰給了英國以破滅。與世界之革命的機運相並，勞動運動自戰後一九一七年至二〇年，轉為攻勢。大規模的罷工，擴於全國，及於一切產業。但一九二一年煤礦衝突上的“閻之星期五”，實為勞

動者總敗北之預兆。資本的攻勢就此開始。

但到了一九二三年，勞動者再轉為攻勢，二四年且組織工黨內閣。可是工黨內閣把牠的無力，牠的布爾喬亞的性質與議會主義之欺騙，曝露於勞動大眾之前，九個月之後即告倒退。為普羅列塔利亞最惡之敵的保守黨，代之掌握政權。於是他們為挽回已趨崩壞的英帝國主義之地位，且為獲得資本之安定，故用一切暴力，一切寡廉鮮恥的手段，開始了對勞動階級未曾有的攻擊。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因礦工鐵路職工及運輸勞動者之強大的同盟，把一時阻止其攻擊的目的算已達到。他們就稱這一勝利為“赤的星期五”。惟資本家階級決不因此緩其攻擊。在完成了一切戰鬥準備之後，在翌年即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就決行對礦工的停工(lockout)。

三、一九二六年之大罷工與反動政策 停工開始之後不久，至五月四日起，雖有全工會會員數百萬之同情的總罷工，但因指導者的背叛，終於失

敗。煤礦工之鬥爭，也於七個月之後，終於無成而歸於退守。

可是這一震撼全世界的大衝突，實給與英國勞動階級以許多教訓。

第一，是教訓他們英國煤業之危機，非實現社會主義，到底不得解決。

第二，現在的政治權力還是支配階級的，使勞動階級痛感到非開始對牠鬥爭不可。故權力之問題成爲他們具體的問題。

第三，是對於從來妥協政策之反感，對於舊式指導者之不信任，對於戰鬥的指導者之信賴，具體地說，對於勞動黨之不信任與對於英國共產黨之信賴已傳布於大眾之間。

可是這一煤礦罷工之失敗，在保守黨政府終算爲一時的勝利。他們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向勞動階級猛烈進攻。各產業的工資一齊減少，勞動時間一齊延長，至一九二七年四月，竟提出欲禁止工會作政治鬥爭的工會法，剝奪了勞動者團結之自由。

至五月，又與援助英國勞動階級之蘇俄斷絕國交，更進一步實行包圍蘇俄政策。與此同時，爲壓迫中國國民革命計，急派多數的軍隊赴華。對於印度埃及也輸送軍隊。而且厚顏地還準備了對衆議院而欲擴大貴族院權限之法律案，謀從全國把一向爲英國布爾喬亞所自誇的政治的“自由主義”一掃以盡。

四、勞動官僚之“協調政策” 對於這種支配階級方面的絕端反動政策，工會及勞動黨之指導者做些什麼事？這在總同盟罷工時已經明瞭。他們對於支配者之暴壓，非常無力，非常溫順，牠的本質竟表現爲“在勞動階級內的布爾喬亞之副官”（昂格思）的樣子。

這種事實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愛丁堡所開的工會會議與十月勃拉克堡所開的勞動黨大會，最爲實地表現。

工會會議（一八六六年成立）是集合全國工會百分之八十的一個聯合體，大會中所代表者有四

百三十萬人。這一大會的特徵，就為議長歇克斯開會辭中所述，是“產業上的和平”，勞資協調。而其中心的議題則為攻擊革命的少數派運動，解散英俄委員會，承認工會法等。

其次所開的勞動黨大會(有三百三十萬黨員)為獻媚於下屆總選舉的選舉者計，特充分地表現了協調的非社會主義的傾向。這樣，勞動黨完全化為小布爾喬亞黨，變為支配階級的籠中物。

然由這二個大會所充分表現的階級協調，實不過從古傳來的改良主義之組織化凝固化而已。惟其特徵，在於當由妥協並無何等收穫，不可不排妥協而舉全力以開始鬥爭的時期內，竟宣告無恥的降服。再，兩大會的主腦，不是向來的背叛者托麥斯與馬克唐納爾，而是一年前尙自稱“左翼”，以蘇俄之親友自任的派綏爾及歇克斯所謂“統一派”指導者，這是第二個特徵了。

這樣，他們服從資本家之指導，當作“勞動運動之合理化(1)”之旗手，資本主義之走狗，而忠誠

地盡其職守。

五、大衆內之左翼運動 然爲什麼“統一派”竟這樣地行露骨的背叛呢？第一個理由，是如前述，爲總罷工之失敗與以後的保守黨政府之彈壓政策。

但有比這更根本的理由，是英國勞動運動內的革命勢力之抬頭。換言之，是在工會運動內的“少數派”，在勞動黨內的“左翼”，指導革命運動的英國共產黨，此等團體勢力顯然膨脹之故。

少數派是一九二四年由革命的工會會員所結成的組織，年年增加勢力，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大會中，會員超過百萬，在勞動大衆中植了不可拔的指導權。故在工會會議上，是對抗腐敗的上層幹部之惟一有力的反對派，左翼分子之結晶體。

勞動黨內之左翼，是一九二五年之黨大會以後，對抗該大會之反動傾向，由黨內左翼分子所結成者，於一九二六年開全國大會，形成爲全國的組織。在該大會中，有五十二支部與四十俱樂部派送

代表。

還有指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英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五年雖僅有五千黨員，但因對總罷業之正確的指導，在一年後，黨員數幾乎加倍增加，已達一萬另七百名。這種革命黨的增大，政府無待言，即勞動黨幹部也受威脅，故他們對之，已加以組織的陰險的壓迫。政府逮捕黨的指導者，勞動黨則開除黨內的共產分子。爲此，黨員數減少，至一九二七年八月，減至三千人。但其指導力，在大衆間的勢力，却愈趨增大。

六、結語 英國資本家階級之此種謀挽回自己沒落之努力，不僅沒有何等的效果，反而煤業愈加不振，製鐵製鋼造船紡織依然衰落。爲補救這一衰落的保守黨之惟一政策，是對於勞動者生活之攻擊或“合理化”。

這個對於勞動階級之壓迫，却成爲一般大衆間不滿與反抗之導火線。而此等的不滿與反抗，今正在組織化結晶化。

但對於在下層大眾間之左翼的傾向，在勞動階級的上層部分，反表現極度的反革命化。此等指導者之布爾喬亞的本質，雖在最落後的勞動大眾之眼中也能反映，對於他們首領的信賴漸漸消失，不久自將變為對他們的鬥爭。

勞動官僚之一時的勝利，實即他們自身沒落之第一步！

## 二 美 國

一、美國之世界霸權與勞動貴族 以歐洲大戰為機會，世界資本主義雖曾一時的表示相對的安定，但就全體而論，依然在走沒落之一路；惟北美合衆國處於這種全世界資本主義體中，另有特色，就牠一國而言，是開始獲得飛躍的發展，是所謂“正在上昇的資本主義國”。在這個意味上，是與前節英吉利資本主義完全對立的。

已如前述，大戰後之世界經濟生活之重心，由舊歐羅巴移於他大陸，即移於北美合衆國。大戰後



商業及資本輸出之重心，是正在移向最繁榮而且強有力的美國。這種傾向，雖已在戰前十分明瞭，但因戰爭而更大為促進，更因戰後之恐慌而繼續。如今美國之經濟，已對其他各國，行使不可動搖的經濟之支配。即在現在，世界貿易額之約百分之三十為美國所占，資本主義的歐羅巴諸國現在對美國負着百三十萬萬元(美金)以上的借款，世界全所有額之百分之六十弱變為美國之所有。美國在資本輸出上，也漸顯著地占着指導的地位。而且美國又是生產合理化之主要地點。所謂“生產之標準化與規格化”，收着最大的成功，托拉斯之組織益在猛進，巨大的銀行資本也增加其資本額，使其寡頭政治益趨強固。

在這種的美國資本主義中，自很可收容生活程度比較高的勞動者階級，即得充分地造成許多勞動者貴族。昂格思所謂“布爾喬亞化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如今得在美國找出最模範的實例。但美國資本主義雖表現此種飛躍的發展，而其中仍有

不可避的矛盾存在，如慢性的農業恐慌，在特殊產業部門中的部分恐慌，仍占多數的失業者，還有由所謂“合理化”之過程所引致的“對於資本利潤之急速向上而一點也不並進的實質工資”，因之在下層勞動階級不熟練勞動者大眾之中，徐徐地發生不平與反抗。欲用一切手段以催眠或壓伏此種不平與反抗的美國布爾喬亞與其政府，即以勞動貴族，反動的工會官僚之收買及其援助，當作壓迫無產階級運動之有力的武器而使用。

又在事實上，要像美國那樣貴族的勞動者之多，墮落的工會官僚之存在，是任何處所沒有的。由支配階級與墮落的工會官僚協作的“勞資協調”，實在美國算到了頂點。因此勞資協調機關，不僅益加繁榮而已，更常發明了許多新法。

所謂“勞動銀行”“勞動者股東制”“公司聯合”等，就是精髓所在。

勞動銀行是由協調的聯合所經營的銀行，其支配權握在年俸二萬五千元美金的“資本家的”工

會官僚之手。現在由工會所經營的銀行有三十七家，所積金額達二萬萬元美金，得自由運用。又由勞動者股東制的勞動者所有股票之總額面達於四萬萬元美金，足以表示“勞資協調”之“繁榮”。更由資本家與勞動者出同數的委員，或由資本家代表之上院與“勞動者代表”之下院，用所謂複利增進以欺騙勞動者，在工會監督之下，與資本家協定，為資本家而謀增進所謂生產能率者，便是“公司聯合”(Company union)。這種公司聯合約在八百以上，包含勞動者百二十萬人。

然而這種協調組織，還有協調的工會，必然的僅能收容勞動階級之上層，即所謂勞動貴族。從而勞動者對工會之組織率，要比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少的多；工會的多數，事實上是上層勞動者的組織，大部分是不免協調的。

二、工會運動 在美國勞動者總數二千六百萬人中，現在有工會組織者不過三百八十萬人，即僅占全勞動者數百分之十六。而在這個組織勞動

者之中，約有百分之八十，却由算爲世界規模上之典型的協調的反動的工會美國勞動聯盟（A. F. L.）所組織。勞動聯盟是由一〇七個全國的工會及約三萬個地方的工會之聯合體，爲其基礎者是狹隘職業的一〇七個全國的工會，以中小企業之勞動者及熟練工占多數。這一比地球上任何個工會更保守更反動的勞動聯盟，聲明對共產主義不作防禦戰而實行攻擊戰，宣布勞動孟羅主義，努力謀革命的歐洲之工會運動決不進美國，且竭力謀反蘇維埃的“汎阿美利加勞動聯盟”之建立。

這個聯盟之主要使命，無待言，是在根據“勞動之孟羅主義”，防止外國移民與赤化思想之輸入，資本主義阿美利加之趨於汎阿美利加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及爲他們鎮壓屬領半屬領等勞動者之革命化。

美國勞動聯盟之反動與保守到如何程度，可由牠用“過於左翼”的理由以退出小布爾喬亞的欺騙的阿姆斯特丹國際而推知。牠在國內又專謀從

工會中開除“左翼分子”，當鬥爭的勞資衝突發生時，牠便與資本家妥協，甚至用暴力與收買以鎮壓。

在美國勞動聯盟之組織以外，當作獨立的工會，祇有一個縫工工會。纖維勞動者汽車勞動者食料品勞動者中，雖各有工會，但皆分散而且是小規模的。以前曾頗有力的最革命的工會 I. W. W.，迄今雖尚與布爾喬亞及政府之壓迫作戰，為被搾取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行最勇敢的鬥爭，因以知名於世；惟該工會在二三年前分裂，會員也大減少。至現在把分裂的兩部分合計，不過有一萬會員，其中除船塢勞動者有組織體以外，實際不過是為產業工會之宣傳組織而已。

然為美國勞動聯盟所組織的勞動者，還不到全體百分之十。廣大的美國勞動大眾之工會尚未被組織，從而在經濟上社會上，對於有組織的資本家之搾取，完全表現無力。布爾喬亞階級之巨大的政治經濟的權力，用一切可能的野蠻方法以壓服

勞動者大衆(閉鎖工場,破壞罷工之組織,黑表,常備暴力團,逮捕,用機關鎗鎮壓罷工等等)。因之勞動者的工資,尤其是非熟練工的工資,不管有正在向上的資本主義,依然劣惡,慢性的失業者依然成爲未曾有的大衆。加以世界的恐慌之影響,以在特殊產業部門上之急激的或慢性的恐慌而表現於美國。故不管支配階級及反動的勞動官僚如何壓迫欺騙,而在勞動大衆之間,終要或者徐徐地或者突然地發生反抗運動。前年煤礦工之大罷工,纖維勞動者及縫工勞動者之罷工,即其具體的證據。

三、黑人問題 尙有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即爲在美國內部的被壓迫民族美洲黑人之潛在的革命的能力。在全美國約有一千萬人的黑人,其大部分雖住在南方,但他們在政治上受束縛,在經濟上受猛烈的榨取,在社會上受極端的壓迫。他們大部分是農業勞動者或佃農,現在爲土地所有者及銀行家而受極端的榨取;他們曾謀有所組織,却爲所謂三K黨的反動的國粹的暴力團所妨害。然最近

黑人向北方移動，又有工業勞動者化的實現，故不僅黑人之民族的團結加強，即對工會的團結也漸盛。在實際上，一部分從事鐵道關係的黑人勞動者已有組織。資本家國家及勞動聯盟等爲恐黑人工會勢力的增大與急進，特講防止的方法，一部分以前禁止黑人加入的工會，如今且特許加入。故現在黑人工會所組織的人數，達於十萬以上，加入勞動聯盟者也有五萬人。在壓迫黑人比較緩和的北部，現有包含四十萬人的黑人團體“黑人向上一般協會”存在。該會現雖受小布爾喬亞的要素之指導，惟所加於黑人的社會的經濟的民族的壓迫，必然地會勃發他們所潛在的革命能力。

四、政治運動 美國的政黨，今尙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占有絕大的勢力，於財政資本的願使之下，輪流組織政府以實踐代理人的職務。

美國勞動聯盟，向來頑固地拒絕政黨運動。然當大總統選舉之際，也常命令會員投票於指定的共和黨候補者。

地方的勞動農民政黨及由自耕農佃農組織的進步的政治勢力雖有，但並不重要。

自稱為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黨”，在一九二〇年總選舉的時候，擁台維斯得有九十萬票，算達絕頂，至一九二一年即行分裂，其後勢力漸趨衰頹，終於不振。這一自稱社會主義的政黨，對於蘇維埃共和國却用極度的憎惡與之敵對；在工會政策上，則與美國勞動聯盟之指導者協力以謀左翼勢力之驅逐。該黨之殘存勢力，據說尚有一萬五千黨員。

社會勞動黨是有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而毫無黨之生氣的殘存物。該黨在勞動運動上絕無勢力，黨員據說約有二千。

真為無產階級鬥爭，得以動員勞動者農民於政治戰術的無產政黨為勞動者（共產）黨。該黨自一九二〇年聯合合同共產黨（黨員五千七百人）與阿美利加共產黨（黨員六千一百人）形成為單一政黨，因威爾遜政府之極端的壓迫而歸於「地下」之



後，到一九二一年，以勞動者黨的名義成爲合法的組織。至一九二五年大會，添上「共產」二字。該黨自成立以來，即開始活潑的活動，大概是爲勞動階級之統一運動而作戰。現在黨員有一萬七千人，黨員正在各地工廠中結成其前衛分子。特在紐約，芝加哥，台屈洛脫等大都市有最深厚的實力。

該黨之政治的活動，在捉住各種具體的問題以促進統一運動。去年薩可范塞蒂事件發生時，指導全美的大示威運動而得成功，最近又支持纖維勞動者之罷工與縫工勞動者之罷工，深得大眾的信任。

又該黨當作阿美利加黑人惟一真實之友，正在阿美利加黑人勞動會議之下，謀黑人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組織。

★ ★ ★

美國之強大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今尙“上昇”。故必然的造成勞動者貴族，有養成勞動官僚成爲自己贊助者的力量。

然在廣大的未組織非熟練勞動大眾之中，仍有強度的榨取與壓迫。外國移民與黑人勞動者，正困於最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下。加以由於慢性的農業恐慌與工業生產物之卡推爾獨占價值，使農業勞動者及佃農之生活，極端窮困，被迫得走上組織與反抗之道。

一方，又有獲得二萬五千元美金年俸的工會幹部，有勞動銀行的勞動貴族與不熟練勞動大眾間之隔閡，愈益增大。美國勞動者(共產)黨，當這資本主義內部之矛盾展開期間，即以促進被壓迫人民的不平與反抗，動員到大眾的政治戰線，為當面的任務。

### 三 德 國

一、小序 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之危機與其安定能最典型地表現者，為德國。而所謂安定，決不是永久的絕對的，而是一時的相對的，最能表現之者也為德國。我們在下面先簡單地述其最近安

定的事實，然後看牠是如何的安定。

## 二、最近德國資本主義安定之諸現象

### (一)經濟的方面

先就煤鐵鋼的消費量與戰前的比較一下。

#### 每人煤之消費量

	(噸)		(噸)
1913	2666	1922	2412
1924	2163	1925	2212
1926	2100	1927	2520

#### 煤總消費量每月平均

	(千噸)		(千噸)
1913	12325	1925	11335
1926	11053	1927	12850

#### 每人鐵及鋼之消費量

1913	261	1923	125
1924	174	1925	835
1926	804	1927	1059

其次從產額方面看，如何？

鐵生產(每月)			
	(千噸)		(千噸)
1913	909	1923	—
1924	631	1925	835
1926	804	1927	1059
鋼鐵生產			
1913	956	1922	—
1924	820	1925	1016
1926	1028	1927	1325

其他如匯兌之安定，資本之集中合同，由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之融合所致的財政資本之稱霸等，皆在最近澈底的進行，都可視為安定化之傾向。故我們對於因世界戰爭及法國之魯爾占領等而表示極度荒廢極度的生產低下之德國資本主義，竟能實現上述的數字，不能不認為顯然安定，德國資本主義進化之傾向。

## (二)政治的方面

先看現在德國政界之政黨的分野。

- 一、德意志國粹黨 以大地主，農民，官吏，小布爾喬亞等爲其階級要素。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國會議員數爲一〇三名，今年（一九二六）五月總選舉結果爲七二（減三一）。
- 二、德意志人民黨 代表重工業，精製工業，大商人，高級官吏等之利益，今年國會議員數五二（比一九二四年增一名）。
- 三、中央黨（天主教黨） 以萊因地方，西來其亞，南德意志之工業，天主教之基督教業工會所屬勞動者等爲其構成分子。今年國會議員數六〇名（比一九二四年減九名）。
- 四、德意志民主黨 代表銀行資本，商業，精製工業，智識階級，小布爾喬亞等之利益，今年國會議員數二五名（比一九二四年減七名）。
- 五、德意志社會民主黨 以高級勞動者，小市民智識階級，下級官吏，俸給生活者爲其構成要素。現在黨員數約九〇萬，今年國

會議員數一五〇名(比一九二四年增一九名)。

六、共產黨 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黨派，黨員數約八〇萬，今年國會議員數爲五一名(比一九二四年增六名)。

現在大總統爲德國國粹黨出身之興登堡。

內閣是以中央黨出身之馬克思爲總理，以國粹黨人民黨中央黨爲與黨的右翼聯合政府。安定以前，德國支配階級之陣營正在分裂。德國國粹黨爲極端的王黨，人民黨大體雖認共和制，但尙與國粹黨有一部相通。民主黨中央黨爲共和黨，政權雖極轉變趨移，但大體是在中央黨民主黨人民黨及社會民主黨中若干人聯合之上。即德國最右翼之國粹黨與左翼之共產黨是決定的反對黨，其他則爲與黨或支持黨。興登堡以前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是社會民主黨出身之愛倍爾，社會民主黨又派許多代表加入內閣。然至一九二五年，興登堡代愛倍爾而爲大總統，二七年一月，由國粹黨人民黨中

央黨所組之右翼聯合政府成立，社會民主黨被逐出政權的地位，而成爲在野黨。最右翼國粹黨遂棄其王黨的態度而承認共和國。這樣支配的布爾喬亞諸黨間之對立廢棄，更有力地爲對付普羅列塔利亞特之統一發生。當德國革命之波尙未全退，布爾喬亞之政權尙受威脅的時候，他們爲用改良政策欺騙普羅列塔利亞特大衆起見，故對於標榜社會主義黨而其正體不過爲一小布爾喬亞改良黨的社會民主黨，亦認爲有分與若干內閣座位之必要。但一旦自己勢力增強，再無欺騙假裝之必要時，即把社會民主黨擲出在街頭。

### (三) 國際的方面

安定以前，德國支配階級之中，就外交關係有二個分派。一是不承認凡爾塞條約，對於聯合國特別是法國主張澈底的報復者，以德國國粹黨爲代表。一是承認凡爾塞條約，與聯合國謀共同者，以中央黨民主黨爲代表。爲德國支配的布爾喬亞之財政資本獨占資本之代表者人民黨，雖介在兩

派之間未曾充分表明態度，但大致是站在與聯合國協同之一方的。

對此就勞動者階級之陣營觀之，社會民主黨自然站在聯合國方面，共產黨則取澈底否認凡爾塞條約，排擊英法之態度（當然與國粹黨之立場是不同的）。故在德意志國內，有這反聯合國與聯合國兩派之分爭，同時德國在國際政局上，也極為尷尬。差不多是處於一個隸屬殖民地的地位，倒有當作一個被壓迫民族而與俄羅斯相結合以抵當聯合國之態度。（國粹黨以為在對付英法的限度內，即與俄國結合亦無不可。）

然自道威斯計畫成立，洛卡羅會議，法國由魯爾撤兵，德國加入國際聯盟，最近以英國保守黨為指導者的蘇聯包圍計畫之進行，以及德國內部布爾喬亞之政治的經濟的強化，以上的情勢為之大變。德國在國際政局上，也由一個隸屬殖民地的地位復歸於一個強國的地位，以至發生了“重生的德國帝國主義”。在布爾喬亞陣營內的反聯合國



派也消踪絕迹，德國國粹黨也變爲聯合國黨，且成爲最澈底的反俄反布爾塞維克黨。德國布爾喬亞況如今正是在以英國保守黨爲盟主的反蘇維埃戰線上——一員最雄糾糾的勇士。

三、安定果然是安定嗎？以上我們述過在經濟政治國際諸方面德國資本主義安定化的諸要素。但要問這個安定，果然是永遠的安定嗎？這個安定不是比安定以前的不安定危機有着更大的不安定的內容，向着更大規模的危機，終於向着爆發而進行嗎？我們不可不攷察這一問題。

(一)先看不安定——危機——革命之波，究竟怎樣發生的呢？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戰爭，是由列強帝國主義，特別是由英德帝國主義間爭奪世界市場而起的。是由世界帝國主義的生產力，沒有相應的商品之販賣市場，原料之供給地及新資本之投下地而起的。戰爭使德國勞動者農民之勞動力化爲戰場的彈丸，由聯合國之經濟的封鎖，使輸入原料完全斷絕，使德國的產業極端低下

其生產力。物價騰貴，租稅增高，飢餓遍於都市和農村。大眾不欲在資本主義秩序之下生活，而求革命。一九一九年斯巴達卡斯暴動後，革命雖一時失敗，但大眾的生活在反革命政治下益形惡化。由聯合國之強逼支付賠款，寶物價值之向聯合國轉移，特別因魯爾被占後之經濟荒廢，大眾之窮乏，更趨極端。於是在二三年之秋，又見革命波浪之高漲。

如今德國復興了，可說恢復戰前之帝國主義國了。但戰前德國所遭逢而不得不勃發戰爭的世界市場之問題已解決了嗎？否，否。美國之躍進，東洋殖民地諸國之資本主義化，俄羅斯的蘇維埃經濟之發展，改變了為德國帝國主義之世界市場，不惟比戰前縮小，反而使競爭者加多。現在在反蘇維埃的一點，而且祇有在這一點，尙算保住世界帝國主義諸國有某程度的協調。然而這決不能廢除帝國主義諸國內的矛盾。反是英美德意日等在世界市場上的對立，愈益尖銳，當作解決者——實在不是什麼解決者，而是增進大眾之生活破綻與革命

欲求——之帝國主義戰爭，益不容不變為大規模的形態以重演而已。

(二)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有比戰前更惡化者。戰爭的結果，德國喪失了海外投資與全部海外殖民地，又負了一三六〇萬萬馬克的賠款。所謂道威斯計畫，是因極端疲敝，生產力低下的德國經濟現狀，沒有支付賠款的能力，故特由美國輸入資本，謀德國經濟之復興，即由所復興的生產力以支取賠款。如此，這批賠款之正規定額支付，自一九二八年起為年年二十五萬萬馬克。德國要在比戰前更尖銳化的世界市場上探求市場，而牠所賺的錢，並不能如戰前般將全部化為資本，却要先付賠款及資本利息，拿剩餘金以行資本蓄積。而商品之能否出售，還不得知。現在德國的繁榮，是由全靠外國資本之輸入，資本利息及賠款尚未正規支付之故。

(三)安定並未給與德國勞動者生活以何等的改善。不，這還是以最徹底的勞動者階級之生活低

下為基礎而後安定的。在更尖銳化的世界市場及非常不利的其餘條件之下，德國資本主義所有唯一的逃路，祇能求之所謂合理化之過程——生產之極端的集中合同，新技術的採用，及對於勞動者階級之徹底的進攻。故戰前之八小時勞動制，無情地破壞，延長至九小時十小時，實質工資比之一九一三年，例如在煤業上，礦工每人的採掘量雖增百分之一·七，却低下百分之一〇。失業在戰前雖不過十餘萬，而戰後的變遷則如下列，比數年前德國資本主義危機的當時反益增加。

1923年3月	119,000人	1924年3月	1,117,118人
1925年3月	514,576	1926年3月	2,017,461
1927年3月	1,695,889		

這種工時延長，工資低下，失業，在德國資本主義持續的限度內，是慢性的。因為在尖銳化的世界資本主義競爭場裏，德國資本主義唯一的地盤，祇有在於對勞動者階級之徹底的攻擊。然而德國勞動者階級，斷乎不會久處於此種慢性的奴隸狀

態，而頹唐以終的。還有世界市場的競爭將來要愈益尖銳，列強帝國主義間的對立，要愈益激烈。而這種情勢，將使德國帝國主義更用新的攻勢對付勞動者階級，於是勞動者階級之生活貧困愈加切迫，他們的不平不滿也不得不愈加提高。德國勞動者階級終將證明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三年之失敗祇不過是一時的失敗。

## 四 法 國

一、小序 法國擁有歐羅巴最大的陸軍，爲大陸反動勢力之中堅。世界大戰以後，雖有不斷的財政困難，但如今正盛傳以樸恩卡爲中心的“舉國一致”的內閣，得到“全”法國國民的支持。法國政府對普羅列塔利亞的壓迫，據布爾喬亞新聞所宣傳，也非常收效。然畢竟情勢是怎樣呢？我們可就法國的現狀略述如下。

二、法國財政資本支配之確立 支配法國的原動力，終不外是法國的財政資本；現在就先看這

個財政資本，是用何種政策得完全支配今日的法國。

法國的財政資本，在大戰前，稱爲“歐羅巴之高利貸”，牠在全歐羅巴大陸占居“財政王”的地位，尤其對於俄國，投下極大的資本。

然因大戰與俄羅斯革命，給這個“歐羅巴之高利貸”的金庫，以很大的打擊。在俄羅斯的投資既不能取償，德意志的賠款也不能即取，另一方面却受債權國美國之火速催逼，於是再不能耐地，不顧英吉利的反對，用武力占領了德國的魯爾。

然而這個“魯爾占領”也歸於失敗，大總統模恩卡從政治舞台上退了下來。

因“魯爾占領”之失敗，法國的財政資本是不是退却呢？否，否，牠以這個失敗爲機會，更開始了積極的活動。爲英國的壓迫不得已而中止“魯爾占領”與拋棄歐洲霸權掌握之野心，既不是法國財政資本——帝國主義法國對外政策運用終結之意味，也不是在法國內部牠的政策失敗之意味。

一九二四年五月之總選舉，小布爾喬亞諸政黨似完全博得勝利，且成立以愛里奧爲首，受社會黨支持的所謂“左翼聯合”內閣。這一“左翼聯合”包含社會黨，共和社會黨，急進社會黨，及左翼急進黨之半，實質上是愛里奧內閣及以後的班樂衛內閣，即繼續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然法國財政資本並不因此中止牠的政治支配的企圖。牠一時雖似爲此等小布爾喬亞諸政黨所敗退，但牠對於“左翼聯合”立刻開始勇敢的鬥爭，即因由“左翼聯合”政府之通貨膨脹政策及殖民地戰爭，得以獲得牠自身利益之故。實際上，牠在經濟方面，擴張銷路，又在政治方面，把“左翼聯合”內閣隔離了勞動者及小布爾喬亞之信賴，是能獲得利益的。

然謀再握政權的財政資本之戰術，必然的不限於分裂“左翼聯合”之消極的希望。實際財政布爾喬亞是在不絕地求得以創造鞏固的經濟基礎爲目的之政策；而牠之擊破小布爾喬亞諸政黨之

戰術，第一在利用“左翼聯合”之通貨膨脹政策而反對之，使對此負責的政府失了小布爾喬亞大眾之信用，又離間都市與地方之小布爾喬亞派；第二在先利用加工工業，以後籠絡銀行團。法國財政資本二年間之活動，就是這一戰術。果然二年之後，加工工業完全復歸財政資本保護之下，商業銀行——特別是巴黎銀行（牠是支持“左翼聯合”的）因與加工工業有緊密的聯結，故不能與後者分離。終於此等銀行站在財政資本指導下的“救濟聯合”方面。

小國民，小儲蓄者，農民，技術家，小商人，小企業家等，為保持他們所積蓄的“富”，甚希望貨幣之真能安定。財政資本為喚醒他們對“左翼聯合”所抱的迷夢起見，特採用極巧妙的第三種方法。

為這期間法國政局之特徵者，是以法國安定為中心之內閣遞嬗。即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繼愛里奧之後所成立的班樂衛內閣，於是年十月念七日因對於財政部長財政政策閣員意見的不一致而總



辭職，念九日班樂衛自兼財長，組織改造內閣，因以財政政策爲中心的對議會政策之失敗，於是年十一月念二日總辭職。結局是月念八日由白里安組閣，至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沒落。因愛里奧拒絕組閣，三月十日白里安的改造內閣成立，至六月十六日爲法郎安定失敗，內閣總辭職。迨白里安再繼續組閣，欲復活全政黨聯立內閣時，因急進黨之拒絕，終於斷念。是月念三日再組閣，七月十七日辭職。以後內閣組織“爲了宣告左翼聯合政策之最後破產”，委託愛里奧時，法國財政資本之所謂“第三種方法”正極巧妙地運用。即大銀行在這時參加他們的“陰謀團體”，積極活動，因他們干涉巴黎交易所之結果，英貨一磅在一日之中，由二百法郎騰貴至二百四十法郎，零售價格立刻受着影響，麵包一基羅，由二·五〇法郎騰貴至二·七〇法郎，甚有至二·九〇法郎者。小財產家，國債所有者爲將債券換現金，且謀迅速將現金換商品，故銀行爲之擠兌。這一恐慌，實導“左翼聯合”於完全的崩壞，四

十八小時之後，愛里奧祇好拋棄他的計畫。

由於這種組織的戰術的活動，財政資本遂進於“向權力之路”。小布爾喬亞的“左翼聯合”被澈底地永久地破壞。其中一部分投向財政資本，他部分棄去“左翼聯合”之空想的政策，向左翼以進。

這樣財政資本之政府遂在“左翼聯合”的廢墟之上樹立起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樸恩卡之所謂“舉國一政”的巨頭內閣宣告成立。那個對一九一四——一八年之大殺戮戰爭，又對“魯爾占領”負責的樸恩卡，復掌握政權了。一切反動新聞把他當作“法蘭西之救主”，望他得救法蘭西的困難。於是法國財政資本之露骨的反動政治，由此開始。

先看軍事方面。本國軍四十六萬人，塞爾及殖民地軍二十萬三千人，這樣擁有六十六萬三千人的世界第一大陸軍，對內則無情地彈壓普羅列塔利亞特，剝奪共產黨議員之議員權，又屢屢逮捕共產黨員，對外則用大軍殺戮摩洛哥之里夫族，殺利

### 亞之道爾士族的叛亂。

在外交關係上，暫時爲牽制英吉利及俄羅斯起見，放棄以前的排德政策，而採用“親德”政策（但樸恩卡並不以此爲然）。又在同一對俄政策上（德之親俄的傾向，英之反俄政策——英俄斷交等等），却有接近英國的傾向。然與以地中海的海上權與巴爾幹的稱霸爲中心的意大利，雖繼續十分險惡的形態，惟因英國的示威，祇好表面裝作“融和”，且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調印於“友誼協約”；不過兩國間的關係能持續至多久，是一問題。對美國，因舊的戰債問題，新的關稅問題，固然絕難和好；但因法國不得美國財政資本的援助將不能安全，故被逼得祇好屈從美國，且派克里蒙梭前往修好。

三、普羅列塔利亞之陣營 大戰前法國之統一社會黨，是次於德國而爲第二國際的中心，然大戰勃發，——與其他諸國一樣——完全露了馬脚。惟社會黨全部並不皆是機會主義者，故黨內的左

翼分子加入青梅爾華脫派，勇敢地反對戰爭。後來青梅爾華脫派組織“國際關係再興委員會”，一九二〇年二月社會黨大會時，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贊助該委員會，大會之結果，統一社會黨公然決議脫離第二國際，又在是年十二月大會時，對於加入第三國際問題，生出多數派中央派少數派來。多數派承認二十一條的加盟條件，就組織了法國共產黨。

然這樣組成的法國共產黨，有許多半無政府主義者，半新狄卡里斯特，半民主主義者不純粹的分子殘留在內，與德國共產黨之“極大的危險”相反，法國共產黨却大有“右傾的危險”。因此，此等分子屢次拒絕第三國際決議之執行，漠視其規約，從而就有多數的除名與脫離。尤其以“黨不是自主的組織，而是統一的世界革命黨之一支部”這一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之決議，爲此等分子脫黨之有力的口實。一九二二年一月，由書記長福洛塞爾之脫退開始，實行“清黨運動”，繼續至一九二三年。

爲此，在一九二一年擁有十三萬黨員的該黨，至一九二三年減至六萬。但從一九二四年起，復徐徐增加，至一九二五年便有七萬五千。然因黨之“精銳化”尙未足，故由一九二五年起，謀以工場細胞爲基礎的黨之組織改造。卽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第五次黨大會時，爲下列的決議：

(一)對於工場細胞組織改造，竭力努力至本年四月一日成就。

(二)對於法國之法西主義行斷然的鬥爭。

(三)對於農民的運動更加活潑。

(四)對於工會之國內的及國際的統一竭力努力。

(五)黨之布爾塞維克化等等

爲了這個組織改造及對摩洛哥事件之勇敢的鬥爭，不純分子大加脫落，黨員數減至五萬五千人。然黨對於大衆的勢力却增大，黨之中央日刊機關“人道”發行數由十六萬一躍而爲二十萬。這於黨之構成要素上也生變化，卽在黨內以普羅列塔

利亞分子占極大多數，勞動者爲百分之七八·五，農民爲百分之一三·六，智識階級爲百分之七·九。工場細胞上之再組織運動，特別在巴黎地方非常進步。最近黨之發展快近十萬，除俄國德國而外，算是最大的黨。又青年同盟，也有急速的發展，一九二四年一月爲三千五百，二五年一月爲六千，二六年九月上了一萬二千。

法國共產黨以殖民地問題及其他爲中心而猛烈地作黨自身之活動，與C.G.T.U.(統一勞動總同盟)結合，努力指導之，得能動員勞動者大衆於全面的政治鬥爭之戰線，打破了爲法國工會傳統惡疾的“工會之政治的中立”之觀念。這於法國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將來，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

法國之工會運動，自一九二一年以來，有革命的C.G.T.U.與機會主義的C.G.T.相對立。但因前者不絕地對後者堅持協同戰線，又因法國財政資本無壓的反動政治，使C.G.T.大衆漸漸傾向於前者，在最近二團體之間，常有具體的協同戰

爭。如一九二六年三月巴黎建築勞動者之總罷工即其一例。

四、結語 國際資本主義之衰落及與此相關的法國之財政困難，法國財政資本之暴壓等，將見愈促成法國共產黨之強固化，法國普羅列塔利亞特對政治鬥爭之積極的活動，以及殖民地民族之反抗。

## 五 意大利

一、意大利之政治的地位 現在的意大利，依然是行着莫索里尼的獨裁政治。這一代表意大利帝國主義之莫索里尼政府，是非常好戰的，猶如渴於血的野獸，在馳驅於歐羅巴之政治舞台。這便增高了意大利之國際的地位。

爲什麼？因現在世界的政局，特別是歐羅巴的政局，正在瀕於戰爭勃發之危險，而意大利之兇惡的外交政策，足以使這種戰爭之危險日深一日之故。

如今日之階級對立非常露骨，勞動者與農民皆顯然自覺各自所處地位之時代，布爾喬亞政府要想實行帝國主義戰爭，若不採用莫索里尼式之彈壓勞農，與莫索里尼式之煽動大眾預備戰時動員，那麼戰爭將完全成爲不可能。

還不僅意大利而已，無論何國之布爾喬亞政府，爲壓抑戰爭終結時所不能避的政治經濟的危機及伴隨於此之社會的危機起見，正要意識的計畫的講究法西的手段方法。

這樣的一個法西的祖國意大利，便當作世界布爾喬亞諸國之急先鋒而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闊步。莫索里尼正是現代布爾喬亞政治家最大的“紅人”。

然以廣汎的小布爾喬亞諸社會層爲基礎，欲確保貪婪無厭的財政資本之獨占利益的法西政策，是不能合理的又全體的解決資本家與地主所支配的社會之矛盾的。

如今在意大利，民衆對於莫索里尼獨裁政治



之反抗愈加提高，在法西內部的爭論也愈趨激烈，故鐵般的獨裁也漸現倒塌之勢了。

所以莫索里尼的獨裁雖仍在壓迫全部人民，而其內部則已開始崩壞。這個意大利之政治的矛盾，無論莫索里尼想出如何欺騙的政策，也決不能稍為緩和。意大利之政治，就國內言，已走到末路了。

莫索里尼政府欲把國內所鬱積的矛盾向海外發洩起見，故計畫在哥姆雪拉發動戰爭，向蘇維埃俄羅斯起釁。

世界第一個反動首領英吉利的保守黨政府與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政府互通殷勤者，是為有這個理由之故。因此莫索里尼政府由於英吉利保守黨政府之後援，向着巴爾幹及中歐，進行其侵略政策與反蘇聯政策。

在芬蘭，愛斯託尼亞，匈牙利等諸國，已行使法西的獨裁政治。此等諸國在意大利之政治的指導與英吉利之總括的命令之下，結成對於俄羅

斯之反動的聯盟。是卽所謂反蘇維埃聯盟。

這樣生長於國粹主義純意大利主義旗下的法西主義，到了帝國主義布爾喬亞汜對於俄羅斯欲計畫反動政策的今日，就超越了狹隘的國粹主義之界限，進於反蘇維埃反普羅列塔利亞特世界聯盟之方向。

二、莫索里尼之政策 莫索里尼巧妙地操縱了法西之黑衫黨。他因此獲得政權，安定獨裁政治。然莫索里尼的政府對於爲其基礎的小布爾喬亞大衆之利益，一點也不能實現。

莫索里尼政府不特沒有實行從前所允許的政策，却對於大資本家及大地主之“經濟的寡頭政治”與以安全的自由，在全體人民極大的犧牲之下，以確保他們的利益。工會被解散了，結社集會之自由甚至連罷工權都被剝奪了。意大利的人民是剷除了一切自由，過着牢獄般的生活。

如今在意大利，全人民大衆對於法西及莫索里尼之憎惡，正如火焰般的熱烈。

然全人民是無政治批判之自由，政治行動之自由的。其結果，全人民無組織的反抗，當作個人的恐怖而到處發現。在一九二六年，莫索里尼曾經三次遇着暗殺。

莫索里尼爲對抗計，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將以前所未曾有的酷烈的彈壓法案提出於議會。

有反對這一議案的議員百二十七名用強力被逐出議會，祇讓法西斯黨員通過這一彈壓法案。在意大利，議會一向不過是法西的一個委員會。

在這彈壓會中，有如下的條文：

- (1) 永遠禁止反對現政府的一切出版物發行。
- (2) 解散反對法西斯黨的一切政黨，集會，結社。
- (3) 加危害於首相者處死刑。
- (4) 在意大利領土之外傳布關於意大利國內事情的虛偽消息者，不問如何，當在意大利國內被逮捕時，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獨房禁錮。

莫索里尼在下院又曾這樣宣言：“一切自由皆不存在，那祇存於哲學家之想像的思索中，我們的理想人物是凱撒，他是過去至大至高的人物。”

由此他否定自由，修正憲法——內閣祇對皇帝負責，對於議會什麼責任都沒有。這是意大利目下的政治。

三、意大利的法西之發達史 現在要講一講在意大利如此橫暴的法西，究竟如何發生而且發展。

先從世界大戰之勃發講起。

世界大戰勃發時，意大利社會黨猛然起來，反對參戰。然布爾喬亞之巧妙的欺騙政策，居然奏效，無產大眾逐漸傾向於主戰論。同時包攬全歐天地的愛國熱也流布意大利而使民衆投到主戰論的漩渦中。於是意大利宣告參戰了。

然而大戰的結果，與民衆所期望者適相反對。

當作大戰的結果而贈與意大利者，不是他們所夢想的“意大利之統一”，而是失業，生命的浪費

以及殘廢者。

大眾在深刻的現實之前，不能不醒目了。然這種自然發生的民衆之自覺，並不能變爲直接救他們的手段。

對於生活費暴騰——食糧品缺乏的勞動大眾之憤激，就發現爲騷擾：掠奪商品，破壞倉庫，占領工場，騷擾遍於全意大利。

然這並不能發展到由全無產階級的有產社會之變革。因社會黨不能指導民衆的不平反抗以發展爲社會革命之故。

然社會黨在這一革命的氣運之中却大有發展。加以俄羅斯的革命已告成功，世界革命之希望正包住全歐。大眾被圍在革命的氣分中，以驚異的形勢團結起來——一九二〇年社會黨之黨員一躍而達於二十萬。

但意大利社會黨並未成爲得能担任“獲得政權”這一當面任務的一個集中的政黨。

因此意大利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危機日趨

深刻，一方小布爾喬亞層與革命的勞動者貧農之對立顯著，他方因社會黨之政治指導的失敗，大衆漸感到革命的幻滅。從這時候，法西的結合就急速地進行。

四、在都市的法西 爲這個法西主義運動之魁首者，是對都市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革命的奮起而感到恐怖的在都市之所謂新中間階級。故法西主義之運動先在都市發生。這一運動，使得對意大利舊支配階級的貴族及地主雖反抗而對普羅列塔利亞特却有敵愾心的都市之小布爾喬亞層，也卷入法西主義的激流中來。這批都市小布爾喬亞層，雖有一部分是從大戰前意大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過程所生成，但大部分是由大戰中及大戰後意大利資本主義大生長之過程所形成的。

在此等人中間，便生出“自己在戰爭中，於軍事上曾作偉大的活動，故如今在社會生活上，市民生活上，應有要求比以前更高地位的權利”之信念。

由此，意大利之法西主義運動，是由當時出征  
兵士之運動及剛在戰爭後所形成的在鄉軍人諸團  
體（大概是在都市的）之緊密結合而發現。即當大  
戰末期，在戰線上的意大利兵士間，受着國內猛烈  
化的階級鬥爭之影響而生成階級的自覺，故對帝  
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之熱意逐漸喪失，士氣弛緩，終  
於在卡卜雷特大敗。以此為動機，就有以反動的軍  
官們為中心的戰士後援激勵團的團體組織起來。  
所謂「法西戰鬥員團」也屬此類，大概以智識階級  
為中心，有許多大學生加入。又在休戰後，從戰線  
歸還的軍人，特別是勞動者貧農以外的人，一方面  
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之政治的社會的思想的猛進而  
恐怖憤激，同時迫於擁護自己地位之必要而結成  
反動團體，與上述的「戰鬥員團」合併。

同時在議會內，布爾喬亞汎及地主的政黨，已  
喪失壓倒的優勢，結果，政府黨與反對黨之間，雖  
有激烈的討論，而議事一點也不進行，表決不絕地  
受到阻礙，議會就完全成為單單饒舌的機關。對於

這樣腐敗的議會，民衆的信賴漸次喪失，倒是反議會主義之氣運甚盛。此時一部分反動的議員，作成國防議員之法西。是爲法西主義當作政黨組織之第一步。

這樣，生活漸受威脅的意大利之都市小布爾喬亞層，就跨上政治舞台上來。

他們在階級鬥爭發展到某階段之前，對於普羅列塔利亞反抗支配階級的攻勢之進展，雖不能說有公然的同情，却具着高興的期待在旁觀。然普羅列塔利亞特更進一步而到掌握意大利的支配權時，他們即結成爲反動的勢力，更興起了反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暴力的運動。

然法西主義的政策與主張，猶如小布爾喬亞之不絕地在布爾喬亞汎與普羅列塔利亞之間動搖，也常表現着動搖。

例如都市法西主義最初期的政策與莫索里尼最初的標語，還是迎合小布爾喬亞層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的。



即在一九二二年的法西之政策，有如下列：

一、政治 比例選舉之實施，婦女選舉被選舉權之確定，選舉人被選舉人年齡限制之減低，元老院之廢止，政治議會及經濟議會之設立。

二、社會 八小時勞動法之立法的確立，最低工資之制定，廢兵及養老保險，勞動代表對工業技術管理之參加，即生產之管理，公共企業之技術的管理，對工場委員會之交涉。

三、財政 資本之極端的累進課稅，戰時所得稅法之修正，百分之八五的戰時所得之徵收，僧侶財產之沒收。

四、軍事 常備兵之廢止，專供國防爲目的的短期訓練的國民兵之設立，一切武器及軍需品工場之國營等等。

故意大利法西斯蒂最初的綱領，是特別迎合小布爾喬亞所要求的民主主義，與否定資本主義的。法西藉此以奪取廣汎的小布爾喬亞大衆及對革命的失敗感到失望的廣汎的勞動者層，能在黑

衫與棍棒之下動員他們。

然法西若一味採用此種政策及追從都市小布爾喬亞的傾向，那麼與大布爾喬亞及舊來的政治支配者之衝突一定不可避免。

從而法西爲避免這一正面衝突之障礙起見，有使都市小布爾喬亞從對財政資本大工業及大土地所有之對立而趨於妥協之必要。這一目的，是由小布爾喬亞層與都市普羅列塔利亞特對立之激進，與新加入法西的其他要素之影響而完成。這一新的要素便是農村地方對於農村普勞列塔利亞特之抬頭之反動。

五、在農村的法西主義 意大利大地主 對於農業勞動者（貧農）之反動，對於法西主義之發展實有決定的意義。

這是使法西對於勞動者階級之既得權及其組織要採用直接的武裝行動之原因。

這一由地主及中農所作的農村之反動，是對在玻平原的農業勞動者團體對於地主所行鬥爭之

反動。

意大利的農業勞動者(貧農)團體，加入社會黨，而反對革命的綱領與戰術。惟他們即在農村，也有加深的政治的經濟的危機，到一切大眾自然發生地開始躍進時，就勇敢地實行土地之收奪。但此處不是爲獲得權力之強力的問題，祇不過是工會的強力之使用。

他們依然不反對舊社會制度，祇求對於他們之侵害大土地所有，能得立法的認可而已。故他們爭論對革命，對與勞動者之政治的同盟，皆沒有什麼關心。

這樣，形勢自然要逆轉。

欲保持其所有權的大地主之極端的流血的反動，就勃然以興。在玻地方，出現了最初的恐怖組織。造成了最初的斯可華爾台(武裝團)。就此對農業勞動者實行流血的懲討。又在依米里亞地方，有以地主協會爲中心的農村之武裝反動團陸續形成，且廣布於全意大利。這便把廣汎的農村中間階

級捲入到反動的漩渦中來。

意大利的改良主義者這樣說：

“被抑壓的農村中間階級之這一爆發，便是在該地的法西主義。”

都市法西斯蒂與農村法西斯蒂之結合，並不是一朝成功的。是因階級鬥爭的逐日激進，遂使農村之反動融合於都市之反動。

農村反動之性質是在為擁護私有權（土地所有），直接用暴力的組織，把農業勞動者壓在恐怖之下。

而因農村與都市的接近，這一農村反動之手段，遂也被輸入到都市，急速地發展。於是為實行對勞動者武裝鬥爭之突擊隊造成，大規模地懲罰勞動者之遠征到處發現。

此時意大利的布爾喬亞正逢着這樣深刻的政治的危機，為維持資本主義，澈底地壓迫勞動大眾，所以必須助長法西主義運動之發展，并供給法西斯蒂以武器與經費。

又法西一方壓迫普羅列搭利亞特及貧農，他方對抗那助長且擁護法西主義的舊支配階級，遂否定以議會為基礎的舊國家權力，向着法西獨裁，由法西重造國家之目標而突進。

法西終於得了勝利。法西確立了鐵般的獨裁。然而意大利社會之矛盾，在歷史的必然上，絲毫也不得解決。

日下的意大利，是此種不得消滅的矛盾之延長，這種矛盾且日益擴大，日益生長。實際此種矛盾之發展，才是歷史的推進力。

莫索里尼吊鐘之高響，當不在遠了。

## 六 日 本

一、日本資本主義發達之概觀與特徵 日本資本主義，就其資源及發展之可能性以言，自然不能和美國並論，有着許多制限，但今日終在上昇，是無疑的。這一上昇線，在世界戰爭中及戰後尤為飛躍。試觀最近三年間上昇線之百分比：

鋼材的需要額總數增百分之三九，生鐵的增百分之二一，煤的增百分之一〇，塞門德的增百分之四〇，鐵道網增百分之四。而電軌道還不算入在內。船舶噸數增百分之一七，在動力生產上增百分之二三。

但這一向上線，受着兩種制限：第一由於日本資本主義構成所具特種之矛盾，第二由於資本主義所必要的資源之缺乏。

原來一八六八年之明治維新，雖開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路，但國家權力仍落在為封建要素的大地主，諸侯，王黨手中。日本國家之封建的特質，不單是傳統的廢物而已。實由他們以行為資本主義發展之物質的基礎的資本之原始蓄積。這可見當時布爾喬亞階級的勢力之薄弱。然布爾喬亞仍在由此種封建要素所成的絕對專制國家之下，養成自立之經濟的基礎，作結成在政治上得對抗國家權力的階級之準備，是一般的歷史的過程。

明治維新除給資本主義以發展的出路以外，

廢止農民的身分制，移轉自由，將地租的一部分由納物改爲納錢，也算一個進步。但從農民生活的向上，農民的解放上言，依然仍舊未改。蠶食封建社會基礎的商品經濟之發展，增大了地主豪商之經濟的勢力。在倚恃農民的此等地主豪商之勢力之前，支配者的封建領主，巧妙地保存自身的地位與收入，以適應新的社會條件；在這裏實有明治維新上所不容忽視的主要的一面。故我們可以看出因維新的變革而依然站在支配者地位的他們，於土地奉還的名義之下，將自己的土地賣給自己的怪象。

如此他們立於政府的地位，因土地的奉還，却用別種形式繼續向農民榨取；更立於與變革前的地主相同的立場從佃農收得納物的地租。故農民之地位，並沒有實質上的變化。絕對的專制國家，以爲地主及豪商（農民之榨取者）之利益而活動爲其第一義的任務。被榨取的農民成爲原始蓄積之犧牲。

故由封建的要素所成，爲絕對專制國家的初期之日本國家，不變革農村之生產關係，却積極的利用之，一心以謀都市資本主義生產之發達。農民因強制的強奪，就有趨於近代的勞動者與階級的分解之形勢。這樣的資本主義原始蓄積，就產生了由鐵道及重要工業爲國家獨占的資本主義的生產之發達及紡織雜種工業的資本主義的生產之急速的發展。

爲這一資本主義急速發展之條件者，必須是由強大的國家權力之收奪，由低的工資，長的工時以及封建的隸屬與虐待的對勞農大衆之犧牲。日本資本主義之發達，是把一切負擔放在勞農大衆之上，向勞農大衆剝削以成的。

他方，當作有封建特質的日本國家，要作成資本主義發展之基礎的必然的產物，又因日本資本主義受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更爲掠奪資本主義生產之基本的原料與獲得市場，故日本資本主義一向資本主義出發，同時必有成爲軍國主義的可



能性。殖民地之掠奪，實爲日本資本主義之決定的問題。於是奪台灣，吞朝鮮，占領滿蒙，置中國於隸屬的地位，化爲資本主義的掠奪市場。

日本資本主義經中日，日俄及世界大戰而得飛躍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之發展，必然地形成了布爾喬亞之階級勢力之結合，成長，與增大。因資本之集中，托拉斯化康埃爾化之增大，遂愈增強布爾喬亞之勢力。日俄戰爭後的銀行資本之作用，漸次強大；世界大戰時代的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之結合，財政資本之支配的地位，成爲不可動搖的事實。然一方布爾喬亞勢力增大，同時他方榨取與虐待也加甚。於是第一因勞動者農民殖民地民衆之深刻的激烈的反抗，第二因國際規模的國際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戰線之對立，日本之布爾喬亞就消除了與地主之對抗而至於妥協。

二、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矛盾 由上述日本資本主義構成所有根本的特徵所發生的矛盾，

最足以代表之者，如下：

(一)地主對處於封建的生產關係下的農民之強暴的榨取，帝國主義負擔之過重，都市勞動大眾之勞動條件之惡化，大眾的失業，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每年膨脹的生產力而成爲國內市場衰微之決定的原因。

(二)海外市場，特別在爲日本資本主義之決定的中國市場，因中國民衆反抗之增大與深刻化，也大受着妨礙。

若看最近三年間輸出入貿易之總額，一九二五年爲五十一億一千二百萬圓餘，一九二六年爲四十六億八千二百萬圓餘，一九二七年爲四十四萬二千三百萬圓餘，皆漸次減少。

(三)資本主義生產之基礎的生產物之需要額雖然增大有如前述，但原料生產額甚少，而靠海外的供給却加甚。如生鐵，在一九二五年，國內生產對於需要額不足百分之三六，在一九二六年不足百分之三八，而煤油之百分之七五須賴國外。此可

證明國內原料之不足，是日本資本主義之致命傷。

由這種矛盾，使得新市場之獲得與新領土之再分割，帝國主義侵略與戰爭，爲日本資本主義現階段所不可避者。

日本資本主義一方窺伺戰爭之機會，他方即謀國內生產之制限，產業之合理化，小企業經營之整理與向大資本之集中。其結果，促進小布爾喬亞對普羅列塔利亞之階級的分解，加重勞動者農民之負擔。一九二七年度金融恐慌之結果，勞農大眾担負九萬萬的大犧牲，大布爾喬亞之五大銀行集中十萬萬的金額。這便使資本家對勞動者階級之對立愈趨深刻。

市場之枯竭，原料之不足是使(1)對殖民地之再分割，帝國主義戰爭之進出爲不可免；(2)對國內生產組織之整理不能不用急激而且狂暴的方法以實行。而一切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與階級對立爲此更趨激烈。

三、日本的階級構成與政治的結合 日本今

日之支配階級是占百分之二三的地主與布爾喬亞  
汎。

政治權力在布爾喬亞汎與地主的同盟之掌  
中。他們結合的原因有二：一是由於布爾喬亞汎之  
相對的力之增大與政治的成長，同時地主之布爾  
喬亞化；一是受着勞動者農民運動之恐怖與帝國  
主義政策之要求之刺激。

今日布爾喬亞之政治的結成，爲二個支配的  
政黨，即政友會與民政黨。政府即由二個政黨交互  
組織。

布爾喬亞及地主，勸員強大的國家機關，要把  
勞動者農民小布爾喬亞層拉在自己方面，爲自己  
的利益而組織之。

這個計畫極收成效。其結成第一在官僚的國  
家機關，軍隊，警察，地方行政團體，裁判制度；第二  
在在鄉軍人會，青年團，處女會，青年訓練所；第三  
在各種宗教團體教育團體及產業組合，信用組合；  
第四在資本家自身的各種經濟團體；第五在利用

社會民主主義者以支配勞動者農民之團體。

被支配階級爲勞動階級百分之二六，農民百分之四一，小布爾喬亞百分之二〇。

農民在由封建的生產關係的地主之榨取與帝國主義之重壓(重稅與血稅)之下，勞動階級在資本家之榨取與布爾喬亞地主的同盟國家之重稅之下，小布爾喬亞在大資本家之壓迫支配之下，各各受苦。

普羅列塔利亞，農民方面的階級結成，今日尚極薄弱。工會組織的勞動者之總數，約三十萬，農民組合的農民總數約三十六萬。

然這個組織，爲了地主與布爾喬亞的收買，爲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裂政策，是處於四分五裂的不統一狀態中。

爲勞動者農民小布爾喬亞之政治的結合體之大衆行動黨，雖也在分裂的狀態，總計約有五萬人的組織。本年一月大衆的無產黨之獲得票數有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四十六票。

勞動階級之黨日本共產黨，於本年初為大衆的再組織，公然將政策提出於大衆面前。日本的資本家地主政府大感恐怖，就斷行三月十五日的大檢舉，逮捕革命的勞動者農民之大衆。

然因日本共產黨之彈壓檢舉，勞動農民黨，勞動組合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之解散，有使勞農大衆益傾向於左翼的革命的；使社會民主主義者益傾向於布爾喬亞地主的陣營之勢。

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分爲三派：第一派爲指導社會民衆黨，支配右翼工會的鈴木，安部，等最右翼的集團；第二爲在日本勞農黨幹部，全國農民組合幹部，勞動組合同盟幹部間的麻生，田所等一派；第三爲雜誌「勞農」一派，即山川，猪俣，荒畑，反對日本共產黨之公然的大衆組織，反對「勞動者農民之政府」的口號爲妨害大衆之革命的進展者。又在舊勞農黨內部，妨害勞農黨之鬥爭，另組織無產大衆黨，以實現其分裂政策。

以上三派現在漸趨接近，以加速度而移於布

爾喬亞地主之陣營中。

然反之，勞農大眾之革命的活動，大有可觀：

(一)爲左翼組合評議會之再組織。自解散後，雖受支配階級益苛酷的暴壓，而會員大眾之鬥爭力更擴大更深刻，現正向產業別的再組織進行。

(二)在關東勞動組合會議，大阪勞動組合會議，勞動組合同盟，組合總聯合之各會議上，會員大眾之統一要求。七月十五日已成立全國勞動組合組織準備會。想見勞動者要求戰鬥的勢力之統一。

(三)日本農民組合與全日本農民組合之合併。這是衝破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一切妨害及分裂政策的農民大眾之勝利，是戰鬥的統一之成功。

(四)勞農大眾之大衆的行動黨之活動。不管政府之解散彈壓如何嚴重，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之破壞與「勞農」派之分裂政策，他們正在謀左翼黨之再組織，要求戰鬥的統一。今日以「新勞動農民黨組織準備會」的名義，在全國確立組織，展開左

翼大衆的活動。

四、最近的政治情勢之特徵 在日本今日的政治情勢上，最有特徵之點，第一是在資本家地主的同盟政權之中，布爾喬亞之優越的地位增大；這使（一）政黨內閣制之基礎確立，（二）益利用皇室爲布爾喬亞支配之護符。第二是皇室中心與國家權力之問題已成爲議論的中心；這看（三）鈴木前內相之對議會運用否認之聲明，水野之優詔問題，樞密院廢止問題，頻頻發生的直訴問題，共產黨問題，治安維持改正問題等，就可知日本的階級對立已經爲從來未有的尖銳化。第三是對勞動者農民殖民地民衆之彈壓變爲組織的狂暴化的；如三一五的大檢舉，及彈壓用的專門國家組織之由龐大的預算以作成——二百萬圓的特高警察網，及地方長官會議，警察部長會議，全國專門學校長會議，皆以對付「赤化」爲議題的中心。第四是對中國派遣龐大的軍隊與軍艦，更進一步占領山東及滿蒙，以代表資本家地主之要求爲保持政友會內閣的地



位。第五便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布爾喬亞地主之露骨的交涉。如特別議會中無產黨議員團之行動竟與民政黨全然相同。

以上諸事實，在國內增大勞農大眾之深刻的反抗；在國際引起殖民地民衆之更深刻的反抗。戰爭之危機切迫，對於勞農大眾之彈壓加重。

大眾益左傾，社會民主主義幹部益移於布爾喬亞地主之陣營，階級鬥爭益向政治方面尖銳化。

五、左翼前衛之當面的任務 日本的勞動者農民在現時要求三種根本的任務之實現：

第一是對於戰爭危機之鬥爭。擁護中國革命，反對世界戰爭。

戰爭危機迫切，勞農的負擔加重。故這一鬥爭與勞農大眾之日常利益之鬥爭不容分離。又這一鬥爭，足以支配日本資本主義之運命，爲日本階級鬥爭上最有意義的。

第二是擴大并充實勞農大眾之鬥爭力與組織力。這裏有二個任務：一是左翼的大眾組織——勞

農黨，評議會青年同盟之再組織；一是爲對布爾喬亞地主之反動而動員廣汎大衆的新的大衆組織。

第三是對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鬥爭。因他們是妨害勞農大衆之革命的發展，爲政府實行白色恐怖之助手；不對他們鬥爭，前衛之發展將不可能。

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命在最近會勃發的世界戰爭中，行見其宣告沒落。

